

HUANGPU

黄埔

黄埔军校同学会主办

|为黄埔同学立言 为祖国统一尽力|

双月刊 总第227期
2026.2

从相识到铭记：我与黄埔老兵孙钊的七年精神对话

最早提出“黄埔精神”概念的安体诚

血染青山铸忠魂



同袍同泽

从黄埔军校到抗日战场

目录

为黄埔同学立言 为祖国统一出力 徐向前题 一九八二年三月

名誉顾问 林上元
顾问 郑建邦 徐小岩 陈知庶
刘凡 汪纪戎(女) 黄志贤
解思忠 胡葆琳(女)

编委会主任委员 许友滋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许友滋 孙明霞 刘舒凌
陈宇 李瑞虹 欧阳旦露
欧阳维 庞明慧 郑剑

主办单位 黄埔军校同学会
编辑出版 《黄埔》杂志社
总编辑、副社长 李瑞虹
编辑部主任 陆东红
编辑部副主任 曹燕
美术编辑 刘燕
发行部主任 常红
发行 闫子玉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
赵公口20号
邮政编码 100075
电话/传真 010-58336325(编辑部)
010-58336326(发行部)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2-7289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1727 / D
海外发行代号 BMI077
国内发行 《黄埔》杂志社发行部
国外发行 《黄埔》杂志社发行部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丰工商广字第0070号
印刷 北京朝文天下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投稿邮箱: hpzs88@sina.com

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超星期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等,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已包含中国知网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有异议,请在投稿时说明,本刊将按作者说明处理。

未经授权,不得擅自转载本刊文章。

建议作者投稿使用电子版文件。如无特殊说明,纸质投稿及照片,本刊不负责寄回。如有疑问请与本刊联系。

黄埔军校同学会 网址、公众号

<http://www.huangpu.org.cn/>



定价: RMB25.00元

订购电话: 010-58336357

合作媒体: CNCI 中国知网
www.cnki.net
中国知网权威检索系统

特别策划

同袍同泽: 从黄埔军校到抗日战场

- 4 张梦辰: 装甲兵的军旅回忆 / 讲述人: 张梦辰(台湾)
- 12 耿荫龙: 穿越野人山 / 讲述人: 耿荫龙
- 19 邓咸欢: 对空作战建奇功 / 讲述人: 邓咸欢(台湾)
- 25 汪维民: 力排众议去军校 / 讲述人: 汪维民(台湾)
- 29 林盛传: 我为抗日报考军校 / 讲述人: 林盛传
- 33 周锺頔: 难忘的军旅生活 / 讲述人: 周锺頔(台湾)

时政

两岸时评

- 35 2026年台海局势展望: 统一进程加速年 / 彭韬

黄埔之声

- 39 难忘的学习之旅 / 龙思颖

两岸纵横

- 42 2025年12月—2026年1月海峡两岸大事记 / 吴亚明

情系黄埔

- 46 从相识到铭记: 我与黄埔老兵孙钊的七年精神对话 / 李世辉

人物

人物春秋

- 51 最早提出“黄埔精神”概念的安体诚 / 李攀

我的黄埔前辈

57 从淞沪会战到台湾光复

—— 陈颐鼎将军往事回忆(下) / 陈万中

历史

口述历史

61 武汉大会战之罗山任岗阻击战、罗黄公路沿线的战斗 / 张光荣

黄埔往事

65 血染青山铸忠魂

—— 商城峡口阻击战与“万老坟”的抗战记忆 / 姚铁璞 向炜

黄埔日历

68 1926年6月27日,黄埔军校毕业同学召开恳亲大会,宣布成立

黄埔同学会 / 李岚

文化

文化黄埔

72 古阳洞旁题记考 / 单补生

82 黄埔同学赋 / 申家铨

军史撷英

83 被誉为“西北之黄埔”的中山军事学校 / 乔阳 蒲元

锦绣中华

88 铭记烽火岁月 筑梦南疆绿城

—— 记黄埔军校南宁分校办学地南宁 / 韦靖



双月刊单月1日出版
2026年第2期总第227期



《黄埔》杂志微信公众号



4 同袍同泽:从黄埔军校到抗日战场



46 从相识到铭记:我与黄埔老兵孙钊的七年精神对话



51 最早提出“黄埔精神”概念的安体诚

同袍同泽：从黄埔军校到抗日战场

黄埔军校作为孙中山先生手创、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军事名校，其师生在抗日战争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刊与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合作推出“口述黄埔”特别策划，再现黄埔老兵亲历军校锤炼、战场烽火的峥嵘岁月。

“口述黄埔”由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供稿，汇集多位黄埔老兵的珍贵回忆，通过组织专业团队进行访谈，力求最大限度记录历史真实细节。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很早就注意到口述史在活化历史、还原历史细节方面的重要作用，自1996年始，持续采访黄埔老人，存留珍贵的历史资料。2015年，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下属黄埔军校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与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合作，在广州、汕头、潮州和揭阳等地对20余位黄埔老兵进行了采访。2015到2017年间，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与时际创意传媒有限公司合作，聘请具有丰富口述史经验的



林德政教授、蔡国裕教授、周玠副教授担任访谈学术主持人，刘维开教授担任项目顾问，开展两期台湾黄埔校友口述历史访谈项目，共采访台湾黄埔校友40位。经过多年努力，形成了这批口述历史的记录，涵盖多个兵种、诸多重大战役和历史事件，从个体角度展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宏大历史画卷。我们从中既看到了波澜壮阔的抗战岁月，也读到了两岸黄埔校友血脉相连的生动注脚。

这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性行动。当年的热血青年都已是耄耋老人。他们在军校中相互扶持，在战火中并肩作战，此曰“同袍”；他们共同见证中华民族取得抗战胜利的光辉一刻，此曰“同泽”。在接受采访之时，黄埔老人大多年逾九旬。有的老人在病榻上坚持起身，努力追忆军校时光和抗战岁月，访谈团队成员屏息静听、数度落泪。在这批口述史面世之时，大多老人已经“归队”，“口述黄埔”成为他们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宝贵财富。“口述黄埔”推出之际，我们向所有“同袍同泽”的黄埔老兵致以最深切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

历史不仅是对过去的追溯，更是理解当下与展望未来的认知基础。黄埔校友口述历史超越了个人生命史的范畴，成为重构民族集体记忆、凝聚国家认同的重要文本。我们期待，读者朋友也能从这些鲜活的叙述之中，感受到“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触摸到黄埔军人生活和战斗的痕迹，从中汲取奋进力量，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张梦辰：装甲兵的军旅回忆

□ 讲述人：张梦辰（台湾） 采访人：周玠 整理人：周玠、萧誉、黄滢

张梦辰，出生于1913年，河北灵寿人。黄埔军校第12期装甲兵科毕业。投考军校前，曾参加67军干部教导队。从军校毕业后，赴1149团2营5连当排长。抗战期间，曾参与兰封会战、昆仑关战役、龙陵战役和松山战役。

三块洋钱，傍身离家

我出生于一个大家庭，家里有爷爷、奶奶、爹、娘、叔叔和婶婶，还有哥哥和弟弟，一共16口人。小时候，我读过私塾，《论语》《中庸》我能倒背如流。后来读普通中学，学习了物理、化学、几何、三角、微积分等科目。在我读的中学里没有教官，那时我也不曾听说过“三民主义”。

爷爷是前清秀才，他认为“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而读军校也是当兵，所以他不同意我进军校。我和他解释，现在日本人欺负我们，如果年轻人都不肯从军报国，那该如何抵抗日本人的侵略？爷爷见我



/ 张梦辰。（2009年摄）

执意要进军校，便说：“你一定要去，那就去吧！”他给了我三块洋钱，又说：“你拿这三块洋钱走吧！你自己生活，自生自灭好了。”我此次离家以后，跟爷爷再也没有见过面。

参军抗日，华北受训

进军校之前，我没有工作经验，但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的抗日训练。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有一位叫翁照垣的师长，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英雄，后来到东北军担任67军117师师

长。他在华北号召抗日时，我正在读高三，于是积极响应号召。1933年3、4月间，我开始参加117师的训练。参加训练的有300多名学生，被编成两个大队。每个大队有150多人，在北京北苑接受军训。每个星期日，我们都到长城上的喜峰口学习如何迎战日军。我们是徒手训练，没有武器。

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我们这些117师的学生军大约参加了三四个月的训练，就解散了。解散后，67军军长王以哲把我们接收并改编成“干部教导队”。当时，我高中已经毕业，不想考大学，于是加入了67军的干部教导队。1934年春，67军到河南和共产党打内战，我不想参与，一心只想抗日，于是又回到北京投考军校。

回到北京，黄埔招生

黄埔军校在北京招生时，在街道贴有布告。另外，军校还通知了各所中学，请学校帮忙转达招生信息。各中学的校长如果觉得读军校是学生毕业后的一条出路，就会帮忙传达。那时，华北人民长期受到军阀的欺凌，因此看到张作霖、冯玉祥、吴佩孚等军阀的军队就头痛，对军人的印象并不太好。

尤其是华北的中学生，一想到要离乡背井到南京去当兵就不太情愿，所以他们对于报考军校的意愿并不高。

我从干部教导队回到北京后，得知黄埔军校招生就有意报考。那时我心里装的满是国家民族大义，一心只想当兵参加抗战。我始终无法忘记日军的暴行——我的同学被日军俘虏，日军没有一枪把他打死，而是把他跟军犬放在一起，让军犬活活把他咬死，真是惨无人道！

我曾纳闷，为什么非要到南京的黄埔军校上学才能参加抗战呢？有很多人告诉我，想参加抗战，一定要先接受正式的军事训练，黄埔军校正是一个训练军队干部的地方，毕业后可以直接分派到部队里，然后就可以上前线打日军。我受此启发，决意去投考军校。据我所知，干部教导队的学生里，有一部分投考了黄埔军校，还有一部分回到学校读高中或者大学。

军校在北京设有办事处，我就在北京参加军校考试。我是一个人去考的，考试的内容有物理、化学、三角、几何等科目，实在不好考，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还真考不过。

投考军校，永别家乡

通过黄埔军校的考试后，办事处告知报到的时间和地点，安排专人带我们上火车到南京报到，吃住都由学校招待。我们坐的火车是慢车，沿路停，经过两天一夜才到南京。到达南京后，从中山门进去便是中山路，沿着中山路走约三四百米，右转进去就是黄埔路。黄埔军校就在黄埔路上，也是过去军事委员会所在地。实际上，军事委员会也有部分单位在黄埔军校里面办公。黄埔军校的左边是中央医院。黄埔路上的校区是本校学生受训的地方，我们入伍的时候不在那里受训，而是在通光门外的通光营区。通光营是一个大营区，可以容纳12个中队。我们在那里接受为期9个月的入伍训练，然后才到黄埔军校里继续接受学年教育。

这时我19岁，离家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家人的面。在军校受训一年多后，原本在暑假时可以回家看一看，不幸的是发生了七七事变。学校通知我们，华北有变，日本人闹事，华北的学生不宜回去，以免遭遇不测。因此，我回家探望亲人的计划也泡汤了。全面抗战



/ 1936 年，黄埔军校南京本校演习情景。

爆发后，学校就再也不放假了，所以我就再没有回过老家。

冬天剃发，冷水洗头

到了军校，先是入伍，入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剃头。当时的入伍教育是很严格的，因为入伍训练的目的就在于培养我们的忍耐性，让我们能经受过得起战场上严酷的考验。就以我们理发剃头来说，剃头师傅是拿刀子刮，而不是用剪刀剪。哪怕头皮被刮痛了或是刮破了，也不能乱动一下。你若感觉疼，理发师傅就会骂你：“刮一下头就痛了，那敌人杀你的时候该怎么办？”

理完发还要洗头，在严寒的冬天里，低温达零下9℃，冷得不得了，我们也只能用冷水洗头。一个班15个人，在洗脸

台的水龙头前站一排，班长下令：“前进！”大家就前进到洗脸台边。“洗头！”班长再一声令下，大家就用冷水洗头。洗得差不多了，班长便说：“好，坐下！”大家就坐下。不管你冷不冷，也不管你洗好了没有，一切只能忍耐。这，就是我们入伍的生活。

选择装甲，精炼技术

在为期9个月的入伍教育期间，我们没有科别的区分，一律都学步兵的课程。入伍教育结束之后才开始分科，我选择的是装甲兵科。受训期间，虽然要求严格，生活紧张，但是上课出操时，从没有发生过同学意外伤亡事件。抗战初期，军校开始向西迁移，所以我们没有遇到过日机的轰炸。军校期间，我们第12期约有40个

同学被淘汰，其中有一些是受不了苦自愿退学的。

回忆这段在军校受训的日子，我要感谢徐庭瑤。我们分科到装甲兵学校（当时的名称是陆军交辎学校，是装甲兵学校的前身）的时候，徐庭瑤很爱护和照顾我们。他告诉我们：“当个军人，一定要有好的技术。你们现在学装甲兵的技术，学开战车，学开汽车，学骑摩托车，把技术学好了，这是你们的本事。有了这些技术，就算退伍当个老百姓，还是能够受用。”1933年，在长城古北口、喜峰口与日军打仗，徐庭瑤当时是17军军长，率部英勇抗战。之后，他曾到欧洲游学，回国以后，他认为中国要成为强国，军队非机械化不可。后来，他推动国民党军队成立陆军交辎

学校，研究发展机械化作战，所以后来大家都称他为中华民国的“装甲兵之父”。

我在军校学到的最大本领，就是开战车和骑摩托车。我的驾驶技术很好，可以驾驶战车进行表演，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我当排长时驻在河南洛阳，胡宗南请我们战车营做战技演练，给各部队的师长、团长观看，让各级部队长官体认政府的抗战是有计划、有准备的。我们战车营就在河南洛阳分校的操场里进行表演，我负责表演驾驶战车爬过壕沟。我还表演了骑摩托车，摩托车是德国产的 Zundapp（即二战时期德国军用摩托车，体积小，重量轻，速度快，道路适应性好，越野能力强，便于隐蔽，车上还能搭载武器，因此，它非常适用于侦察、通信联络，搭载武器后还可以用来冲锋陷阵）。摩托车旁边有个车斗子，可以载人。我骑这种车时，斗子可以不着地，这就是一般人所不具备的技术。其实，我的装甲兵技能在学校里面学的并不多，主要是下部队以后通过一面作战、一面学习得到提高的。

教材文具，精准摆放

军校受训的时候，学校提



/ 徐庭瑶。

供纸笔、墨水等文具供我们使用，还提供卫生纸、牙刷、牙膏和牙缸等日用品。大概5个星期左右就会发一条牙膏，是三星牌牙膏。可是我们因为洗漱时间不够，刷牙时一般都不用牙膏。时间一到，军校一定要给每人换一条新的牙膏，然后把旧的牙膏收回去。收旧牙膏的时候，班长发现牙膏没用完，我们就会受到处罚。班长会问：“你的牙膏怎么没用完？你偷懒了？刷牙不用牙膏？”每个屋里都有个痰盂，为了躲避处罚，我们一到要换牙膏的时候，就会把剩下的牙膏挤到痰盂里。白白的牙膏堆在痰盂里，就像放了一个大馒头似的。班长明白怎么回事，但不向上级反映，牙膏还是照发。这样一来，买牙

膏的钱照花，还给学生添麻烦，真是多此一举。

我们上课所用的教材一开始是日本的，后来开始用德国的，大都是对德国操典的翻译。我们学习的阵中法令、步兵操典，都是由日本和德国的教材翻译过来的。

学校明确规定了教室里的桌椅、教材和文具要怎么摆放。我们在学年教育期间，有数学、物理、化学、国语、地理、历史等课程。学校规定教材摆放要按次序，第一本摆的是国语，第二本是历史，第三本是数学……不可打乱摆放次序。队职官会对此进行测验，叫我们大家闭着眼睛按照顺序拿书，不可以拿错。

课桌上除了放书、文具、笔记本以外，不可以放其他杂物，更不可以放吃的东西。教室的后排有一个茶桶，茶桶旁边放了几个杯子，供大家喝水用。寝室里没有提供开水，只有教室才提供白开水，这些开水是厨房的杂役为我们准备的。

我们上战术课的时候，教官没有使用军棋、沙盘这类辅助性教材。上课讲解操典、教范时，教官会用粉笔在黑板上书写，我们在课堂上认真听，用功的同学会做笔记。

外籍顾问，情报人员

在军校期间，有不少外籍顾问，他们对日本的仇恨并不深，甚至有的还觉得没那回事，但我们学生却一直把日本人当做贼来看待。外籍顾问从来不讲如何与日军打仗，也不讲我们应该如何对付日军。

当时，我们学校有德国顾问、英国顾问，但没有日本顾问。外籍顾问的人数不多，每个国家大概就三五个人。我到部队后，有俄国战车引进，俄国顾问也会来教我们如何使用俄国战车。我跟俄国人在一起共过事，他们教了我们一个多月。

很多顾问都兼做情报人员。在我们那一期学生中，还有两个美国人跟我们一起受训。他们和我们一起出操，一起上课，时间一到，也一样毕业。毕业后，他们就回美国去了。那两个美国学生的中国话讲得很好，我们内心感到很奇怪，不晓得他们是在哪里学的中文，后来才知道他们原来是在军校里面做情报工作的。

配发步枪，每人一支

读军校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支步枪，型式是七九步枪

(以德国1924年式毛瑟步枪为原型仿制，1935年正式投产，尖头弹为7.92毫米)。当时，国民党军队的步枪还有中正式步枪、汉阳造步枪，但我们学校用的是七九步枪。此外，每个班里还有一挺捷克造轻机关枪，大家轮流练习使用。

枪支要定期保养，每个星期都要检查。每天出操时，都要用到枪支，如果不好好保养，枪支很快就会生锈。每个星期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让大家擦枪，保养完毕，检查合格，才能把枪送回军械室。有时星期天放假前，我们还会把枪拿出来检查，检查完了再放假，枪擦得不干净的，还要再擦干净才准放假。

平时枪支训练的时候，一般不给我们发子弹，只有在打靶的时候才会发实弹。实弹由专人负责管理，规定打3发就给3发、打6发就给6发，多一发都不给。我们枪支保养得都很好，打靶的时候没有任何意外状况发生。

寝室内务，要求严格

受训期间，我们30多人住一间寝室。每间寝室都有两个门，一进门，左右各一排床铺，相对排列。我们睡的是上下铺，

床是铁床。住的地方比较干净，平常会喷杀菌剂，几乎没有跳蚤、虱子等虫子。寝室的窗户都在前边，后边没有窗户。到了寝室就要关灯睡觉，所以晚上不可以带书回寝室看。寝室里面除了床铺之外，还放了几张凳子，供上铺的同学爬上床使用。此外，每个寝室里还有三四个痰盂，外国人对此感到很奇怪，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会用痰盂。每个人还有一个内务箱，放在床铺底下。

私人物品、衣物要拿个包袱包好，上面挂个名牌，放在公用的储藏室里。学校规定公共储藏室一个星期开一次，或是一定时间开一次。开放时，大家可以进去拿自己的东西。

我们平时上课时穿操作服，冬天穿的是棉军服，夏天穿的是卡奇布的衣服。衣服很好，每人分发四套，一个星期要换一套。衬衫也是四套，脏了、破了随时都可以替换。衣服一般都放在床底下的内务箱里。刚入伍的时候，军服上是没有领章的。等到我们进入学年教育之后，可以在军服上挂一个学生的领章。

当时的军人都要打绑腿。这个绑腿可不好打，打得太松会掉下去，打得太紧小腿会感



/ 黄埔军校南京本校学生训练。

到不舒服。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很不习惯，大概3个月后才慢慢地习惯。

伙食不错，六菜一汤

我们每个月有12块钱的薪饷，在当时，12块钱是一个大数目，所以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好。每个月扣7块钱的伙食钱，还有5块钱可以发给个人。在7块钱伙食费中，真正吃到我们肚子里面的最多只有三四块钱，剩下的大概都被伙夫和菜贩们贪污掉了。我们当采买时，伙夫一定要带我们到他指定的摊商买，否则他就会故意把菜煮得

非常难吃，无奈，我们只能按照伙夫的意思买菜。

即便如此，每个人三四块钱的伙食就已经很好了。我们每餐都有4个荤菜、2个素菜，六菜一汤，6个人一桌。美中不足的是，吃饭的时间很短，只有8分钟。餐厅有个挂钟，值星官喊“开动”后就开始计时，时间一到就喊“停”，然后大家都要到外面集合，有很多菜都来不及吃。而且吃饭的时候要安静，不能发出声响，否则就会被队职官责骂，但吃饭的时候队职官一般不会处罚。

学校每个月都给我们存一

两块钱（应该指学校帮同学办理强制性存款，零存整付，待毕业时再一起领回），剩下的也不发给我们，而是发给我们邮票。学校不给我们发钱，可能是担心我们会到福利社买东西吃。事实上，我们每个月也写不了两封信，用不上这些邮票，所以每个学生都有很多邮票。大家把这些邮票夹在纸张里，等朋友来的时候就送给朋友。

课程丰富，印象深刻

我们的课程中有游泳训练，但并非所有人都要参加。对游泳有兴趣的、有基础和天分的

同学可以自愿参加，学校特意成立了一个游泳队来对他们加以训练。我的游泳技术很好，在军校时，我曾参加横渡长江比赛，由下关游到浦口，足足有10华里（5000米）。训练的时候，有教官划着小船在后面跟着我们，保护我们的安全。由下关到浦口，顺着水流斜着游过去，大概需要一个半钟头。

学校的课程方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学劈刺（即刺枪术）。我们的劈刺教官不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而是冯玉祥部队解散整编后的干部，他们会用大刀，耍得很好，而且劈刺技术也很好。

军校的政治教育包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我对五权宪法非常有兴趣。我认为，孙中山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可惜他英年早逝。

受训期间，除了有禁足的处分之外，犯错严重的还会被处以禁闭处分。关禁闭的时间一般不会超过两个星期，最多10天，因为关久了也会耽误学习。关禁闭时，不是整天待在禁闭室里，而是利用休息时间关禁闭，出操的时候照样跟着大家出操，吃饭的时候也会一起去吃饭，吃完饭再到禁闭室里去。

放假生活，游玩洗澡

受训期间，每个星期日都放假。放假那天早上起床，要先整理内务，检查通过之后才能放假。如果内务整理得不好，没有通过检查，那不但这天不能放假，还会在接下来的一整个星期都被“禁足”。放假时，我们常去的地方有中山陵、明孝陵、书院和雨花台，还会到浦口去玩。

学校有洗澡的地方，但允许我们洗澡的次数不是很多。还规定洗澡时一定要集体去洗，不能单独去洗。我们大概每两个星期洗一次澡，一个月大概能洗一两次。我们有时会利用放假外出的时间到澡堂去洗澡。夏天的时候，就跑到河边去洗澡。

军校旁有个中央医院，那里有很多护士。我们有很多同学会跟护士交往，毕业后结婚。中央医院的护士流行一句口头禅——“军校学生，无人爱，出门配个麻布袋（麻布袋，用来比喻不合身的衣服），礼拜出来摆一摆，回去还得脱下来。”我们的外出服是要交接使用的，上一期学生穿了，下一期学生继续穿。还有一首打油诗——“当兵好，当兵好，一天三餐吃不饱。吃了饭，就出操，走了

正步还要跑。”我们学生就是兵，当兵一般是吃不饱的。而且一般来说，吃完饭不能马上运动，否则会伤胃。但军校为了锻炼我们，让我们吃了饭就跑步。这首打油诗还有最后一句——“四月天，穿棉袄，出身臭汗，不准洗澡。”这里的四月天，指的是农历四月天，天气已经很热了，但夏季的衣服还没发下来，所以棉衣还不准脱下来。

路途遥远，亲人难聚

逢年过节，比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学校一般不办庆祝活动，不放炮竹，就给我们放个假。可是每逢年节，有哪个学生会不想家的？我到军校之后，一直没有回过家，只能靠书信联系。家里人都在华北，路途太远，车费也贵，他们没有办法来看我。那时从我们河北老家到南京坐火车很贵，要20块洋钱。所以我读军校期间，一直非常想念家人，尤其想念父母亲和祖父母。

当年和家人往来的书信都已经遗失了。在南京读军校的时候，我把爷爷、奶奶和家人的照片放在一起。可一打仗，我们经常搬来搬去，照片也因此丢失了。这些照片是我平生最宝贵的东西，遗失的时候比丢了

钱还难过。

提前毕业，少尉任用

军校每个星期都会举办一场演讲，张学良、冯玉祥是平常到校演讲次数最多的长官。冯玉祥讲的话最多。他是行伍出身，虽然没读过书，但讲话很有趣。他也很聪明，德文、日文都能讲，尤其是德文讲得很好。

冯玉祥曾说：“钱钱钱，你这东西害人实不浅，绝不为你做混蛋，绝不为你不要脸，有了就花，没有也解怨。”我把冯玉祥讲的话都记住了，不要为钱做混蛋，不要为钱不要脸，正如军校大门那幅对联所表达的一样，“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这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

1938年元月，我毕业了。算算修业年限，我们应该六七月才毕业，由于抗战军兴，很多部队缺乏基层干部，所以我们就提前半年毕业了。

毕业分发是上级决定的，部队向学校提出员额需求，明确数量和兵种，学校就按照部队的需求，统一安排分发事宜。有了任官令、分发部队番号和任职命令后，我们就凭着任职命令去部队报到。毕业后，我以

少尉任用。任官令只给过一次，后来晋升也都没再给过。

河南兰封，对敌作战

到了部队后，我先跟俄国顾问学T26俄制战车的驾驶技术，学了三四个月，我们就开赴前线，到河南兰封跟日军打仗。我在1149团2营5连当排长，在装甲部队，用的就是俄制T26战车。我们用铁路运战车到洛河下车，过了洛河就没有铁路了，然后再开战车到兰封。到了兰封，大概是1938年5月，天气还不太热，正值北方割麦子的时节。我们驻在兰封的扫街。扫街是一个大镇，约有3000户人家。镇里有很多茶馆，还有专卖羊肉的回族饭馆，出了扫街就是小村庄。

上级下令把一个村庄攻下来，我们步战协同，快速前进。日军逃跑，我们就追，一路开车追着他们跑，用战车压死了不少敌军。大王庄、小王庄、南梁寨、北梁寨、牛庄、马庄等七八个村庄，一个一个村庄打下来了。这是我一生中打得最痛快的一仗。

当时的副师长就是邱清泉，负责指挥我们3个战车连：一个是英国战车连，用的是威克斯战车，连长叫朱崇钰；一个是

德国战车连，连长叫赵国昌；一个是俄国战车连，就是我所在的这个战车连，连长叫谢凤冈。这3位连长都是黄埔9期毕业的，资格都比我老。他们都是这场战役的英雄，遗憾的是，上级对我们装甲部队的功劳提都不提。现在讲装甲兵的历史，也从来不讲兰封战役。

那时，土肥原贤二由黄河北面到黄河南面指挥作战事宜，日军干部开会的地点离扫街不远，大概只有五六里的距离。我们得到情报后，邱清泉问大家：“今天晚上我们去偷袭，谁抓到土肥原，那就记大功，有没有要去的？”我说：“我去！”步兵成立了敢死队，集合了500多人，准备夜袭日军。我也找了装甲兵中愿意去的50个人，跟步兵敢死队共同作战。偷袭前，长官说：“你们头上裹一块白布，作为记号，夜间行动，只要看到头上有白布的就是自己人；没白布的，就是日本人，就用刺刀戳！”我心想，和步兵一起行动，绝对不能输！步兵能跟日本人拼刺刀，我们怎能不拼？那天晚上，我刺死了3个日本兵，靠的就是勇气。

抗战期间，除了兰封战役之外，我还参加过昆仑关战役、龙陵战役和松山战役。

耿荫龙：穿越野人山

□ 讲述人：耿荫龙

采访人：李岚、苏爱荣、郭师旗、廖文君、纪婉淳、傅循妹、曹玉冰、刘小玲、蔡彦虹、林银玉

整理人：李岚、苏爱荣、刘小玲、黄滢

耿荫龙（1916—2013），江苏金坛人。黄埔军校16期二总队辎科毕业。抗战期间，先后承担汽车兵培训、战略物资抢运及远征军接运任务，后赴印度受训组建战车营，参与反攻缅甸准备。1945年起负责昆明—贵阳一线物资运输。1949年随部起义，转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后勤系统。1954年转业至地方，长期投身汽车运输修理行业技术管理、规范编修及人才培养工作。1979年退休。

加入抗日自卫团

1916年，我出生于江苏金坛登冠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在6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小时候读过3年私塾和3年小学，后来考上苏州中学初中部。1937年初中毕业后，我考取杭洲省立高中。第二学期刚开学，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杭州离上海很近，日军飞机转眼就到，一来就轰炸。我们每天都要跑警报，老师和学生都极不安全，



/ 耿荫龙。

教学秩序被严重打乱，学校只好迁到浙江金华。浙江省政府也从杭州迁至金华，隐蔽在山洞里。杭州、南京沦陷后，金华也不再安宁，每天依旧要跑警报。没过多久，学校实在无法开课，只能迁往丽水，实质

上已经停课。附近有亲戚朋友的学生都去投靠亲友，像我们这样回不了家、在浙江无亲无故的，就成了流亡学生。

停课期间，学校为支援抗日组织抗日青年团。青年团完全由学生组成，没有教官，也

没有专门领导。后来，浙江省政府成立抗日自卫团（经查，应为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团，抗日自卫团为讲述人口述当时的习惯叫法或记忆表述），我们便加入其中。这支自卫团由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牵头成立，团长是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下设两个队：政工队负责政治宣传和抗日动员工作；武工队负责开展游击作战。我隶属于武工队。后来，抗日自卫团迁至金华武义，有黄埔军校的军官来给我们做军事训练，那时我们还不算黄埔军校学生，只能算是民兵。由于枪支不够，一部分人先学军事，另一部分人学政治，之后再轮换。军事方面主要进行基本训练和战术学习；政治方面学习三民主义，为抗日自卫队做宣传教育，宣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此外，还要发动群众支持抗日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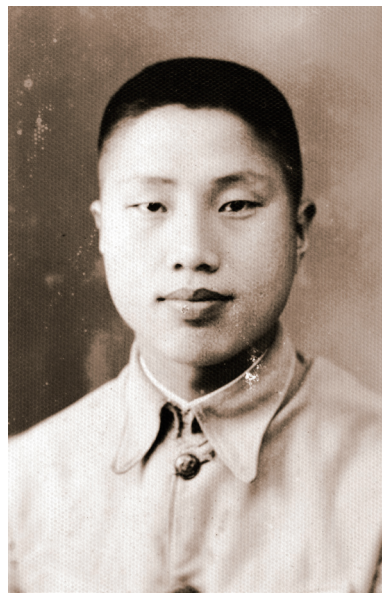
当时杭州、上海、南京都已被日军占领，完成3个月的学习和训练后，我们被派往敌人后方，如长兴、湖州等地。长兴、吴兴城里也被日军攻占，我们进不了城，只能退到乡下。好在日军人少，他们只敢占领城市，不敢到乡下。占领的县城，日军仅安排约100人驻守。我们在乡下向群众开展宣传工作，当

时部队临时招募的士兵大多来自乡下，文化程度很低，我们教他们文化知识，包括认字、唱歌、时事教育，还会给他们上政治课，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我们把自己学到的知识悉数传授给他们，只为能团结一致、抗日救国。

日军在城市的力量巩固之后，慢慢将势力延伸到农村。自卫团随后统编为一个大队——政工大队，整个大队都从事政治宣传动员工作，也有部分人配枪。后来自卫队把有文化的人都安排去做政治宣传工作，我担任政治宣传工作分队的指导员，主要负责教队员文化知识和教唱歌曲。

被黄埔军校录取

1938年冬天，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设在贵州的机动兵学校到浙江招生。我深知没有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是不行的，虽然在浙江省抗日自卫团学过一些军事知识，但学得很少，也没有实战经验，从没上过前线打仗。黄埔军校是培养军官、训练士兵的地方，学成后就能上前线、抗日报国！我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着“打回老家”的抱负和满腔爱国热情报考了黄埔军校。报名后要经过审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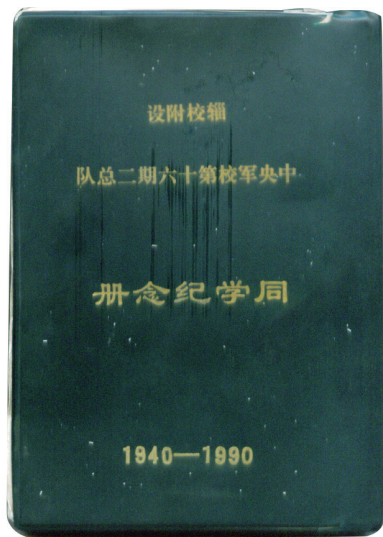
/ 年轻时的耿荫龙。

考试和体检，考试主要考查文化程度和身体素质。当时报名的都是二十几岁的高中生，文化水平都比较高，所以重点放在身体素质考察上，体格合格就能录取。同时，还要通过与面试官的谈话，考察个人的态度和决心，是否有为国捐躯的信念。最后是做身体检查，确认身体各方面情况。我顺利通过各项考核，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16期学生。后来到军校分科时我才知道，军校当时在浙江招收的都是辎重兵。

被黄埔军校录取后，我被分配到16期2总队辎科。1总队在成都本部，2总队在贵州龙里，且全是辎重兵，由黄埔军校委托辎重兵学校代为培养。



/ 耿荫龙在军校时使用的毛毯。



/ 耿荫龙保存的中央军校第 16 期二总队同学纪念册。

来招生的教官邓振铎带我们前往龙里，他是江西赣州人，黄埔 6 期生。我们先从金华坐火车到江西，原本计划经过柳州，但由于桥梁被飞机炸毁无法通行，只好在江西转乘汽车到赣州，再坐汽车到韶关，之后改乘火车前往衡阳、桂林、柳州。柳州路段依旧不通，只能再次改乘汽车前往龙里，这里距离贵阳还有三四十公里。年轻的我们第一次坐火车，觉得很有意思，就像旅游一样。当时日军主要在江浙一带活动，还没有到这边，所以我们顺利抵达，完全没感受到危险。

由于我们还不是正式学员，没有直接进入学校学习专业知识，而是从入伍生（预备生）做

起，先进行为期 3 个月的基本训练，之后才能进入校本部学习。入伍生训练在狗场进行，这里位于距离龙里八九公里的盐山镇，是个乡下小地方。没有校舍和正规教室，只能利用庙宇上课。我们按照军人标准生活，从早到晚都在训练。这一时期，政治教育退居次要地位，主要侧重军事训练和身体素质锻炼，要把我们从学生培养成合格的军人。

我们 2 总队共有 115 名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浙江人较多，也有华侨生。我们的区队长、分队长都是黄埔军校辍重科毕业留校的教官。区队长比我们高两期，分队长比我们高一期，队长是来自四川自贡

的黄埔军校 6 期生。总队长就是当年负责浙江招生工作的邓振铎。

军校每个月发 3 双草鞋，但军训时 3 双草鞋根本不够穿，学校就让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军校还发给我们粗毛毯，粗得像麻袋一样。这条毛毯后来被我带到印度，一直用到现在，跟了我一辈子，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虽然生活条件很差，但我们充满爱国热情，不怕艰苦、不怕牺牲。3 个月训练结束后，我们进入龙里校本部学习辍重兵课程。由同济大学的教官授课，内容有政治时势、步兵操练、军人修养、战略战术、兵器军务、汽车结构与修理、驾

驶、马术、驯驭马和辎重等，还要学习指挥和带兵等军官必备知识。

黄埔军校学生原本要学习3年才能毕业，但当时正值抗战时期，战事吃紧，部队急需用人，没有足够时间培养学生，所以我们这一期只学了一年就提前毕业了。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辎重兵学校的新兵教育团负责培养驾驶兵。新兵教育团下设3个营，其中两个营在独山，一个营在都匀。我在都匀担任第3营第9连第1排副排长，我们第3营在都匀乡下训练，一个连只有3辆车，起初烧汽油，汽油用完后改烧酒精，后来连酒精都供应不上了，只能烧木材，训练条件十分艰苦。

抽调入缅运物资

在都匀训练了大约一年，我就被抽调到缅甸。1942年1月，日军大举进攻缅甸，我们急需将囤积在仰光的美国援华物资转运到中国境内。当时仰光港口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运输船和油船，汗流浹背的运输人员在英军监视下，将船上的军用物资卸下再装上卡车。港口整齐排列着几百辆美国军用十轮大卡，等候装载军用物资运往国内。那时会开汽车的人很

少，只能临时抽调人员抢运物资。各个部队都抽派七八个人前往仰光转运物资，我也在其中。我们沿着运输紧张、运量有限的滇缅公路，将物资转运到边境城镇腊戍，再经过怒江上的惠通铁索桥，运往中国各战区。从仰光到腊戍的路程有好几千公里，大概需要三四天时间。这一路上，我和一位同乡结伴驾驶，他也是军校毕业生。国内很少有这种大型卡车，我们虽然在驾教团当教练，但真正实操的机会很少，而且大多跑的是附近的平路，所以跑山路、开长途会紧张，结伴开车才不那么心慌。

滇缅公路是当时中国唯一与国际连通的陆路生命通道，但路况极差。日军处心积虑想要切断这条公路，封锁中国与盟国的唯一补给线，进而进攻印度和中国云南。日军常常在滇缅公路上实施空袭，虽然有英国皇家空军和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与日机展开空战，击落了大部分日机，但仍有许多战友牺牲于敌机轰炸，物资损毁严重，我们能抢运的物资只有一小部分。

1942年4月29日，日军攻陷腊戍后，很快打到了曼德勒。我奉命在缅甸总部曼德勒组织

当地华侨和老百姓疏散军用物资。当时日军正在对曼德勒进行密集轰炸，很多老百姓被炸伤，街上的店铺都关了门。我们把军用物资分散转移，从城里搬到乡下。执行任务期间，当地暴发霍乱瘟疫，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得了病，上吐下泻还发高烧。我们没有医生也没有药物，有的人实在受不了就跳到井里降温，结果井水被污染，我们连水都不敢喝，只能搬到曼德勒附近的农村居住。我们不敢住在城镇，因为日军一旦发现有人，就会投放燃烧弹。

远征军第1路司令官罗卓英惊慌失措，下令部队向八莫、密支那后撤，中国远征军的回国之路被切断。我所在的后勤部队只好烧掉卡车，焚毁辎重。我们原本负责为司令长官搬运物资，所以就跟着罗卓英撤往印度。后来罗卓英丢下部队，只身提前跟随史迪威转道向西，抵达印度英帕尔。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则下令部队向国境撤退，由于在卡萨发现敌军，根据战略需要，杜聿明将中路军分成4条路线，从不同方向撤退。

冒死穿越野人山

孟拱以北，山岭纵横，河流密布，所有溪流汇入一条长



/ 耿荫龙珍藏的老照片。

达400公里的河谷。河谷从南向北几乎延伸到喜马拉雅山下，其中有一个陡峭峡口，将河谷分成两段：南边的叫孟拱河谷，虽环境艰苦，但尚有人迹；北边完全没有人烟，缅甸人称之为“康河谷”，也叫“野人山”，当地人传说这里是魔鬼居住的地方。

我跟着部队撤往印度，大约6月进入野人山。在野人山牺牲的人比在战场上战死的还要多。野人山遍布丛林和沼泽，终日不见太阳，瘴气弥漫，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也找不到路。长官找来缅甸本地人当向导，他们不愿意，长官只好把他们围起来强迫带路，要是带错了就是死路一条。让缅甸本

地人当向导很冒险，当时缅甸人对中国人并不友好，我们只能一边防范一边利用他们。给我们带路的缅甸人都带着一把长刀，专门用来砍断藤蔓开辟道路。就这样，我们一边开路，一边艰难前行。在这样的环境下，人必须与自然抗争才能生存，走不动倒在山里的人就只能等死。后来死的人多了，走在后面的人只要看到哪里有尸体，就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随身携带的粮食吃完后，我们只能在山里寻找能吃的东西，走一步看一步。

最可怕的是遭遇蚂蟥和疾病。6月正值雨季，原始丛林里格外潮湿，蚂蟥、蚊虫以及千

奇百怪的小爬虫到处都是。蚂蟥能穿透衣服和袜子钻进肉里，没多久就吸饱血变得鼓胀。每天宿营时，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几条蚂蟥，多的甚至有七八十条，身上满是黑斑，让人不寒而栗。被蚂蟥叮咬后不能直接去拉，一拉蚂蟥就会断裂，半截留在肉里，要用叶子烟火熏才能把蚂蟥烤出来。我的脚被蚂蟥叮咬得溃烂，晚上也只能砍些树枝、铺些树叶，睡在地上。还要注意不能碰椰树，一碰就会有成群蚊子飞出来把人围住。瘴气、疟疾、中暑、回归热等疾病，以及蚂蟥叮咬后引发的破伤风在部队中蔓延开来，患病和死亡的人数与日俱增。

在这种原始丛林里行军，最重要的是不能掉队，一旦掉队就意味着死亡。我们跟着部队走，天黑了，走到哪就在哪宿营。宿营必须找地势高的地方，不能在山沟里，否则晚上下雨就会被冲走。有时晚上睡着后，第二天就再也起不来了，没人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到明天。丛林中，成千上万的中国军人断粮数日，缺医少药，没有任何给养。成群结队的蚂蟥无孔不入，毒蛇、蚊虫蚕食着冰冷的尸体。

要活下去只能靠过硬的身体素质支撑，这时我才觉得在黄埔军校的训练派上了大用场。大概走了十来天，我们终于抵达印度英帕尔。英帕尔有医院，我们在那里休整了一个多星期，伤势严重的留下来治疗，伤势较轻的治疗休整后，就去接应后续到达的部队。接应工作主要是给后到的部队送粮食，我们背着粮食，估摸着哪个山口会有人出来就去接应，谁料他们的状况更加惨烈。到最后，我们也没接应到多少人，大多数人都牺牲在山里了。能从野人山活着出来真是很幸运的事。

后来，我们撤退回国。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抵达昆明后，又前往四川报到。

飞越喜马拉雅山

滇缅公路中断后，同盟国支援国内抗战急需的许多军用物资都滞留在印度加尔各答港口。驼峰航线空运的物资如杯水车薪。为了顺利运送物资，中国远征军驻印军司令长官部决定，在中国远征军中选调一批英语较好且熟悉汽车运用与修理的军官组成教官队，由美军总教官进行培训。于是，我被派回印度受训组建战车营，



/ 正在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美式 C-46 运输机。

沿驼峰航线搭乘飞机前往。

1942 年 7 月，我乘坐美国飞虎队员驾驶的军用飞机飞回印度，学习驾驶坦克。这条航线几乎每天都有空难发生，深山峡谷、冰川雪峰之间散落着各种飞机碎片。飞行员告诉我，天气晴好的时候能看见峡谷中坠落的飞机残骸。飞机途经高山雪峰、冰川峡谷、热带丛林、寒带原始森林，还会经过日军占领区。航线区域气候极端，飞行途中时时刻刻都面临日机袭击、飞机坠毁和撞山的危险。前两次坐飞机时我只觉得新奇，并不害怕，但这次从起飞开始，我就感到万分紧张，直到飞机落地，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美国教官先教我们驾驶坦克，科目包括坦克驾驶、射击作战、通讯联络、车辆维护等，还要学习指挥应用、战略战术、通讯侦察、空防等内容。每个科目由一位教官负责授课，时间大约一两个星期。授课时使用英语，每位教官都配备翻译。我之前学过驾驶汽车，有一定基础，学习还算顺利。

学会之后，我们就自己当教官，组建了一个教官队。实际上，我们都是助教，负责担任驾训员。我们边学边教，这样的工作持续了一年多。在反攻缅甸、打通滇缅公路的战役中，由于我是教官，没有跟着部队上前线，而是留在后方负责运输和后勤工作。1943 年底，

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兰姆伽基地组建了7个坦克营，每个营有16辆坦克，每个排有5辆，还有1辆指挥车。青年学生和士兵们经由驼峰航线飞抵印度兰姆伽基地受训，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没见过汽车、坦克，更没有乘坐或驾驶过，训练时经常发生意外。

打通史迪威公路

在史迪威将军的计划中，要成功收复缅甸必须打通滇缅公路。但当时滇缅公路的缅甸段已被日军封锁，只能另寻途径。史迪威将军决定从雷多修筑一条公路，穿越野人山区，进入胡康河谷，抵达缅甸北部新平洋，再与新平洋至孟关、密支那的公路连通，最后衔接滇缅公路，这样大批物资就能顺利运往中国。这条公路就是著名的中印公路，也被称为“史迪威公路”。公路由美国的两个工程队负责修筑，约有8000人加入筑路大军，其中包括美国人、英国人和中国人。

这是一条浸染着鲜血的道路，修筑难度极大，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是野人山地形复杂、气候多变，有深山、大谷、密林、急流等诸

多险阻；二是传染病肆虐，就连身体最为强健的黑人士兵，也有整营的人患上恶性疟疾；三是雨季一来就得停工，山洪暴发会淹没公路，帐篷、炸药、水泥、筑路机械都泡在泥浆中，往工地运送给养的车辆无法通过泥泞道路，只能依靠那加族人和大象运送仅能维持基本作业的粮食与燃料；四是日军频繁前来破坏，从印度到缅甸沿途每个据点都有日军埋伏，有时一棵大树可能就是一个日军碉堡。这时我们训练的坦克兵就派上了用场，坦克兵冲在前面用大炮先摧毁碉堡，为后续筑路部队开路。在如此艰险的条件下，我们一边修路，一边展开反攻，同时还铺设输油管道，向中国输送供飞机、汽车使用的石油。虽然代价惨重，因修路牺牲的人不计其数，但最终还是成功修通了公路，从印度到中国的输油管道也顺利贯通！

1945年1月，我驾驶卡车运物资走中印公路回国，加入了在沾益成立的汽车第18兵团（即美国黑人兵团）。汽车兵团起初只有6个团，后来发展迅速，扩充到20多个团。我隶属于第18团，经过改编后在第11团担任连长。回到云

南后，很多人选择返回南京，我们营的车大多比较破旧，有些甚至没有轮胎，回南京的士兵先挑选了车况较好的车辆，我们这些长官则留下来收拾烂摊子。我选择一直留在西南，后来从云南搬到贵阳。解放战争时期，又从贵阳搬到成都。当时重庆政府还有人留守，我们本来准备到南京归队，结果走到半路就迎了解放。

1949年12月，我随部队在成都起义，整个后勤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解放后，汽车兵团、仓库的部队在成都少城公园进行整编。当时士兵可以自由选择回家或留下加入解放军，而我们连长以上的长官管理较严，没有选择的自由，必须留下。我留下后，因熟悉汽车构造和修理技术，被任命为驻厂军代表，负责汽车整修技术工作。1954年，我转业到西康省雅安汽车运输公司，负责筹建修理厂。1958年底，我调往四川省西昌汽车运输公司，参与筹建汽车修理厂，一直担任技术管理工作，还多次参与全国、全省汽车运用技术规范（红皮书）的编辑修订工作。就这样，我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祖国大西南的交通事业。

邓咸欢：对空作战建奇功

□ 讲述人：邓咸欢（台湾） 采访人：周玠 整理人：周玠、林东余、黄滢

邓咸欢，字重九，1923 年出生于江西高安，黄埔军校 16 期毕业。抗战期间，曾参与天津机场空防战、成都太平机场空防战战役，率航特部队先后击落日机 8 架。

师法教官，考取军校

在学期间，我们学生的军训生活完全是由军训教官指导的。我高中时期的教官是福建人，毕业于黄埔军校第 7 期骑兵科。他对我非常爱护，一直很关心我。高三那年寒假，江西省政府举办“高级中学寒假军训干部训练班”，在军训教官的主导下，我被送去这一训练班。我受训两个月后回到学校，成为军训干部。这成了我从军的第一步。

我和教官的感情相当好，暑假时教官到我的家乡度假，在我家里一同生活。当时抗战已经开始了。1938 年，国民党陆军机械化部队（即第 200 师的搜索部队）刚好驻防在我的家乡，这支部队是国民党军队里



/ 邓咸欢。

一流的精锐部队。我家的房子颇大，因此指挥部就驻在我们家。部队的上校支队长萧平波，毕业于黄埔军校第 6 期骑兵科，与我的教官一见如故。还有一

位姓王的上尉作战参谋，毕业于黄埔军校第 10 期步兵科，也相当关心我的前途。指挥部的一位文书官见我是高中生，钢笔字写得不错，便想招揽我到

部队当文书士。但是王上尉认为我即将高中毕业，当文书太可惜，建议我去报考陆军官校。他强调他是黄埔军校第10期生，在军校里表现是顶尖的，接受过德国式军事训练，所以他毕业后到部队已晋升至上尉军衔。我与王上尉相处得很好，经常一同骑马、乘车侦查地形，建立了友谊。他告诉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促成了我踏上从军路，为我指引了人生正确的道路。我意识到我这个“文弱书生”报国有志，杀敌乏术，唯有报考官校才是正途。

抗战爆发次年6月，黄埔军校到南昌招生，有甲、乙、丙三级之分。甲级生读6个月到9个月，乙级生读9个月到一年，丙级生则要读两年半到3年。王上尉鼓励我去报考军校，然而时值战乱时期，我没有交通工具从高安去南昌考试，因此萧平波支队长便派一辆三人座摩托车送我到南昌参加考试。此外，官阶中校的教官与萧平波支队长两人都为我写了推荐信。招考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江西人，也是军校的教官，推荐函起了相当作用，但我仍与别的同学一样参加学科测验、体能测验，一切按照规定完成。

录取榜单公布之前，我考

完试要从南昌回家时，在南昌的豫章公园附近遇到日军空袭。我赶紧跑到防空壕里躲避，但当时防空壕是没有掩盖的，我只好用书包顶在头上。空投下来的炸弹不断在附近爆炸，四周尘土飞扬，满目疮痍，很多人伤亡。当我将身上的灰尘打掉之后，发现我的书包上有两个小洞，可能是被炸弹的小碎片击中的，幸好有书包保护，不然我的命可能就不保了。

我们村子里有位父执辈的世伯叫邓鹤鸣，他与我父亲是同学，是共产党员，曾在井冈山受过训练。这次空袭后，家里人对我留在南昌相当不放心，祖母尤为担心，希望我留在老家。但是南昌离高安有40多公里远，当时报纸与电信也不发达，我只好拜托这位世伯帮我查榜，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发榜后，世伯派专人到我家来告诉我已被黄埔军校录取，嘱咐我要准备好去报到。我很幸运地考入黄埔军校，这是我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长途跋涉，报到受训

得知我考上军校后，家里的老祖母第一个反对，她舍不得我去当兵，告诉我家乡有句土话是“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

钉”。我的军训教官苦口婆心地劝我的父亲、祖母和其他家人，他说：“陆军官校本校在四川成都，也不知道仗会打到什么时候才结束，而受训要两到3年，也许受训还没结束、还没毕业，战争就停止了。既然是去后方受训念书，没有战争的威胁，为何不去呢？”这一段话打动了祖母，她终于同意我去军校就读，于是我就去南昌报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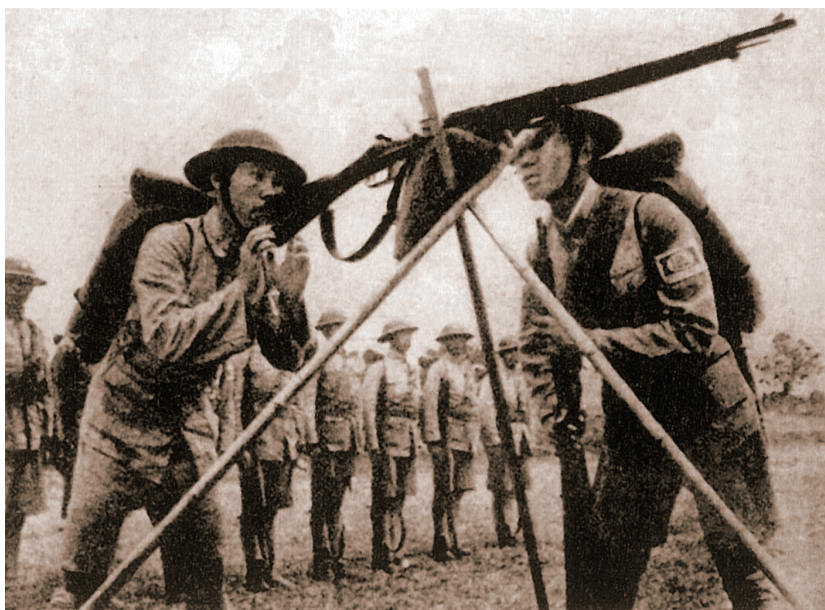
报到后得知，录取的考生共有72位，我们戏称为“72烈士”，现在在台湾还健在的只剩下我一人了。我先坐火车到长沙，经过洞庭湖，从长江登上民生轮（民生实业有限公司的运输船）。也有人先坐船到宜昌，到宜昌后开始行军，一直到重庆。到了重庆，我们便把身上的棉被及衣服都卖掉以换取现金，因为学校发的钱并不多，仅够吃饭。我们再出发往铜梁，铜梁是黄埔军校的训练基地，到了铜梁就正式入伍，开始接受预备教育。

我们第16期1总队在铜梁住的是庙宇和祠堂，睡的是草编的地铺，还有毛制军毯和棉被，在保暖上没有问题，在生活上也算是毫无顾虑，这已是非常好了！我们从7月开始集训，接受约两个月的初步训练，当

时还没有发步枪。9月后，我们就背起背包，随着总队长途行军，由铜梁走到成都。黄埔军校校本部原来在南京，由于抗战的关系西迁到成都。而成都原先的第三分校，并入黄埔军校本部，半年后，新办第三分校迁到江西的瑞金。

到达成都后，我们这个总队没有住在北较场的校本部，而是住在成都有名的草堂寺和青羊宫。在这间大庙进行为期半年的入伍训练之后，我们被分为步、骑、炮、工、辎、通信6科进行分科教育。1总队的步兵共有3个大队，1大队下辖第1、2、3队，2大队下辖第4、5、6队，3大队下辖第7、8、9队，我属于步兵第2大队第6队。上课地点在南较场和西较场这两个基地，南较场是四川大学原来的校舍。我们在这里接受了为期两年半的训练。

初入军校时，并不以出操为苦。而在入伍生期间，我们住在铜梁的庙里，而庙在山上，所以每天都要爬阶梯，一上一下是60多级，每天都要上下3次，一开始这对我们来说苦不堪言，常常爬到两条腿都没力了。经过长久锻炼后，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最苦的是到成都后，晨操要跑步，在操场跑步倒没



/ 成都本校学生进行射击训练。

什么问题，但爬坡上下就很痛苦，尤其是下坡路。当时觉得出操苦，打野外也苦，只有在教室里是一种享受。我们两个人用一张桌子，上课等于在休息，非常轻松。

课程内容很多，除了最基本的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以外，大部分是工兵学习课程。但我们步兵也要学测量地图的地形学，要学标高，也要会做图，包括标示山川、河流和道路等。还要学习筑城学，筑城就是指筑工事，挖战壕、散兵坑，筑碉堡等。此外，还有军制学，学习军队制度和军校学制，我们曾模仿过日本和德国的军队制度，蒋介石曾

派桂永清（江西贵溪人，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到德国考察，回国后国民党军队成立了教导总队，这是国民党军队第一流的劲旅，教导总队还成立了航空特务旅。国民党军队当时仿照德国军制和训练军队的方式，直到抗战胜利之后，才仿照美国军制及军队训练方式。

军校生活，随遇而安

刚入军校时，我们一天供应三餐，早餐吃稀饭，中餐和晚餐则有三菜一汤：一个荤菜和两个素菜，荤菜不是猪肉就是鱼肉，素菜一般是青菜、豆腐或萝卜，而汤不管是排骨汤、青菜汤或是豆腐汤都很好。老

实说，在家里也不过如此，军校的伙食可以说是一种享受，我们吃得很好。一个星期可能会吃一次面条或馒头，这对南方人而言会有些不习惯，有的广东人不喜欢吃面条，我们江西人还能应付。总的来说，我对学校的伙食是非常满意的。

1940年是我们受训的最后一年，当时四川物价飞涨，奸商跟军阀把米藏起来，囤积居奇。我们甚至买不到米，即便能买到，也都是所谓的“八宝米”，即掺杂着石头、沙子、稗子、谷糠的大米，甚至还有发霉的，根本无法下咽。而我们学生的待遇很微薄，且伙食费是固定的，钱币一再贬值时，我们买不到好菜与好米，只好吃牛皮菜，也就是台湾现在用来喂猪的菜，用盐水煮过后，连油都没有，就这么吃下去。因此快毕业时，情况真的不好。

至于衣服着装，由于我们在本校，待遇较为优渥，衣着讲究。我们有一套呢制衣服和皮鞋，既美观又保暖，仅在外出时，校长、嘉宾来训话时，以及纪念周才能穿。平时穿的是棉军服，也相当保暖。我在操作时棉军服破了两个洞，以致棉花都漏出来了。

军校的每个人都佩有一把

中正剑，这是学校以校长之名颁授的，到第17期时还有。佩中正剑的传统应该是从黄埔军校南京时期开始的，大概是从第8期或第9期开始，例如第12期的郝柏村也有佩戴过。我们第16期是相当幸运的，还有中正剑可佩戴。到第18期以后服装改变了，改采美军制服，没有斜皮带而只有腰带，无法佩剑，所以就取消佩剑了。

为了加强管理，军校长官、班长和内务长会检查内务，被子要叠得有棱有角，指甲要剪短，头发不能留长，要剃光头，内务做得好的可以放荣誉假。放荣誉假是一种奖励，可以在其他人不允许外出的时间段放假外出，一般放假时间是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回营，有荣誉假的可以到6点再回营。而内务整理不好或是有犯规情况的，会受到禁足、不准外出等处罚。我没有被禁足过，还放过荣誉假。放假时，我们不会上街吃馆子、看电影，或是去哪个消费高的地方玩。四川人讲究喝茶、上茶馆，我们唯一的去处就是在河边、树林里，泡一杯茶，起码坐上三五个钟头，就这么喝茶聊天。一放假，百分之九十的军校学生都是如此，这是我们唯一的消遣。

虽然我刚就读军校时抗战已经开始了，但是江西尚未沦陷，当时与亲人通讯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在学校是分用代号的，比如使用忠孝村、团结村等代号，村下面再细分第几保第几甲，用来代表第几队，联络上是没有困难的。但家乡沦陷后就遇到困难了，父亲与祖父母逃难到了敌后，虽说还有邮政，但要联络上彼此则需花费很长时间，这对于我们而言是相当痛苦的。

留校任教，培植人材

我接受军校教育的时间较长，不像短期生仅有6个月的训练时间，短期生接触的东西较少。我们接受两年多的训练，不管是学科、术科、战术，还是团级以下作战指导，都要经过严格训练和学习。6个月短期训练生晋升时最多只能当排连长，但我们日后将随着职务升迁，不断地接受各种不同的训练，比如，参加步兵学校初级班，参加兵工学校高级班学习武器保养，到通信学校学习通信运用。日后，还能进入指挥参谋大学，训练当指挥官和参谋官。我后来能够成为将军，和军校教育有很大的关系。

我于1940年12月25日毕



/ 邓咸欢的毕业证书。



/ 第十六期学生第一总队同学录

业，完成了军官教育。毕业之后，由于我成绩优良，且领导才能和品德操守都很好，受到队长高凌昭（黑龙江人，黄埔军校第8期步科毕业）和区队长王多年（辽宁凤城人，黄埔军校第10期步科毕业）的赏识，被选中留校任教。因此，我后来在学校里待了一年的时间，升为中尉。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

教学期间，曾发生一个意外。当时，我是中尉区队长，有位学生是教育长的亲信，他让我试骑教育长的骏马。我是步兵，没有学过骑马术，亦不谙

马性，结果一个重心不稳便从马上摔下来了。不知道是否有脑震荡，也没有送医，同事们就把我弄到床上休息。幸得命运之神眷顾，我昏睡一天一夜后便苏醒过来。

在军校接受训练时，并没有罢课、淘汰或是其他特别的情况发生。我们第16期分科前要举行一个甄别考试，多半是数、理、化、英文和国文等科目，不及格的人便被淘汰，但淘汰人数并不多，大概也就三五人而已，这是因为在我入学时，军校学生的水平较高。可是到了第18期，我担任区队

长时，所招收的流亡学生水平参差不齐，淘汰的人数便比较多，淘汰比率也较高。身为班长、区队长，我对这些被淘汰的学生感到同情和担忧。实际上，军事学校的种类很多，例如有财务、军需、军医等各式各样的军校，被淘汰的学生可以学习军需和财务，也可以报考医学院，我们会尽量帮他们安排。

向往飞行，辗进空军

我一向仰慕空军，很想报考飞行官校，可惜被延误了考期，同期同学郭汝霖（安徽太

和人，先后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6期和空军官校第14期）早已进入空军官校，后来当上总司令，我错失机会。当时空军飞行士校刚刚开办，我一心想学飞行，不管这是官校还是士校，我决定报考。

在笔试与身体检查合格后，我被顺利录取，但此时我却犹豫了。因为同学告诉我，我已是陆军中尉，不值得去当空军士官。我考虑过后，决定放弃空军，而是选择到空军中当陆军，因此我主动投效空军地面部队，即航空特务旅。这是航空委员会的一个陆军单位，也是空军的地面警卫部队。空军刚成立的时候，飞行员与飞机都被视为宝贝，需要陆军部队来护卫他们的安全，而航特旅是由陆军中的精锐部队人员考入，完全仿效德国的训练，士兵都是文学生，干部都是陆军官校出身。

我加入空军航空特务旅时，初任中尉排长，没多久即升任连长。我作为中尉军官能担任少校连长的职位，是由于团长汪炳南（黄埔军校第7期炮科毕业）认为我很优秀，因此选我任连长，后来我再任队长与营长，经历各级参谋职务后，升至团长，连任3年。

我们地面部队虽然没有参

与大会战，都在大后方守备各机场，对空作战却是屡建奇功，先后共打下8架日本的飞机——成都1架、兰州2架、桂林3架、芷江2架。那时没有高射炮，只有小炮和轻重机关枪，但日本空军太嚣张轻敌，严重低估了我们的防空能力。我们进行密集的低空扫射，使用机关枪和小炮把日军飞机打了下来，这与在最前线与敌搏斗相比也毫不逊色。

1948年元旦，我坐轮船来台湾。我们空卫干训大队是士官队，是训练得比较精良的部队，下辖4个队。我是队长，带一个队先到台中，虽然没有住营房，但因为台湾气候很好，便临时住到露天的体育场里，整理内务，枪支架起来，背包放置整齐，被子叠得有棱有角。最后进入南投继续展开训练。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和我们的司令万用霖（江西新建人，黄埔军校第2期步科毕业）是黄埔军校的同学，为了训练海军，桂永清把我们军士一队的队长、区队长和所有学生拨到海军去，成了海军陆战队的骨干。

黄埔校友，枝散根连

退役后，我担任眷村自治会长，协助大家进行眷村的改

建。当时，眷村低洼之处淹水，总政战部主任许历农（安徽贵池人，黄埔军校第16期工科毕业）和空军政战主任唐飞（江苏太仓人，空军官校第32期毕业）来视察灾情。我与许历农相识，他们看到我家的冰箱电视都抬到桌子上了，连床铺都浮起来了，状况很惨。许历农便说，这个地方应该优先改建，也告知唐飞应要优先解决，唐飞马上报公文，经过核准，两年后便完成改建。

军校毕业后，我一直是我们的总队同学之间联络最密切的。我担任同学会会长好多年了，所以同学之间从毕业以后一直保持联系，我们这个同学会也可以说是历史最久的。大陆开放后，我们也和大陆的同学经常联络。

著名文人田汉的儿子田申（黄埔军校第16期炮兵科毕业）是我同期同学，那时他叫陈维楚，是炮兵队的。他担任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时，我们台湾第16期1总队的同学会组团到北京参访，他接待了我们。后来，黄埔军校同学会由第18期的学生林上元担任会长。四川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是我的同期同学张修忠，我们经常到大陆去探望他。

汪维民：力排众议去军校

□ 讲述人：汪维民（台湾） 采访人：陈邦钰 整理人：蔡国裕、萧誉、黄滢

汪维民，1920年出生，江西贵溪人。黄埔军校成都本校第16期步兵科毕业。军校毕业后，分发至陈诚部队任随从参谋，后参加第一期远征军。

力排众议，报考军校

我1920年出生在江西贵溪。家乡山清水秀，有龙虎山这样的名胜。我成长于大家庭，两岁时母亲去世，祖母把我带大。我在家乡从小学一直读到象山中学高中二年级。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高潮。我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决定报考军校，后来考入黄埔军校成都本校第16期步兵科。

我有个哥哥，比我大一岁。他性格比较保守，有自己的人生规划，加上当时社会上对军人有些轻视，所以没有和我一起考军校，而是考取了浙江大学。抗战胜利后，我们有幸存活，回乡相聚时格外高兴。

家人坚决反对我报考军校。我有位要好的湖南籍同学叫龙否绩，他告诉我军校招生的消

息，我们便决定瞒着家人一起去考。家乡没有考场，我们俩就偷偷前往湖南常德报考。到了常德报名之后，我们才知道报考的是成都本校。

考试科目有国文等几科，题目不算难，有些基础就能应对。体检也不严格，仅检查眼睛、鼻子。流程如同走形式，这对一心想进军校的我们来说，正是求之不得。军校派来的招考官私下里早就和考生接触过，他的意思是能招几个就招几个，这样才能凑齐招生名额。即便如此，当我拿到录取通知时，心里还是非常高兴。

因陋就简，克服困难

录取后，我们到成都分校接受入伍教育，为期6个月。由于成都常遭日机轰炸，为隐蔽起见，我们实际的入伍地点在綦江。綦江位于重庆南边，位置偏僻，原本没有军事训练基地。学生陆续到达后，先报到的人动手搭建营舍、开辟训练场地，逐步建成了分区基地。

教室、餐厅等都是用茅草搭起来的草棚，可谓“随地教育，随时教育”。“随地”是指到哪里都可以上课；“随时”是指任何时间任何情况，都能立即开展教育。

入伍的这6个月里，一切生活都因陋就简，在克服困难中度过。营区的茅草棚既当餐厅又当教室。吃饭时扛来长桌，铺上桌布，一个班围成一桌。上课时大家安安静静地坐在小板凳上听讲。桌凳都是各中队根据需要，自己找来材料制作的，木料往地上一摆就成了小板凳。我们受训地的几个操场，也都是我们自己开挖、填土建起来的。

因为担心夜里下大雨，我们不敢在草棚睡觉，就以中队为单位去找合适的房子，和房主商量借住。老百姓对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很好，有地方就会让出来，真是军民同心。民房格局各不相同，但几乎都是九、十个人住一间。有的老百姓房屋盖得很好，还有四合院可用。有时也会借住庙宇，我们和老

百姓商量，白天百姓祭拜神明，夜里我们打地铺睡觉，互不影响。老百姓家的祖房、祠堂，我们是绝对不用的。

我们住在民宅里，基本上都是打地铺，晚上把稻草铺在地上，第二天起床后再把稻草集中到一旁。冬天很冷，但大家也不讲究，因为白天累极了，晚上能躺在稻草上，盖着军毯就已十分满足。生活虽苦，但士气高昂。有时也会感到难过，晚上睡觉时默默流泪。睡觉要以班、排为单位，不能脱离建制，不能因为和某个同学更要好就挪地方。早上起床后安排勤务，把睡觉的地方收拾干净。部队管理讲究干净整洁，我到现在还保持着这个习惯，早上5点半起床，晚上11点睡觉。

上厕所是个大问题。我们尽量不用民宅的厕所，特别注意不打扰女眷。我们在外面挖了粪坑，搭个茅棚，就算是厕所了。上完厕所，用土把粪便埋起来，方便下一位同学使用。

我们每人有一个储藏柜，用来存放便服、布鞋和一些用不着的私人物品。平时上课或野外训练都穿草鞋。草鞋有时自己做，没时间做就去买。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基地整建好、有教室后，我们开始正式训练。我们第1团第1总队下辖3个大队，每个大队有3个中队，总共9个中队，每个中队100多人。我被编在第1团第1总队第1大队第1中队，这“4个1”很好记。

课程是预先规划好、分阶段开展的。前6个月是入伍教育阶段，主要用来搭建住宿和教学场地。之后进入军官教育阶段，课程由学校提前安排。基本上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军事知识学到一定程度即可，更侧重政治课程。政治课以三民主义为主，培养我们的爱国决心，毕竟我们作为未来的干部，忠贞爱国的思想很重要。

无论是入伍教育还是学年教育，训练都很辛苦。每天天没亮，大约早晨5点就要起床。天冷的时候，有时要求一分钟内集合完毕，有些同学来不及穿好衣服就去集合。军校要求绝对服从，没有任何条件可讲。

学年教育课程有政治和战术两类。教官在讲台上授课，我们在台下听讲，有时会做笔记。这些笔记有同学毕业多年后还珍藏着。军校没有成套课程，也没有教材，只能根据教学需求随时补充。课堂教育与

室外操练的比重也不固定，只需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全部课程即可。

上战术课时，教官教我们如何利用地形地物保命，这点很重要。遇到敌机轰炸时不能乱跑，要懂得利用地形地物掩蔽。日本飞机飞得很低，还会扫射，这种时候无法和敌人硬拼，首先要保命。由于教学设施比较简陋，没有沙盘、兵棋等辅助教具，也没有沙盘推演，教官只能讲个大概。

晚上有两小时自习时间，用来复习功课，交流感情。白天大家忙于操课或公差勤务没机会交流，只能利用晚自习时间小声交谈。如果有队职官来巡逻，就要赶紧闭嘴，如果被看见在讲话就糟了，会被罚站。晚自习时，我们点油灯照明。当时四川有好几种油，其中桐油最值钱也好用，滴一点就能烧很久，亮度也好；其次是茶籽油；再次是松树油，把松树皮刮下来，一块块地用来点火。我们点的就是这种松树油灯，亮度有限，所以我们早上起得早，晚上睡得也早。

实弹射击，最为期待

训练用的枪支最有意思，我们用的是木头做的“套筒

枪”，枪管和枪把都很长，上下枪（枪上肩、枪放下）很不方便，一不小心就会打到头，受伤了就得去找医官。我个子不高，操作起来格外吃力，个子高的同学相对轻松。卡宾枪好用，但那时军中没有那么多真枪。

为防止损坏真枪，平常操课我们都用“套筒枪”。演习时出于安全考虑，带的也是“套筒枪”。只有实弹射击时才能用到真枪，子弹也是那时才会派发。真枪和子弹平时被严格管制在军械室里，有专人保管，我们不能随便进入。枪支要定期保养，保养时先做分解，把零件拆下来，擦拭干净后上一层薄油防锈，然后再组装起来。保养完毕队职官会检查，合格后才能把枪送回军械室。学校也会定期派人来检查武器装备。

实弹射击是我们最期待的科目，不仅能使用真枪实弹，打靶打得准还有奖励，所以大家非常认真。实弹射击在专门的靶场进行，靶场很简陋，没有警示旗，无法划定警戒区域，也难以告知周边居民这里正在进行实弹射击。

同学之间，感情深厚

同学们相处融洽，彼此间充满革命情谊，即便偶尔发生

口角，也会很快化解，多半是自己私下解决，不会让长官知道。区队长是比我们早两期的学长，相处久了慢慢也培养出学长照顾学弟的感情。大家都很坦率，谁有钱就由谁请客。我们和区队长没有隔阂，相处得很好。

也有同学因违规受罚，但我和要好的同学都没被罚过。学校设有禁闭室，违反校规较严重的会被关禁闭。我们通常不被允许去看望，因为被关的人会觉得丢脸。禁闭室有人负责送饭，配有便盆。禁闭时间长短根据犯错严重程度而定，由队职官决定，非常严重的会多关几天。

我们每天24小时都要派卫兵值守营舍。卫兵由同学们轮流担任，负责警卫营舍安全。

伙食方面，当时綦江有一条“小街子”，用四川话说就是“赶集佬”，是一个市集，鸡鸭鱼肉青菜等各类主副食都能买到。虽然买菜不成问题，但我们的伙食一般并不理想。由于中队各自开伙，队职官会不会经营，直接影响伙食好坏。如果遇到好的队职官，既会经营又体恤学生，他会想尽办法办好伙食；要是碰上没经验或不细心的队职干部，那就别无他法，

即便学生提建议也不起作用。

过农历新年时，队上会特别加菜，并举行文康活动。文康活动都由同学自己上台表演，没有歌星来劳军。

我们每天都会听、唱军歌激励士气。早上听到军歌响，就知道要起床出操了。播放军歌时，会安排一个人出来演唱并广播。久而久之，大家凭声音就知道是谁唱的。那时唱得最好的是一位“男高音”同学。

放假时间，畅谈未来

每周日固定放假，让同学们外出处理私事。我们一般会到綦江县城游玩。放假前，同学们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会合后吃些想吃的东西。我都是买比较便宜的，因为军校每月发的薪饷不多。我们唯一的享受就是放假后和伙伴们谈心，畅谈未来的前途，哪怕只有几十分钟，心里也会觉得畅快。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特别的活动了。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平时没时间和校外人士接触；另一方面，驻地离县城远，放假时间不太够用，当天下午5点一定要归队，不允许迟到或者逾假。

每周日放假外出前，要先进行服装仪容检查，通过后才能出去。外出要穿制服，不能

穿便服。长官也理解放假是同学们的私人时间，彼此互相尊重，所以检查时不会太刁难，会纠正做得不对的地方，但不会太啰嗦。

告别军校，毕业分发

我读军校时实际负责人原本是陈诚，但他没有到任。可能是因为陈诚军务繁忙，他曾任第九战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及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我们毕业前，基本上没有高级长官来过学校。我在军校受训时，也没见过外籍教官或外籍顾问。国家当时曾有计划邀请德国顾问来帮助我们建军备战，但后来受战争影响，计划未能实施。曾见过外宾来参观，以美、俄籍人士居多，也有日本人和德国人。日本的亲中派会来观摩教学，交换意见，了解我们的训练质量和战场作战能力。

我们的毕业典礼由总队长杨厚彩主持。毕业典礼当天，大家都很高兴。我们这一期毕业的学生都按中尉任用。有一位四川同学的亲人说：“毕业了，光宗耀祖了，当军官了！”放毕业假时，我曾去过那位四川同学家里。他邀请了好几位同学去家里做客，十分有面子。四川人称外省人为“下江人”，他



/ 第16期毕业佩剑，刻有“成功成仁”。

家里人都说：“下江的同学来了，好高兴哦！”

毕业典礼上，军校给我们颁发毕业证书和佩剑。毕业证书是国民政府核定的，上面记载着入学时间、班队、科别、学习年限，成绩合格准予毕业，盖上学校关防和校长蒋介石的印章。佩剑是蒋介石赠的，剑柄一面刻着“成功成仁”，另一面刻着“校长蒋中正赠”。所谓“成功成仁”，就是“不成功便成仁”。由于时间关系，证书和佩剑不是一个个颁发的，是发到中队里，再由中队转发给同学们。

毕业典礼后，大家休息了几天就分发部队了。当时的分发没有固定依据，主要看校长如何安排。战区的长官们都向校长要人，校长一方面要应付他们，另一方面也要满足他们的需求。有些战区长官是保定军校毕业的，是我们的前辈和老大哥，对我们十分重视。

我被分发到陈诚部队，成为陈诚的随从参谋，没有当过排长，也没经历过大的战役。我参加了第一期远征军，是第一批出发的。在军校时，由于驻地隐蔽，也没有被轰炸的经历。而我在出征过程中，也没有遇到日军的追击或轰炸。当时英国7000多人在缅甸被日军包围，我们应盟国要求前往解救，但我们还没打，日军就失去了斗志，自己垮掉了。即便如此，远征军仍发挥了牵制敌军的作用。远征军中，黄埔军校第16期毕业的同学并不多，那时干部很少，毕业后分发到同一个部队的同学寥寥无几。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在昆明的远征军中。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家万分兴奋。虽然我未曾经历过大规模会战，也没有体验过出生入死，但身为军人，那一刻的心情确实无法形容，非常高兴和激动。 

林盛传：我为抗日报考军校

□ 讲述人：林盛传

采访人：陈桢纯、邱秀钿、刘梓淇

整理人：陈桢纯、邱秀钿、刘梓淇、黄滢

林盛传（1919—2023），广东潮州人。1939年入读黄埔军校第四分校第16期步兵科。1941年毕业后留校任区队副，同年派往独山分校任兵役部集训营少尉中队长。抗战胜利后调往重庆军政部任少校参谋。1946年军政部与军令部等合并为国防部，转至南京国防部任职。1948年随国防部撤至广州。1949年离开国防部，回到潮州韩山师范学校担任军训教官，退休前为潮州市湘桥区街道建筑队职工。

为抗日而报考军校

我是潮州市潮安区江东镇人，在农村读了3年书后，随做小生意的父亲进城求学。先后就读于民办培英小学、城南小学，最终考入潮州韩山师范学校（以下简称“韩师”）。那时候家里条件有限，小学毕业后没敢报考潮州市金山中学或读大学。韩师学费二十元，远低于潮州金山中学的四五十元，且毕业后能当小学老师，所以我选择了韩



/ 林盛传。

师。原本韩师校长李芳柏曾向城南小学校长张学笔提议，从城南小学选送3名学生免费就读韩师，我是其中之一，但入学后，城南小学校长换成了吴青天，由于免费就读的约定只是口头承诺，没有文件证明，这份优待最终落空。即便如此，我仍坚持完成了韩师学业。

在韩师读书时，代数老师是陈子保，化学老师是陈炜光，语文老师是詹安泰。我喜欢语文，当时使用统一的国文课本，

其中收录了不少名作家的作品，以古典文学为主，没有外国作品。潮州的古典文化底蕴深厚，当地人喜欢作诗、作对联、写谜语，课本的选编也贴合这一文化特色。语文课上要写文章，老师会认真批改指导。课外活动中，我参加韩师国语演讲比赛，得了第一名，奖品是一面印着“唤起民众”的镜子。此外，我们还学习教育法和心理学。教育法教如何开展教学，心理学教如何理解学生心理。

1938年从韩师毕业后，我到韩师附小当了一名小学老师。要兼顾历史、地理、语文、政治等多门课程的教学。以前当学生时觉得当老师容易，真正走上讲台才发现，管教调皮好动的学生、维持课堂秩序难度极大。这才体会到当老师和当学生的差别。我在附小任教时间不长，记得当时的工资每月20元，比平时低。抗战爆发后国难当头，普遍降薪，就连高等学校老师的工资也只保留了七成，这笔缩水的收入被称为“国难钱”。

1939年初，抗日战火蔓延至华南。当时潮州的社会风气很好，为了抗日，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作为青年人更要多出力，便下定决心投身抗日救国。我亲眼目睹日军飞机轰炸湘子桥，每次两架飞机来轰炸，民众死伤惨重，树上都挂着被炸死的人，甚至有住在客船上的老百姓，全家都被炸身亡。我的学校就在湘子桥对面，下班回家时正好目睹了这些惨状。不久后，我看到黄埔军校第四分校招生办事处张贴的公告，便决定报考。

离家时，父母虽然舍不得，但没有阻止我。我心里也有不舍，但想到抗日救国的重任，还

是收拾衣物上路了。我从韩江坐船出发，经松口、梅县到兴宁，在兴宁同事的姐夫家借宿后，参加了为期两天的考试。考试分为笔试、面试和体格测试。笔试主要考国文、数学、政治；面试时问为何报考军校等问题；体格测试最重要，毕竟要当军人。两天后公布录取名单，我在被录取之列。于是我们启程前往军校：先步行到韶关，再坐火车到湖南，接着换车去桂林，之后步行到柳州，最后抵达宜山。

苦中作乐的军校生活

军校周一至周六上课，课程固定且训练严格。每天天一亮就得起床出早操，出操内容有跑步、跳木马、双杠、单杠等，由区队长或区队副带队，只为锻炼身体，不算正式训练课程。

入伍生训练分为两类：一是基本教练，训练日常出操排队、立正、左右转等队列操练；二是战斗教练，教授上战场后利用地形地物、射击等实战相杀技能。战斗教练由队长、区队长负责，他们既要管我们的日常生活，又要承担教学任务，担子很重。我们平时与区队长、区队副接触最多，大家都叫他

们“队上官长”。我当时的区队长是灵山人侯汉业，区队副是区晟和澄海人李世俊。因为第四分校原地处广州，学员里省城人最多，其次是潮汕籍学生，潮州同乡不在少数。

早操后吃早饭，随后安排上课。军事类课程有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兵器学、战术、筑城（筑阵地）、地形等，这些大课程的教官都由学校配备；政治课涵盖总理遗教、领袖言行、法律、政治学、经济学，由校外固定老师授课，一周一两堂分两天进行；法学课则专门聘请大学老师任教。军校虽号称仿照德国军队教育，实则结合国内国情和自身特点，使用自编的统一教材，抗战爆发后德国顾问就不再来了。

中午上课到十一二点休息，下午主要进行出操训练，以野外战斗教练为主。野外训练中，实弹投掷手榴弹最为危险，一旦失手掉在地上，区队长要立刻捡起来扔出去，好在当时没发生过误炸事故。军校编制为1个大队下辖4个中队，1个中队含3个区队，1个区队分3个班（班为最小单位）。每个区队配一名区队长、一至两名区队副。区队相当于排，排教练由区队教官担任，连教练由队长指挥。

每个班会按身高排序，前6人组成机关枪组，其余为步兵组，两组一起训练、学相同科目。野外操练一般下午四五点结束，之后统一吃晚饭。

晚上安排两小时自习，有时也会开展夜间教育或训练。夜间教育以夜间作战知识为主，一周两三晚，有专门课本，包括射击教范、步兵操典、野外勤务令。夜间训练起初按班进行，后来逐渐扩展到排、连、区队、中队规模。夜间攻击训练会设置假设敌，我们需根据“敌人”位置展开无实弹攻击。没有夜间教育时，大家就在教室自习。

军校设施非常简陋，很多设施都要我们自己动手搭建。我们砍柴、割草、伐竹子，用竹子捆绑框架，铺上厚厚的茅草，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建成宿舍和教室。教室是大型棚架，可容纳150多人。每个人会领到一张椅子和一块类似图画板的板子，板子当作课桌，写字看书都靠它。桌椅也可以用竹子制作，只要有材料，学生们就自己动手做。宿舍内用竹子铺设床铺，一个宿舍住一个班，十多人睡在一个通铺上。队里配有伙头军、炊事兵，吃饭和军装由公家负责，个人衣物要妥善

收纳在储藏室。营房搭建完成后，我们正式开启入伍生生活。

周日是固定假期，学校会给我们发一块钱，外出去哪里、和谁一起去，都可以自由选择。我通常约上谢信烈、谢霖还有惠来人吴伟侯等同学进城，主要是为了改善伙食——在学校一天只吃两顿，多为羹菜，总觉得饿。我们会去广东人开的茶馆吃一顿好的。宜山没有风景区，进城聚餐便成了我们主要的娱乐活动。

参加抗日战争

我尚未毕业时桂南会战爆发。日军从广州湾打到南宁，翻越十万大山攻占昆仑关。当时军校位于广西，桂南战场离学校很近。1939年12月，我们学生被编成部队，总队长任师长，学校主任任军长，开赴忻城准备抗击日军。我们没有参与正面战场作战，而是在忻城红水河附近构筑战壕，在侧翼备战。最终敌人没有经过我们的防区，这一仗没能打成。一个月后，我们返回宜山，直至毕业。毕业时，我们制作了同学录，还佩了中正剑。

1940年毕业后，我留在宜山的军校工作。由于宜山临近前线，学校迁至贵州独山，我也随

校前往，从班长逐步晋升为区队副、区队长。1940年至1943年期间，共事的区队长有广东人王伯岳、浙江人边惠和、雷州半岛的吴福、安徽人戴泽厚，我们都是在担任区队副时相识，后来一起晋升。我们教给学生的都是在军校所学的知识。

原本军校学制为3年，但因抗战前线急需干部，学生们都提前毕业，第16期有些学生只读了半年就毕业了，我共读了一年。1943年前方战况相对平缓后，学校抽调我们这些提前毕业的学生（含第14、15期）前往成都补训总队受训，为期一年。1944年初，我回到独山的学校。

1944年我返校时，日军已从湖南衡阳攻入广西。10月，日军经柳州、黔山推进到桂黔边境的南丹、河边一带（日军此行动旨在摧毁桂林、柳州在美国空军基地，打通湘桂、桂越交通线，消灭第四战区在广西的中国军队）。11月，日军多兵种主力对黔南全线压境，年底打到独山，直接威胁重庆，学校再次沦为前线，师生必须参与抗敌。

当时汤恩伯任湘桂黔三省边区司令，他的部队尚未抵达，学校主任韩汉英临时出任独山

警备司令（后升任桂黔边区防御司令），学生们被编入部队参战。我们比正式部队更早抵达防区，在汤恩伯部队到达前，就已前往广西南丹前线构筑战壕，由学校参谋长韩潮带领学生修工事，我们这些区队长各自带领学员分工协作。

敌人逼近时，汤恩伯麾下第97军军长陈素农前来接管防线。第97军作为主力部署在第一线，我们学校部队配合作战，在侧翼设防，阻止敌人直扑贵阳。一旦贵阳告急，重庆也会受到威胁，我们相当于在保卫首都。11月底，我们与敌人正式开战。12月初，日军分两个师团进攻，从侧翼包围我们，由于兵力不足，激战一段时间后独山沦陷，我们与第97军被迫向都匀撤退。

日军占领独山后烧杀抢掠，将整座城烧毁，学校也未能幸免。我们还没抵达都匀时，日军就已撤退。他们占领独山两天便撤军，一方面是因为抗战后期日军后方兵力不足，另一方面原因是汤恩伯部队赶来支援。学校撤退到贵州湄潭后宣告解散，我离开学校前往贵阳，进入集训营担任中队长，负责训练新兵。

抗战胜利之后的日子

我所在的贵阳集训营全称为“兵役部贵阳集训营”，主要任务是训练新兵，为远征军补充兵力。此前远征军新兵都是在贵阳集中后，乘飞机过去补充军力。这些新兵素质参差不齐，有的身体状况不佳，有的毫无军事训练基础，所以训练难度较大。将普通老百姓培养成合格军人需要下一番功夫，这3个月的训练和军校入伍时一样艰难。有些新兵因受不了苦在夜里逃跑。士兵逃跑，部队军官要承担责任，严重时甚至会被惩罚、坐牢。当时贵阳集训营就有几名士兵逃跑，还带走了枪炮。我的同事许则生手下就跑了3个带枪的兵，后来他也离开了部队，去了广西第62军。

1945年初，德国、意大利在西欧战场战败，日军陷入恐慌，训练新兵的部队失去存在必要。当年六七月间，贵阳集训营解散，我前往重庆，进入军政部军务署参谋室担任参谋。工作不算辛苦，主要是处理军事、行政相关事务。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我随部前往。同年，军政部、军训部、军令部合并为国防部，白崇禧出任部长。1948年末，国防部搬迁至广州，我也随之调往广州。

我与爱人在南京相识，她的姑父是国防部科长，与我不同科，虽然是上级，但并不直接管辖我。他从中牵线促成了我们相识。我28岁与她相识，她比我小一岁。1949年3月19日，我们在广州中山路的仁爱教堂举行了婚礼，我当时30岁。

1949年4月，南京解放。6月，国共北平和谈破裂，国防部计划搬迁到重庆，号召大家以“穿草鞋”的精神继续作战，同时允许人员自动申请遣散。我判断当时战争形势对国民党不利，便申请了遣散，领取18元遣散费后回到潮州。回来后得知，共产党对原国民党人员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参谋，不在惩处之列。

因我是师范学校毕业，回家乡后打算以教书为生，爱人此前在南京也有教书经历，两人靠教书度日完全可行。最终，爱人去了真元小学任教，她不会讲潮州话，负责教国语和音乐。当时学校有专门的国语课程，教学生讲普通话、学拼音。我则回到母校韩山师范学校，担任军训教官。此后，随着时代变迁，我转入地方工作，退休前在潮州市湘桥区街道建筑队任职。

周锺頔：难忘的军旅生活

□ 讲述人：周锺頔（台湾） 采访人：周玠 整理人：周玠、林东余、黄滢

周锺頔，黄埔军校第七分校第16期步科毕业。军校毕业后，分发至第78师，曾在陕西西安、山西太行山一带参与抗战。

初入军校

进军校前，我就读于慈溪中学，校长为陈谦夫，该校只有初中部。从慈溪中学毕业后，我考入奉化中学读高中。奉化中学课程很多，有数学、理化等科目，学校里配有军训教官，我对教官印象很好，向往成为像他一样的军人。

我家有四口人，父亲、母亲、哥哥和我。我决定报考军校时，家人都很支持。父亲是一名教师，抗战爆发后，他鼓励我说：“不到军校去是不行的！”当时我虚岁20岁，实际年龄19岁，尚未结婚，中学毕业后便报考了军校，是家中唯一从军的人。

1939年8月13日，我与另外两人一同前往西安报考军校。

我们从浙江宁波奉化出发，一路步行经过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最终抵达陕西西安附近的王曲镇，全程长达2500里（约1250公里）。后来，同行的两人中，一人不幸牺牲，另一人前往绥远追随傅作义后，便失去了联系。

黄埔军校第七分校位于王曲镇，蒋介石担任校长，胡宗南出任分校主任。我被编入第16期第5总队第3大队步科，班里共有16人，后来到新部队的有9人。军校招生年龄为18至20岁，因此班里没有超过20岁的学员。军校基本编制层级由低到高依次为班、区队、中队、大队和总队，我们总队大约1200人，同住一幢营房，每个中队约有120人。

努力适应

刚进军校时，我有三件事很不习惯。一是吃不消北方的寒冷。我是南方人，北方的天气实在难熬，可再冷也得咬牙

坚持。二是不习惯打绑腿。当时训练很辛苦，既要走公路、马路，还要出操、野外训练，不打绑腿根本支撑不住。我们的区队长要求严格，让每人拿6个铁块训练，还需练习单杠、木马，每周还要进行打靶、刺枪训练。正值抗战，日军常来轰炸，我们还得随时走警报躲避空袭。三是不习惯吃不饱。军校伙食里很少有肉和蔬菜，日常就是6个杠子馍（馒头）。西北没有米饭，主食以馒头、小米稀饭为主。

一进军校，我们领到的军服都是崭新的。出操有专门的训练服，呢质军服仅在外宾来访或阅兵时才穿。当时美国总统特使、英国国会议员都曾来校访问，军校没有特意安排欢迎仪式，只是让他们参观学生的日常训练和生活，我们会像阅兵时那样踢正步给他们看。

军校放假时我常去庙里。别人问我去干什么，我就说“找庙啊”——其实是去搬运砖头。



/ 周鍾頌在黃埔軍校的課室里听课。

当时军校校舍不足，除了征用民宅，还得搭建新营房，建材大多取自庙宇，去庙里拿砖头是为了修建校舍。

在军校期间，我没法和家人联系。回家路途实在太远，直到抗战胜利后，我才得以返乡。思念家人时，就只能翻看从家里带来的父母及家人的照片，聊以慰藉。

毕业参战

我们用的教材是军校准备的，没有《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这类典籍。课上，教官

会借助沙盘进行战术推演，指导我们作战思路。此外，还要学习三民主义和国父思想等内容，早在奉化中学时，我就接触过三民主义，已深受其影响。

我们每人配发一支步枪，平时存放在军械室，由我们自行负责保养，以便有需要时能立刻取用，秉持“备而不用”的原则。除了步枪训练，我们还学习使用马克沁重机枪。这种重机枪起码要两个人配合操作，一人负责装子弹，另一人负责射击。

军校对学生要求严格，成绩、品行都要达标，训练、学科、出操都须符合标准，否则无法毕业。当时大部分同学都顺利完成了学业，只有少数身体不好的同学在入伍生阶段离开了军校。

毕业后，我被分发到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主要负责导引战地政治作战工作。我曾在第78师，于西安一带参与抗战，还去过山西太行山投身战事，起初担任排长，抗战胜利后升任连长。



2026 年台海局势展望：统一进程加速年

□ 彭韬

2026 年作为祖国大陆“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关系处于战略十字路口，将呈现高压和平态势，基本判断是“对抗中寻求管控、危机中蕴含转机”，统一进程加速推进，同时面临“台独”分裂与外部干涉的双重挑战。这一态势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驱动，而是多方力量博弈的综合结果，关键取决于三大核心变量的动态平衡：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结果、美国对华的战略调整以及中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战略定力。但无论如何，虽然紧张感持续存在，但和平仍是台海局势的大方向，统一历史大势不可逆转。

政治格局：选举年的决定性影响

2026 年将进入台湾的选举年。台湾将于 2026 年 11 月 28 日进行 22 个县市长、县市议员及乡镇市区长等关键地方公职的改选，其选举结果不仅决定地方治理格局，更直接牵动两岸关系走向。此次“九合一”选举被视为 2028 年台湾地

区领导人选举的“前哨战”。目前，蓝绿白阵营的博弈已进入白热化阶段，三大阵营围绕 22 个县市长及议员等席位展开分阶段提名、选区攻坚与跨党整合，目标与打法清晰且博弈激烈。尤其是国民党与民众党组建的“蓝白协商小组”，已明确在新竹市、宜兰县、嘉义市及新北市等关键选区推进合作，按“共推强将、礼让现任”原则协商，选出最具胜选潜力的候选人，形成对民进党阵营的联合施压态势。

从目前局势来看，台湾“在野党”正在加速“反绿”。2025 年 12 月 26 日，台湾立法机构通过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弹劾案，将正式邀请被弹劾人赖清德到院说明，投票时间定在 2026 年 5 月 19 日。可以预见，未来半年，蓝白协商、南部攻坚与弹劾案进展将成为影响岛内选情的三大核心变量。“蓝白合”的推进成效与南部攻坚结果将决定国民党能否守住基本盘并扩大优势；民进党则依赖

议题操弄与执政资源，试图在关键选区翻转局面；民众党则以“蓝白合”为杠杆，寻求席位与影响力的突破。

若国民党领衔的蓝白阵营大胜，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深蓝”路线将进一步得到巩固，其在台南市等民进党传统选区的整合成效将得到验证，国民党在 2028 年的选举优势也将得到扩大。在此情景下，国民党在两岸问题上的影响力将有力增强，会在台湾政局中有效牵制民进党的“台独”路线。两岸重启制度化沟通的可能性将提升，大陆会放宽两岸人员往来、学术交流等，扩大对台经贸合作覆盖面。除此之外，2026 年还有一个重要指标观测点就是郑丽文计划访陆。如果成行，国民党很有可能提出所谓“对等”条件，打开沟通窗口，国民党的执政县市可能会牵头搭建两岸地方经贸合作平台，台湾观光业、农渔业、文创产业等多个领域组团赴陆洽谈合作，以实际举措呼应蓝

营的两岸温和主张，以此来制衡民进党。

若民进党保持选举优势：赖清德当局的权力基础将得到巩固，不再顾忌岛内反对派的压力，其主导的“抗中保台”路线会进一步强化，可能在选举后继续勾结外部势力“卖台抗中”，加速推动“倚外谋独”相关举措。面对这一局面，大陆将升级对“台独”顽固分子的精准制裁，并强化军事威慑力度，台海局势的紧张氛围将持续升温。

经济关系：融合与对抗并存

2026年两岸经济领域的核心博弈可能集中体现为台湾当局主导的“脱钩断链”政策与两岸民间自发的“融合深耕”之间的对抗。台湾当局为推行“抗中保台”的政治路线，将持续将两岸经济议题政治化，通过行政干预、政策限制等手段割裂两岸产业链供应链联系，但两岸经贸关系有其内生动力，民间层面基于市场规律和民生需求的交流合作，将成为抵御“脱钩”冲击、维系两岸经济联结的核心力量，形成“官冷民热”的鲜明反差。

目前，台湾地区“台湾病”突出（“台湾病”是深层的、结

构性的经济功能失调，造成台湾经济正被“四大失衡”所困：一是极度低估的汇率；二是因劳工薪资增长滞后带来的社会层面的失衡；三是资产价格的泡沫化；四是潜在的金融系统性风险）。民进党不但无意改变岛内传统产业萎缩、贫富差距加大等经济问题，反而为了“倚外谋独”，一方面加强与大陆的“脱钩断链”，另一方面不断配合美国对台湾经济的榨取，无底线“卖台”，推动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外流，严重破坏了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前景。若2026年民进党不改变其政策，将进一步升级两岸经贸限制措施，其“脱钩断链”政策将更具系统性和针对性。然而，这将严重损害台湾经济利益：大陆作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台当局的贸易限制将导致台湾农产品滞销、制造业产能过剩，台商转移产能也将面临供应链重构成本高、本地化适配难等问题，最终加剧台湾经济的衰退风险。

与台湾当局的“脱钩”政策形成鲜明对比，2026年祖国大陆将持续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以增进台湾同胞福祉为出发点，推出更具针对性、更

贴近民生的惠台政策，推动两岸融合发展向纵深推进。如厦金大桥预计2026年底主线通车，将大幅改善金门民生，强化“同城生活圈”。同时，祖国大陆将持续落实台商台企同等国民待遇，在税收优惠、融资支持、市场准入等方面为台商台企提供更多便利，鼓励台商台企参与祖国大陆新能源、高端制造、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发展，以实实在在的利益让台湾同胞共享大陆发展机遇，夯实两岸经济融合发展的民间基础。

军事态势：剑拔弩张下的战略克制

2026年台海军事领域将呈现“对抗升级与风险管控并存”的复杂态势。一方面，台湾当局不断谋求参与更多国际组织活动，拉拢美日等国政客窜访台湾，刻意制造两岸对立氛围，妄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以外部势力“背书”巩固分裂图谋，台美持续推进军事勾连，台湾当局加速“以武拒统”筹备，导致台海军事对峙氛围持续升温；另一方面，祖国大陆在强化反制威慑的同时，始终保持战略克制，精准把控对抗尺度，避免局势滑向失控。中

美在“避免直接军事冲突”的底线认知上形成隐性共识，构成台海军事态势的核心矛盾。

2025年12月18日，美国政府宣布向台湾地区出售总额逾111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创下对台军售历史新高，在武器种类上呈现出“进攻性、非对称、体系化”的特征。加之，美国最近出台的《2025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及“通过保持军事优势来威慑并防止台湾冲突是优先事项”。可以预见，2026年美国对台军售的步伐不会停歇，甚至可能会再度扩大。而台湾当局的2026年度防务预算将使台湾地区防务支出占总GDP的3.32%，将会进一步配合美国的军售，用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向美国“献媚”，加重台湾地区的民生压力。美台军售本质是美方“清库存+政治绑定”与台湾当局“交保护费+自我安慰”的利益交换，难以实质性改变台海军力平衡。

但在台海问题上，中美基于各自战略成本、风险认知与现实利益考量，在“避免直接军事冲突”这一关键底线上形成隐性共识。一方面，中方始终以国家核心利益为根本遵循，将实现国家完全统一作为

不可动摇的历史使命，同时深刻认知军事冲突对民族复兴大局、民生福祉以及地区和平稳定的灾难性代价，因此始终将“避免直接军事冲突”作为台海局势管控的重要底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这种坚守绝非妥协退让，祖国大陆统一意志决不动摇，在争取“和平统一”的同时不放弃“武统”。另一方面，美国虽然依旧推行“以台制华”，但清醒认识到介入台海冲突的高昂成本——地理上远离本土、后勤补给受限，面对大陆区域拒止能力难以形成胜算，且冲突将冲击中美经贸合作等关键利益，因此官方对台湾问题的表态相对克制，避免引发直接对抗。但这种共识具有相当大的脆弱性，双方的核心利益分歧具有不可调和性，祖国大陆统一意志不可动摇，美国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目标短期内不会改变，2026年台海局势的变化还要看中美双方的战略博弈互动情况，大概率呈现“斗而不破、紧绷可控”的僵持态势。

2026年台海高风险点在于赖清德的冒险行为。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以及岛内政局变化的压力下，为了维持其地位，

赖清德可能会加强“抗中保台”叙事和“倚外谋独”路线，加强挑衅行为，严重破坏两岸关系。如2026年赖清德谋求窜访所谓“邦交国”并过境美国；推动“全民皆兵”，在汉光军演将动员更多后备役人员参加；加入美日菲在台岛周边军演，加剧两岸军事对抗氛围。

总体展望：在历史十字路口的关键博弈

2026年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关键博弈年，岛内选举周期、中美战略互动节奏及“台独”势力动向是影响2026年台海局势的三大变量，其互动关系催生不同发展走向。结合当前台海态势与各方力量对比，两岸关系大概率呈现“和平缓和、持续对抗、危机可能爆发”三大情景，各情景的发生概率、核心条件与具体表现存在显著差异，其走向取决于岛内政治格局演变、大陆对台政策实施及美国涉台干预尺度。

当前台海局势的核心矛盾集中体现为双重背离，这两个背离构成了两岸关系紧张动荡的根源。一方面是民进党“台独”路线与台湾民众“要和平、要交流、要发展”主流诉求的背离。2025年岛内民意发生

了重要转向，“和平声音”压过了民进党的“台独”煽动，岛内多项民调反复印证了民意的转向。例如，“大罢免”后 2025 年 10 月《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显示，高达 58.3% 的台湾民众认为“恢复两岸谈判、放宽民间交流”是维护台海安全的最佳方式，而认同应持续增加军备预算的仅占 28.2%。这一民调清晰表明，赖清德当局操弄的“抗中保台”边际效应正在递减，民众已对无休止的政治对抗感到厌倦，转而追求实实在在的民生福祉与安全稳定。另一方面，是民进党“台独”路线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根本背离。2025 年祖国大陆加快统一进程史无前例，对台政策展现出高度的战略定力与系统性，采取“组合拳”合力推进反“独”促统步伐。两岸同属中华民族，经济文化交融共生的趋势不可逆转，和平统一、合作共赢是符合两岸同胞共同利益的必然选择，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国家完全统一是不可或缺的核心环节。祖国大陆一直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绝不允许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

项。民进党“倚美谋独”的分裂行径，不仅严重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更试图阻碍民族复兴进程，与历史潮流和民族利益形成尖锐对立。

2026 年是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年，无论选举结果如何，两岸民间融合将继续深化，为未来和平统一奠定社会基础。尽管政治层面可能因台湾当局的政策面临挑战，但两岸民间的交流与融合将继续保持深化势头。在经贸合作、社会交流、同等待遇政策等方面，祖国大陆将持续发力，与岛内台胞共同推进两岸融合发展，这种自下而上的社会融合，将为未来的两岸统一积累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与民意共识。与此同时，美国对台支持的“务实”倾向将更加明显，其内在矛盾会更加突出。一方面，美国不会放弃“以台制华”的战略企图，对台军售等活动仍会继续。但另一方面，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已成为其更优先的考量。这种“强硬与谨慎并存”的姿态，意味着美国的对台支持将更注重风险控制，其军售行为或将更多地服务于国内军工复合体的经济利益，以及通过武装台湾来消耗中国大陆的战略意图，而非

意味着坚定的战略承诺或防卫保证。美国对“台独”势力的冒险行为保持警惕，甚至进行批评，反映出其将台湾视为可管控的“棋子”而非愿意为之付出重大代价的“盟友”的算计。这种功利性也使得“倚美谋独”的幻想愈发苍白。

总之，2026 年将成为“统一进程加速年”，祖国大陆方面将保持高度的战略定力。一方面，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将坚决反对和依法予以精准打击，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任何分裂国家的企图都将失败。另一方面，将持续扩大和深化两岸经济社会融合，通过完善交流合作制度、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特别是推进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厦金同城”建设，来增进台湾同胞福祉，为和平统一创造更坚实的社会基础，历史大势也将推动两岸关系朝着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通过这一“刚柔并济”的组合策略，牢牢把握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和主动权，稳步推进并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台港澳与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难忘的学习之旅

□ 龙思颖

当飞机离贵阳机场还有半小时的航程时，我的心不由得紧张起来。我直起身，探着头，俯瞰云层下的大地。黛绿的山峦接连起伏，偶有嫩绿的平地相间，黄白的公路连绵不绝，时有碧绿的河流蜿蜒流向远方，一簇簇房屋如同仙女在青黛的织锦上织绣而成的各种图案，想必已经进入贵州上空了。85年前，我亲爱的爷爷为了参加抗战，从新加坡报考国内的军校，到位于贵州独山的黄埔军校四分校就读，这里组编着一支独特的华侨总队。多年后，他军旅生涯的最后几年也是在这里

度过的。我奶奶也曾经来这里陪他生活过一年。而后，他们再没回到过这片土地。

透过舷窗望着越来越清晰的大地，我思绪万千，知道我即将踏上爷爷曾经留下过青春奋斗足迹的土地，眼里不觉涌起泪水。这是我第一次来贵州，准备前往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参加第3期黄埔理事、会员及亲属研修班，对于我来说，这趟行程意义非凡，注定是一场难忘的学习之旅。

飞机刚着陆，我和同行的大姐就收到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工作人员胡老师的接机电

话。刚到机场出口，她就出现在我们面前。胡老师和司机师傅很热情，不仅帮我们搬行李，一路上还很热心地向我们介绍贵州的发展变化。到了学校，马上就有工作人员前来帮我们拉行李。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工作人员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引导我们办理入住手续，让我们有宾至如归之感。

第二天上午8点20分，隆重的开班式正式开始。会上，陈知庶副会长对黄埔理事、会员和亲属做了语重心长的讲话。他强调，在黄埔军校建校百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所有黄埔同

学及亲属的贺信，是总书记对我们的亲切关怀。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精神，牢记建会宗旨和政治使命，坚定反“独”促统。这次培训正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的重要举措，目的是提高黄埔会员和亲属的政治水平，进一步加强思想引领和组织建设。目前，台海形势复杂多变，“台独”势力严重阻碍两岸和平统一，各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应充分发挥优势开展工作。为此，陈知庶副会长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毫不动摇拥护党的领导，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深入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二是努力开展有特色的工作。新时代，各省黄埔军校同学会要有新作为，要充分了解台湾的历史和现状，找到两岸共同的关注点、共同的文化、共同的精神。三是做好黄埔史料的收集和保存工作。台湾方面认为国民党的军队就是发源于黄埔军校，所以我们要做好黄埔军校史料的收集和保存工作，成为两岸、两党交流沟通的基础。陈知庶副会长对与会者提出了殷切期望，同学们听了都深受启发，深感责任重大。

9点半，军事科学院原战略部研究员陈宇教授给我们带

来了题为《黄埔军校历史演变》的精彩授课。他把黄埔军校分为四大时期，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每个时期的核心人物、主要课程、重要事件、历史作用等，干货满满，让许多同学第一次对黄埔军校的历史有如此清晰的认识。课后，大家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下午，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参事吴祖平老师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专题课——《多彩贵州话古今》，他以生动的语言、饱满的热情给大家介绍了习总书记三次亲赴贵州考察的情景，以及这些年贵州人民感恩奋进创造出的喜人成绩，让我们对贵州发生的巨大变化有了深入的了解，同时也对贵州各族干部群众的开拓魄力和实干精神深感敬佩。

第三天是大家期待的《当前国际形势与台湾局势现状》讲座。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振广教授深入浅出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及台海局势的严峻性和不确定性。台海问题总是牵动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课上的一些话题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下午，我们迎来了第一场现场教学课——在全国首

个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沉浸式数字演艺馆里观看《红飘带·伟大远征》。大家都很兴奋，带着无比好奇和期待的心情由工作人员引进场馆。整个观看过程让人震撼。演艺集合了AI虚拟交互、全息影像、三维声场等技术手段，通过无名英雄、血火洗礼、伟大转折等6个篇章的场景变化，还原了长征的全过程，让我们在身临其境的观演中，感受到了科技赋能的教学新方式。观看后学员们无不拍手称赞。

第四天，我们到遵义会议会址和纪念馆进行参观，直接接触历史遗迹，对红军长征精神的领悟从舞台和屏幕拉到了实地探访，从而更深刻地感受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走过的艰难历程。这种递进式的课程设置让人收获满满。当天，我们还参观了中国阳明文化园。王阳明一生研究心学，因仗义执言被贬谪为龙场驿丞。当他跋山涉水，艰难抵达贵州龙场时，又面临无居住场所、断粮、疾病的困苦，后居于阴暗潮湿的山洞中。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他仍孜孜不倦、潜心悟道，最后终于感悟出以“知行合一”为中心的阳明心学，为后世留下丰厚的精神遗产。我不禁想到，

中国的发展进步正是有像王阳明和无数革命先辈这样的先贤志士，他们站在时代前列，赤胆忠心、深谋远思，或传道授业，或奋起革命，不管以哪种方式，都在用坚定的笔触书写着中国连绵不绝的历史篇章。

第五天又是学有所获的一天。我们迎来了一场极具特色的课程《民进党的前世今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陈先才教授向我们介绍了民进党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这个课程让我印象深刻，是我第一次聆听专门介绍台湾政党的专题课，使我加深了对台湾政治生态的了解，非常有现实意义。

当晚，我们进行分组讨论。我被分到第三组。发言时，我真诚热烈地表达了在这次研学中的感想和收获，同时也表达了对黄埔军校同学会、贵州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和贵州省社会主义学院的由衷感谢之情，也诚挚欢迎各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到海南走访交流、指导工作。会上，全组人员一致推荐我在最后一天的结业式上代表第三组做结业发言。我深感荣幸和责任重大，深知我不仅代表的是第三组，也代表着整个海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我必须完

成好这项工作。回到宿舍，快速洗漱完毕，我拿起笔，用心思索着发言稿，不知不觉写了很多。虽然想说的话太多，但发言时间有限，我又对发言稿进行了删减，直到很晚才休息。

第二天，隆重的结业式如期举行。各组代表发言后，黄埔军校同学会副秘书长许友滋对本期研修班进行了总结。他肯定了这次研修班主题鲜明、目标明确，希望广大黄埔会员和亲属做好黄埔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勉励我们要加强学习，增强做好两岸交流工作的知识储备。他还鼓励大家要秉持“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致力振兴中华”的宗旨，发挥特色优势，为两岸交流合作做出贡献，努力把黄埔军校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许友滋副秘书长的讲话让大家深受鼓舞。最后，结业式进入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给学员们颁发结业证书！我有幸代表第三组上台领取证书。当我们三位代表从领导手中接过红艳艳、金灿灿的证书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次为期6天的研修班学习，加深了我对黄埔军校历史的了解，也对当前国际国内形

势以及台海局势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我对“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这句话有了深入的思考，感悟出自己该如何在这个前所未有的时代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此外，在用心学习之余，我还收获了来自各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同学们的友谊。大家一起上课、一起参观、一起吃饭、一起散步、一起打羽毛球、一起聊天和讨论，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临行前，大家纷纷互加微信，互留电话号码，希望日后能多联系。

送行的车子停在宿舍楼前，开车师傅很热心地帮我们搬放行李。我不舍地看着即将离开的校园和远处美丽的风景，心中不由得感慨：我们这些黄埔后代从全国各地风尘仆仆地赶来，黄埔军校同学会一次次不辞劳苦地举办研修班是为了什么？为了台湾能早日回到祖国怀抱，为了祖国早日实现完全统一。虽然现在台海形势复杂多变，“台独”势力严重阻碍两岸和平统一，但我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全体中国人，包括两岸黄埔人的共同努力下，祖国完全统一和民族伟大复兴终会实现！

2025年12月—2026年1月

海峡两岸大事记

□ 吴亚明

2025年12月

台湾民意代表交流参访团到访北京、陕西两地

12月1日至7日，由台湾海峡两岸民意交流基金会董事长张平沼率领的台湾民意代表交流参访团一行21人，到访北京、陕西两地。

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福建发布12条新措施

福建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七场）2日在福州举行，发布了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的第五批12条政策措施。

国台办：强烈谴责民进党当局打压欺凌陆配群体

国台办发言人张晗3日应询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公然贩卖“两国论”，肆意剥夺陆配合法权益，打压欺凌陆配群体，不断挑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罢”字当选台湾2025年度代表字

台湾2025年度代表字票选结果10日公布，“罢”字以超1.5万票获选年度代表字，“诈”字和“淹”字分列第二、第三名。

2025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在南京举行，王沪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025两岸企业家峰会年会16日在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式并致

辞。

上海：“同契之光”搭建两岸“动漫之桥”

第二届“同契之光”海峡两岸动漫时尚设计周18日启幕。有着“魔都”之称的上海，用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搭建起两岸“动漫之桥”。

北京市曲剧团在台献艺，演绎老舍名作《我这一辈子》

北京市曲剧团经典作品《我这一辈子》在台北连演3场，吸引超1200位观众观看，现场氛围热烈，赢得满堂彩。

秦文化创意体验活动亮相台北

“大秦雄风——秦文化创意体验活动”20日在台北开幕，邀请台湾民众一睹“大秦雄风”。

国民党和民众党民意代表宣布启动弹劾赖清德

台湾地区民意机构中国国民党党团和台湾民众党党团19日在台北举行联合记者会，宣布对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启动弹劾案程序。

两岸现代农业对接活动在厦门启幕

2025年海峡两岸（厦门）现代农业对接活动23日在厦门市同安区启幕。活动以“两岸三农 融合发展”为主题，两岸农业界人士、台农台商、农业龙头企业负责人及专业采购商等300多名嘉宾参加。

第七届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与抗战精神传承研讨会在京举办

第七届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与抗战精神传承研讨会暨《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大事记》新书发布会23日在北京举行。两岸有关团体代表、退役将领、抗日台胞后人、专家学者、青年学生等约120人与会。

公安机关依法征集2名台湾居民违法犯罪线索，国台办：希望两岸同胞积极提供线索

国台办发言人彭庆恩24日表示，经公安机关侦查，台湾居民简文昇、陈顺进2人系走私惯犯，操控“宏泰58号”等船只，长期向大陆走私冻品。目前公安机关已对该2人发布悬赏追捕通告，希望两岸同胞积极提供违法犯罪线索，有关方面将严格依法保护举报人信息和合法权益。

在京台胞庆祝大陆首家台资企业协会成立35周年
庆祝北京台资企业协会成立35周年暨在京台胞新春联谊会26日在京举行。在京台胞代表等约500人欢聚一堂，共同回顾北京台资企业协会35载奋斗历程，喜迎马年新春，畅叙“两岸一家亲，京台心连心”美好情谊。北京台资企业协会成立于1990年3月，是大陆成立的第一家台资企业协会。

闽南笑声进金门

应金门县闽南文化协会邀请，福建省文化和旅游促进会、福建省演出行业协会脱口秀专业委员会共同策划的“欢喜就好”——周末戏相逢金门脱口秀（闽南文化专场）27日在金门县文化局艺文中心上演，汇聚福建优秀艺术家和表演团队，吸引数百名金门老少乡亲一同观赏。

赖清德弹劾提案获通过，2026年5月投票表决

由中国国民党党团和台湾民众党党团提交的赖清德弹劾提案，26日在台湾民意机构表决中获得通过。根据日程安排，2026年1月14日、15日举办公听会听取社会人士意见，1月21日、22日与5月13日、14日要求被弹劾人赖清德到台民意机构说明并接受询问。5月19日台民意机构进行弹劾案记名投票表决。

外交部公布关于对美国军工相关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

外交部26日公布关于对美国军工相关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

“2025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举行，新签两项交流合作备忘录

以“科技改变生活”为主题的“2025上海台北城市论坛”28日在沪举行。上海市市长龚正、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论坛并作开幕致辞。双方签署了《上海市与台北市推动水治理交流合作备忘录》《上海市与台北市推动职业技能培训经验分享合作交流备忘录》。

东部战区开展“正义使命-2025”演习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陆军大校表示，29日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兵力，位台湾海峡、台岛北部、台岛西南、台岛东南、台岛以东，组织“正义使命-2025”演习，重点演练海空战备警巡、夺取综合制权、要港要域封控、外线立体慑阻等科目，舰机多向抵近台岛，诸军兵种联合突击，旨在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的严重警告，是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必要行动。

福建海警位马祖岛、乌丘屿附近海域开展综合执法巡查

29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位马祖岛、乌丘屿附近海域开展综合执法巡查，重点实施查证识别、管控驱离等科目演练，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东部战区“正义使命-2025”演习答记者问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29日就东部战区“正义使命-2025”演习答记者问时表示，“台独”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外部势力纵容支持“台独”只会引火烧身、自食恶果。我们敦促有关国家放弃“以台制华”幻想，停止在台湾问题上拱火滋事，不要挑战中方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决心意志；正告民进党当局“倚外谋独”注定失败、“以武拒统”死路一条。中国人民解放军打“独”促统决不手软，将持续组织反分裂反干

涉行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

国台办：解放军有关军事行动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正义之举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29日表示，解放军有关军事行动是对“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警告，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正义之举。赖清德当局搞“台独”分裂活动，无原则媚外、无底线卖台，不惜牺牲台湾经济发展和民生福利，在勾连外部势力谋“独”挑衅、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严重破坏两岸关系，严重威胁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台湾同胞切身利益。对于任何“台独”分裂行径，我们决不容忍、决不姑息，必将痛击。

外交部回应美方关于中国军事演习的言论

针对美方领导人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正义使命-2025”演习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剑30日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展有关军事演习，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以武谋独”的严厉惩戒，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

台湾各界：“正义使命-2025”演习是对赖清德“以武谋独”“倚外谋独”的严正警告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于29日开始位台岛周边开展“正义使命-2025”演习，受到台湾社会高度关注。岛内舆论和各界普遍认为，赖清德当局无视台海和平与台湾民众安危，不断踩踏红线、引外部势力介入，将台湾推向兵凶战危，大陆军演是对赖清德当局“以武谋独”“倚外谋独”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的有力反制。

2025年全国台协会长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2025年全国台协会长座谈会30日在北京举行。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主要会务干部、各地台资企业协会会长、台商台胞代表约200人参加。

“小三通”客运航线通航25年运送旅客超2600万人次

自2001年1月2日首航以来，“小三通”客运航线通航25年，已累计运送旅客超过2600万人次，成为两岸民众重要的“黄金水道”、亲情之路和民生航线。

宋涛发表新年寄语：携手奋进 共创福祉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2026年第1期《两岸关系》杂志发表题为《携手奋进 共创福祉》的新年寄语，向广大台湾同胞致以新年祝福和诚挚问候。

海协会会长张志军发表新年寄语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在《两岸关系》杂志2026年第1期上发表题为《行而不辍 共臻新程》的新年寄语，代表海协会向台湾同胞致以新年问候和祝福。

国台办：将2人列为“台独”顽固分子，1人列为“台独”打手帮凶

7日，国务院台办举行2026年首场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斌华宣布大陆方面两项决定：第一，将刘世芳、郑英耀列为“台独”顽固分子，依法实施惩戒；第二，将“绿色司法打手”陈舒怡列为“台独”打手帮凶，依法终身追责。

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两成

台湾当局内部事务主管部门9日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台湾2025年底总人口23,299,132人，65岁以上人口达4,673,155人，占总人口的20.06%，标志台湾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

第15届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在广州举办

第15届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11日在广州举办，来自海峡两岸和港澳地区的两百余位电影导演齐聚一堂，探讨新电影技术浪潮、多元市场下的电影创作等议题。

2026年1月

北京民族乐团在台演出，展现民乐经典与创新

北京民族乐团在位于台湾高雄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举办两场新年音乐会，演出多首民乐经典和创新改编曲目，吸引超过2000名观众到场聆听。

国台办回应美国领导人涉台言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访问时关于台湾问题的言论，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4日答问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们将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台湾“和平时讲”论坛呼吁两岸要和平要对话不要对抗

多名台湾知名博主17日在台北共同举办名为“和平时讲”的线上线下论坛，批评民进党当局的“抗中保台”政策，呼吁两岸要和平、要对话、不要对抗。

在京台青台生欢乐迎新春

由台盟中央主办的“驰骋2026—台盟中央两岸青年新春欢乐荟”活动19日至20日在北京举办，近40名在京台青台生参加，共同祈福纳祥，共迎新春佳节。

全国台联第三十二届台胞青年冬令营在浙江开营

由全国台联主办，浙江省台联、浙江海外联谊会、浙江大学承办的全国台联第三十二届台胞青年冬令营开营式暨两岸青年联欢晚会21日晚在浙江大学举行。

赖清德拒列席弹劾审查会，民意代表痛批其“傲慢心虚”“藐视民意”

台湾地区民意机构21日在台北召开“全体委员会”，审查台湾当局领导人赖清德弹劾案。赖清德拒列席说明，中国国民党籍、民众党籍民意代表痛批其“傲慢心虚”“藐视民意”。

海峡两岸（长庚）医疗联盟正式启动

22日，由厦门长庚医院牵头，联合台湾长庚医疗

体系、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共同组建的“海峡两岸（长庚）医疗联盟”正式启动。

两岸百名书法家在厦门海沧书春送福

福马献瑞墨韵浓，两岸同心贺新春。24日，“墨韵联两岸·福暖新征程”2026海峡两岸百名书法家书春送福活动在厦门市海沧区举办。

“逐梦福见·职等你来”台湾学生职业生涯体验营在福州举办

24日，由福建省台湾同胞联谊会等单位主办，福建师范大学、闽港澳台侨社会责任推广基地承办的“逐梦福见·职等你来”台湾学生职业生涯体验营在福州举办。

2025年厦门新设台资企业和项目实现两位数增长

2025年厦门出台促进台资企业高质量发展25条措施，新设台资企业和项目分别增长11%、10.5%，合同使用台资增长28%。

福建新设台企户数和实际使用台资规模连续4年居大陆首位

“十四五”期间，福建新设台企户数和实际使用台资规模连续4年居大陆首位。

台湾“首来族”办证人数及来往大陆人数均实现大幅增长

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综合司副司长吕宁28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台湾“首来族”办理台胞证减免证件费政策受到广大台胞的普遍欢迎和高度评价，“首来族”办证人数及来往大陆人数均实现大幅增长。

北方昆曲剧院在台北、高雄巡演

北方昆曲剧院在台北和高雄进行三场巡演，每场演出均邀请来自台湾京昆艺术推广协会的演员同台演绎，通过两岸昆曲表演者不同诠释方式的交融，呈现传统戏曲艺术丰富多元的面貌。

从相识到铭记： 我与黄埔老兵孙钊的七年精神对话

□ 李世辉

举世闻名的黄埔军校培养了众多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孙钊便是其中一员。抗战期间他从川蜀大地走出，怀揣“执干戈以卫社稷”的报国之志投身军旅，在黄埔军校的淬炼中成长为铁血军人，又在新中国建设的浪潮中扎根北大荒默默耕耘。与这样一位世纪老人的相遇，是时光馈赠的珍贵缘分。7年的交往相伴，更是一场持续的精神对话。那些温暖瞬间、深刻箴言，早已沉淀为我生命中不可磨灭的精神印记。



/ 2022年1月19日，孙钊于家中。

惊悉噩耗，忆念难平

黄埔军校抗战老兵孙钊于2025年12月3日17时52分在哈尔滨安详离世，享年103岁。

孙钊，原名孙祥康，字钊，1923年5月生于四川省渠县。1943年3月，血气方刚的他参军入伍，成为中国远征军教导团的一员。1944年3月，他在四川成都考入黄埔军校20期步

兵科，在黄埔精神滋养下，练就一身文武本领。新中国成立后，他扎根东北黑土地，先后任职于东北农场管理局，黑龙江省农场管理厅、农业厅、农垦厅等多个部门单位，将青春与汗水挥洒在北大荒的建设中。1986年5月退休后，他被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物资局返聘三年，后又担任黑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哈尔滨红叶书画研



/ 孙钊爷爷的黄埔军校录取证明。

究会会长及名誉会长等职务，持续发光发热。他是黑龙江省

最后一位离世的具有黄埔军校学习经历的抗战老兵。他的离去，意味着一段时代记忆的悄然落幕。

当从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处得知孙钊去世的消息，我的心瞬间被沉重的悲痛包裹，泪花在眼角悄然泛起。现实世界里，我少了一位时常牵挂、总想着登门探望的抗战老兵爷爷；精神世界中，我失去了一座集黄埔精神、抗战精神、北大荒精神于一体的精神灯塔。正是这座灯塔，多年来一直照耀我前行的道路，给予我无穷的力量。多么希望时间的车轮能再慢些，让我能多几次坐在他身边，听他讲述那些尘封的往事；多么希望能再有机会陪他聊聊家国变迁。可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终究无人能改，唯有我与孙钊爷爷交往的点滴记忆，以及他对我的深远影响永存心底。

我们是年龄相差 60 余岁的忘年交，我虽知晓这一天终将到来，却未曾想过会如此突然。即便孙钊爷爷已 103 岁高龄，且是在睡梦中无疾而终、安详离去，我仍然觉得无限惋惜，多么希望他福寿绵长，再多看看这盛世繁华。关于他浴血抗战的经历、在黄埔军校的求学往事、新中国成立后建设北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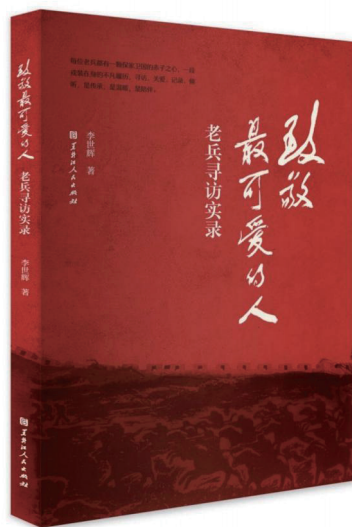
荒的艰辛历程、研习书法的心得体悟等等，还有太多未及细问，成为我心中难以弥补的遗憾。

偶遇结缘，七载相伴

我与孙钊爷爷的相识是 2018 年 11 月命运馈赠的一次珍贵“偶遇”。彼时，我在一位河北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的微信公众号文章中，意外得知哈尔滨市居住着一位 96 岁高龄、毕业于黄埔军校的抗战老兵孙钊，内心的惊喜与崇敬难以言表，便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位具有黄埔军校学习经历的抗战老兵。

仅凭微信公众号文章中提及的“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平街”这一模糊地址，我踏上了寻访之路。乘坐公交车抵达目的地后，我穿梭于街巷之间，凭借仅有的线索四处打听。几番周折后，在一位好心小卖部老板的帮助下，得知了孙钊家的具体住址。我在这家小卖部特意购置了牛奶、罐头等礼品，怀揣着崇敬之心，径直赶往孙钊家。

推开门的那一刻，一幅“武能上马、文能提笔”的画面瞬间映入眼帘：孙爷爷正端坐于书桌前临帖，神情专注而沉静。书桌上，几十支大大小小的毛



/ 笔者出版的专著《致敬最可爱的人——老兵寻访实录》。

笔整齐排列；墙壁之间，悬挂着老人亲笔撰写的书法对联，笔力遒劲、意蕴深远，整个居室弥漫着书香气息，充满历史厚重感，也让我对这位黄埔老兵更增添了敬佩之情。

自 2018 年 11 月 13 日我贸然登门拜访，到 2025 年 5 月 21 日代表关爱抗战老兵基金会送去抗战胜利 80 周年纪念品和礼金。7 年多的时间里，我拜访孙钊爷爷 30 余次，每一次相见都成为心底珍贵的回忆。幸运的是，我在 2023 年出版的《致敬最可爱的人——老兵寻访实录》中，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我们的交往历程：2025 年 1 月 13 日，我带着学生在春节前登门慰问，随后撰写了长篇报道《荣幸与



/ 2025年5月21日，孙钊与笔者交谈。

珍惜：第七年春节前夕拜访慰问抗战老兵孙钊爷爷》。如今再次翻阅这本书、这篇报道，孙钊爷爷的音容笑貌便从字里行间清晰浮现，仿佛从未远去。

我何其幸运，在抗战胜利73周年之际，结识当时已96岁高龄，却依旧身体康健、思路清晰、满身书香气的黄埔抗战老兵；我何其幸运，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时，能代表关爱抗战老兵基金会为他送去承载着敬意的纪念品和礼金。那次拜访，孙钊爷爷的精神状态极佳，听闻我们上午要来，便早早起床洗漱，迎接我们到来。他当时叮嘱的话语如今时常在我耳边回荡，温暖而有力量，未曾

想，那竟成了他给我的临别赠言。

百年回望，军礼赤诚

“我挺想你的，但是又担心打扰你工作，不能给你打电话。”孙钊爷爷曾握着我的手，眼神真挚地说道。而我也一直将他深深惦念，只是他已过百岁高龄，每次登门拜访，我都生怕让他受累，总会轻声劝道：“您是不是累了啊，要不休息一会儿吧。”可孙钊爷爷总会笑着摆摆手回应：“我不累，你们来了我高兴。”简单的话语，却饱含老人对晚辈的疼爱，也定格成我们之间最温暖的记忆碎片。

“过去我们被日本鬼子欺负

了很多年，我们要记住这段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牢记教训——为什么当年那么大的中国，会被那么小的日本欺负得那么凶？”这是一位抗战亲历者、一位世纪老人发出的沉重历史之问。从这深切的叩问中，我们体悟到一个朴素而深刻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国家强大的核心支撑，唯有自身强大，才能守护家国安宁。

“我虽然已经103岁了，但是我还想多活几年，看看国家日益发展壮大，现在的生活多幸福啊。”孙钊爷爷曾多次跟我们说起抗战时期的艰难岁月。那时，他们没有安稳的学习条件，天天遭受日本飞机的轰炸，学校被迫迁至乡下的庙里，佛堂当作教室，佛塔作为寝室，即便如此，短暂的安宁也转瞬即逝，随时面临着战火威胁。因此，他每次都会语重心长地叮嘱前来拜访的师生：“要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你们现在有这么优越的学习条件和环境，一定要刻苦努力，为国家多做贡献。”孙钊爷爷还特别告诫我们：“人生如流水，转瞬即逝，要想办法为这个社会留点什么，这样的人生才有意义。”其实，爷爷是在用一生的阅历教导我



/ 2025年9月3日，孙钊观看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时敬军礼。

们，要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人。

2025年6月中旬，我通过关爱抗战老兵基金会的帮助，找到了孙钊爷爷的黄埔军校录取证明档案影印件。当我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发给爷爷的家人时，心中满是激动与欣慰。后来，听去看望孙钊爷爷的志愿者反馈，爷爷和家人见到这份80余年前的录取证明档案格外激动与欣喜，还向来访者郑重展示。2017年，一位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千辛万苦为爷爷找到了黄埔军校毕业照复印本；2025年，我为爷爷寻得录取证

明档案影印件。我们以接力之势，一点点还原着爷爷的青春荣光。愿这份对历史的敬畏与执着，照亮精神传承之路，让黄埔精神永放光芒。

2025年7月起，孙钊爷爷前往哈尔滨郊区的儿子家居住。8月初，有记者想要登门采访，但当时他头部不慎轻微磕碰，为了让老人安心休养，我们便未曾前去打扰。后来得知爷爷身体日渐虚弱，我们更不忍过多叨扰，只在心中默默牵挂、祈祷。好在听闻孙钊爷爷冬天可能会回市里女儿家居住，我们满心期待着老人家归来，再寻机会登门拜访，陪他聊聊家常。

2025年9月3日上午，家属发来一段孙钊爷爷观看大阅兵的视频。视频中，虽能清晰看出爷爷的身体已十分虚弱，但当看到电视里受阅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铿锵前行时，他却下意识地、自然而然地缓缓举起右手，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这是一位103岁高龄的抗战老兵穿越烽火岁月仍炽热滚烫的家国情怀；这是一份历经百年沧桑却始终未曾改变的赤子之心。这段40多秒的敬礼视频无比珍贵，成为爷爷留给我们动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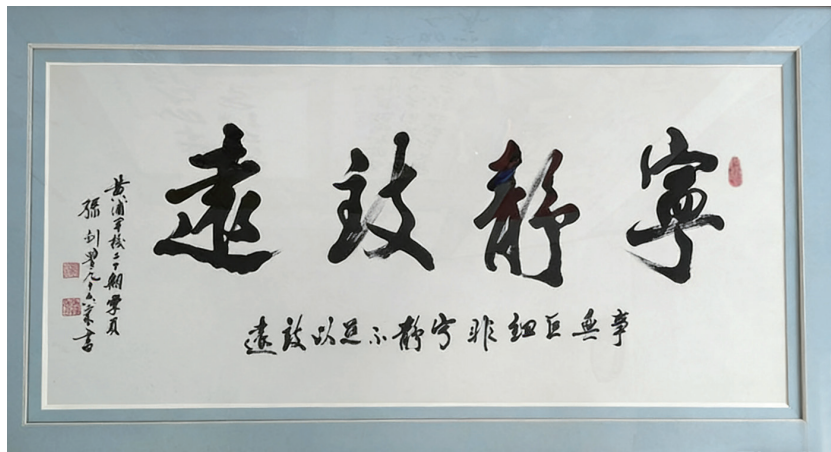
精神馈赠。孙钊爷爷的一个简单动作，感动着我们、教育着我们——伟大的抗战精神万岁，不朽的家国情怀永存！

笔墨传情，家国情怀

行文至此，我还特别想与读者分享孙钊爷爷在102岁高龄时，为促进海峡两岸交流、增进两岸黄埔同学及后代联谊而创作书法作品的感人事迹。研习书法是老人退休后的重要生活内容，身为哈尔滨市红叶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的他，笔墨功底深厚，每一幅作品都凝聚着他的人生感悟与家国情怀。2024年是黄埔军校成立100周年，为纪念这一承载着民族记忆与家国情怀的特殊时刻，台北举办了“黄埔建校百年两岸书画联展”。孙钊爷爷作为当时为数不多健在的黄埔军校20期步兵科学员，受邀撰写一幅书法作品参展，用笔墨推动两岸交流。后来得知，孙钊爷爷的书法作品凭借遒劲的笔力、深厚的意蕴，被用在此次活动的海报上。台湾的黄埔后代特意向爷爷家属反馈，盛赞爷爷“以102岁高龄为两岸黄埔同学及后代的联谊交流作出了特殊贡献”，称他的作品“不仅是笔墨的艺术，更是黄埔精神的传承



/ “黄埔建校百年两岸书画联展”海报。



/ 孙钊爷爷赠送笔者“宁静致远”书法作品。

与彰显”。

孙钊爷爷研习书法笔耕不辍，但百岁之后，便很少动笔了。他曾不无遗憾地对我说：“手没有劲了，也站不稳了，写不了像样的字了。”但为了纪念黄埔军校成立100周年，为了黄埔精神的传承，孙钊爷爷克服

身体不适，拼尽全力，写下了一幅气韵十足、力道遒劲的书法作品。爷爷的家人事后也感慨道：“为了这幅作品，老爷子真是尽力了。”这正是198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时确立的宗旨——“发扬黄埔精神，联络同学感情，促进祖国统一，

致力振兴中华”的生动写照与鲜明体现，更是一位百岁老兵对国家统一的深切期盼与执着坚守。

最后凝望，精神永存

2025年12月5日上午8点，孙钊爷爷的送别仪式在哈尔滨东华苑南楼举行。寒风凛冽，却挡不住我们送别老人的脚步。我与几位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一同前往，只为送爷爷最后一程。特别感谢孙钊爷爷的家属，特意让我在送别仪式上宣读爷爷的生平——这是我最后一次与爷爷“面对面”对话，我一字一句地宣读，饱含着悲痛与思念，坚信远在天堂的爷爷一定能听到。

孙钊爷爷生前赠予我的书法作品“宁静致远”一直悬挂在我书房的显眼位置。每当目光触及这四个字，爷爷的音容笑貌便清晰浮现，仿佛他仍在我身边，轻声叮嘱我要沉心静气、脚踏实地。这四个字，既是爷爷对我的殷切鞭策，也是他一生品格的真实写照，更将永远陪伴着我，承载着我对他深切的思念与无尽的敬意。孙钊爷爷，我们永远怀念您！

（作者为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最早提出“黄埔精神”概念的安体诚

□ 李攀

他早期赴日留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后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工人运动的领导者、陕西地区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他曾担任上海大学教授，主讲“现代经济学”，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经济学的奠基者；他奉命来到黄埔军校，负责主编军校校刊——《黄埔日刊》，广泛宣传革命思想，第一次提出了“黄埔精神”的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周恩来多次提到他，曾指出“这个同志非常好，是在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的”。他就是革命烈士——安体诚。周恩来对他的评价，表达了党和人民对他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年轻生命的崇敬和怀念。

坚定理想信念 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安体诚，字存斋，笔名存真，1896年生，直隶丰润（今属河北唐山）人。由于家境优越，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



/ 安体诚。

1909年在丰润县城高小毕业，考入天津法政专门学校附属中学，1914年升入该校法律本科。1917年该校改名为直隶省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他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受到校方器重。毕业后，他受校方资助赴日本留学。

留学日本期间，安体诚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者河上肇的影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他还十分关注

国内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和劳工运动。1920年，他主动写信联系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邵力子，了解劳工运动的情况，并把自己写的《对于“神圣”二字意义之所感》寄回国内。文章盛赞劳工“可以生产、改造社会、实现理想”，虽然是文言文，但生动流畅、言简意赅，被当时一般只刊登白话文的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破例在显著位置予以刊登。

1921年夏，安体诚留学回国，应母校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的邀请到该校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同年9月，在中共北京区委负责人李大钊的指导下，他和于树德等人一起创办了天津工余补习学校，并担任主任一职。安体诚注重阶级教育，给学员讲授劳工运动和国内外大事，以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校内还设有天津工人图书馆，馆内购买了许多进步书籍和报刊，供学员和贫苦知识分子学习。后来，学校又创办了“五五”（马克思



/ 1918年，安体诚（后排左二）与同学在日本的合影。

诞辰日）书报代卖社，专门推销全国各地出版的马列主义和新文化运动的书刊，深受广大进步青年的欢迎。

1922年初，安体诚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安排到北京担任《工人周刊》记者、编辑兼管发行工作。在安体诚、罗章龙（《工人周刊》主编）、宋天放（《工人周

刊》编辑）等人的努力下，该刊通过介绍国内外劳工消息，着重报道各地工人受奴役的痛苦生活以及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情况，不断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成为北方各地广大读者特别是劳工最受欢迎的刊物，被誉为“劳动者的喉舌”“北方劳动界的言论机关”。1922年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上海迁到

北京，《工人周刊》成为机关刊物，对全国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北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传播革命思想 成为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

1923年夏，北京白色恐怖严重，安体诚在北京、天津已无法立足，经好友于树德推



/ 安体诚（前排右一）在日本留学期间与周恩来（前排右四）等人的合影。

荐和党组织同意，应聘到浙江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任政治经济学系教授。他在授课时，积极向学生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并与学生促膝谈心，引导学生健康成长。有一次，一个名叫张崇文的学生写了一篇短文《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发表在《杭州报》上，他在文章中揭露了军阀混战、社会黑暗的状况，

同时又表现出“人生莫测、前路茫茫”的彷徨。针对青年人在面对社会问题、选择人生道路上遇到的困境，安体诚以在《杭州报》上发表公开信的形式阐述了他对人生意义的认识。他用马列主义观点论证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指出在社会前进的道路上，不管前面遇到多么大的阻力，它总是要发

展、要进步的，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人生的意义在于顺应这一规律，自觉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作出贡献。安体诚的这封公开信，在当地青年中引起很大反响。张崇文和其他学生读后，思想豁然开朗，精神为之一振。此后，一些青年进步学生经常到安体诚的住处阅读革命书籍，或向他

请教问题，探索人生的正确道路。安体诚总是热情接待，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进行耐心细致的解答，给他们以人生方向的指引。同时，他也成为很多青年进步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张崇文就是其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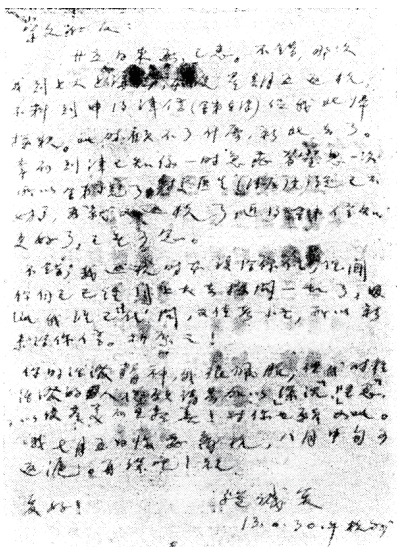
崇文仁友：

廿五日来函，已悉。不错，那次我到上大（指上海大学）上课去，本说星期五返杭，不料到申得津信（舍弟在津），促我北归探亲。此时顾不了什么，就北去了。幸而到津已知系一时急症曾窒息一次，所以舍弟慌了，据医生（津医院）说已不妨事，我就又返杭了。近得舍弟信，知更好了，已无可念。不错，我返杭时本该给你信，但闻你自己已经到上大去探问一切了，因此我既已经代问，又值考忙，所以就未给你信。祈原（谅）之！你的活泼精神，我很佩服，但我对于活泼的人总愿请其加以“深沉”“坚忍”，以使尽美而且尽善！对你也愿如此。我七月五日后要离杭，八月中旬可返沪。再谈吧！祝夏好！

体诚复

13.6.30 午 杭州

1924年夏天，张崇文在临



1 安体诚给张崇文的回信。

海老家度假时，安体诚给他写了这封信。这封语重心长的短信，一直被张崇文珍藏。安体诚是张崇文的老师，但在信中却亲切地称他为“崇文仁友”，可见他们的关系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师生交往。在信中，安体诚肯定了张崇文的“活泼精神”，但更希望他能变得“深沉”“坚忍”，表达了对张崇文在政治上要更加成熟的厚望。在安体诚的教育启发下，张崇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55年，张崇文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投身红色上大 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经济学的奠基者

在杭州工作期间，安体诚还兼任上海大学教授，主讲“现代经济学”。1924年4月编印的《上海大学一览》之《教职员一览表》中的“教员之部”写道：

安体诚，籍贯：直隶；经历：日本帝国大学经济政治科毕业，前直隶法政专门学校教授，现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教授；入校年月：十三年（1924）春；教授学科：现代经济学。

这一年的暑期，以上海大学为主体举办了“上海夏令讲学会”。7月1日，《民国日报》刊登《上海夏令讲学会简章》，其中介绍了由安体诚来讲授“经济思想史”。

安体诚在上海大学担任教授期间，除了教授“现代经济学”以外，还教授“社会学”“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其中“现代经济学”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材料丰富，为当时学术界所重视。讲课中，安体诚对概念十分重视。例如，他讲“经济”这一概念，首先说明“经”“济”两字的含义，对什么是自然经济、什么是社会经济、经济与政治的关系等，都讲得一清二楚。当时听课的学生胡

允恭一开始觉得安体诚讲课从概念到概念，过于拘泥，后来读到列宁《我们究竟拒绝什么遗产》一文时，才知道列宁对概念的重视，由此体会到安体诚教学的认真和严谨。安体诚的《现代经济学》讲义，后由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书店出版，在全国公开发行。

来到革命的黄埔 首次提出“黄埔精神”的概念

安体诚在上海大学兼任教授的时间不长。1925年夏，他受党组织委派，离开上海大学来到西安，以中共北京区委兼地委特派员身份从事兵运工作。后来参与组织成立国民党陕西省临时党部，随后又相继成立了共青团西安特别支部和陕西省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党支部——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1925年底，安体诚被中共北方区委调回北京，在北京大学任教并参与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市党部组织部的领导工作。

1926年，为躲避段祺瑞政府和奉系军阀对共产党员的迫害，保存革命力量，中共北方区委将安体诚等一大批党员干部调离北京，分赴南方开展新的工作。安体诚到达广州后，

经中共广东区委介绍，前往黄埔军校工作，先后担任政治教官、政治部宣传科长、中共党团干事、国民党特别党部宣传委员会委员等职，主编《黄埔日刊》。

安体诚在黄埔军校任职期间，同该校的政治部负责人、中共黄埔军校党团书记熊雄和主任政治教官、中共黄埔军校党团干事恽代英等一起，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路线，认真执行军校的办学方针，努力加强宣传教育，为培养既能指挥作战，又善于做政治工作的军政干部，支援北伐战争、巩固广东后方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主编的黄埔军校政治部的机关报《黄埔日刊》及时报道国内外大事，并详细报道北伐战争的战绩、省港大罢工的斗争情况以及黄埔军校的重大活动，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揭露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罪行及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每遇紧急的撰稿任务，安体诚总是亲力亲为，夜以继日地工作，先后为《黄埔日刊》撰写的重要文章就有30余篇。

1926年9月，北伐军占领汉口、汉阳后，安体诚撰写了《本校同学对祝捷的责任上应

有的觉悟》，提出：“我们的‘祝捷’当然不是徒作感情的表示的，当然是要负起革命责任而拥护这祝捷的战绩而致力增大其成绩的，是要分任其劳苦牺牲以使北伐之目的早日完成、国民革命之目的早日达到的！”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中，蒋介石独揽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大权于一身，准备伺机叛变革命。面对这一危急形势，安体诚在1926年9月17日的《黄埔日刊》上发表了文章《怎样能使一切权力属于党》，提出要“把党建筑在最大多数最有力的民众基础上”。安体诚还积极主张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力量，在他写的《英国炮舰政策之破产及我们今后的努力》一文中，热情歌颂了省港大罢工的巨大威力和斗争精神，称赞省港工人对英帝国主义不但“绝对不被威服”，而且使其“受莫大损害……更足以穿破其纸老虎”的本质。

在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期间，安体诚主讲“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等课程。他讲课观点明确、条理清楚、深入浅出、联系实际，深受学生的欢迎。课后组织讨论或进行讲演比赛，安体诚亲自参加指导，耐心解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

平时还经常深入学生宿舍对学生嘘寒问暖，和他们促膝谈心。他曾教育学生“做一个革命军人，必须做到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在行军作战中要做到“四不”（即不拉夫、不抢劫、不捐饷、不住民房）“十不怕”（即不怕死、不怕冻、不怕热、不怕痛、不怕饥、不怕疲、不怕远、不怕穷、不怕重、不怕险）。

“黄埔精神”作为一个特定概念，最早由安体诚提出。1926年9月23日，安体诚在《黄埔日刊》发表了《什么是黄埔精神？》一文。文章一开头便写道：

一个团体，一种组织，只要它能继续存在而成为一种势力，必定具有也必定形成一种特殊精神；能使它的正当精神得到充分的发扬与广大，这种团体必定是能完成其使命而创造出无限之价值的。这团体精神的具有与形成，发扬与广大，其可能性，当然要受历史和环境的支配，同时也必然要靠各分子之人为了的努力而进展！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它在中国已形成一种势力，已成为中国革命工作上很有关系的一个组织了。这其中有它的特殊精神存在，已是本校和留意本校的人

都能感到而承认的了。它的精神，有以名之，名之曰“黄埔精神”！

在这篇文章中，安体诚还写道，黄埔精神“是充满着信仰并实行真正中山主义的革命军人精神”，“除了它所具之一的军人精神，如不怕死，甚至有政治主张（不论何种）和我们个人主观所希望的外，分析它特具的精神，可说黄埔精神是建筑在总理所定的‘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上的”。“总结黄埔学校这历史的和客观的特殊性质，我们现在可以说：黄埔精神，是坚信并实行总理所定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的革命军人的精神。”

就在安体诚的《什么是黄埔精神？》文章发表十几天后，即1926年10月4日，黄埔军校举行第4期毕业典礼。全体毕业生宣读誓词时称：“不爱钱，不偷生。统一意志，亲爱精诚，遵守遗嘱，立定脚跟。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继续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也就是在这次毕业典礼上，学生代表郭俊英（即郭化若）在发言中说：“什么是黄埔精神？具体说来，就是

实行总理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本来这是党的根本政策，但因在黄埔表现得特别清楚，就是说我们同学对于这三大政策认识得特别明了，特别努力的去拥护并且实行，所以说是黄埔的精神。”这是黄埔军校在大会上公开提到的“黄埔精神”；这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黄埔精神的理解和认识。

此后，黄埔师生在为国家民族的前途与命运而英勇奋斗的过程中，经过战争的洗礼、人生的磨砺，对黄埔精神的理解更为宽阔、认识更加深刻，一直延续到今天，凸显了黄埔精神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共组织被迫转入地下。蒋介石的“清党”谕示抵广州黄埔军校，由于这里是国民党右派的军事大本营，军校中的“清共”异常残酷。安体诚与军校政治教官杨其纲等人在其他学生掩护下，遵照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指示，绕道上海赴武汉。不幸的是，安体诚到达上海后，在法租界被逮捕并关押在龙华监狱。1927年5月16日，安体诚在上海枫林桥与韩麟符、尹沛霖等人一起英勇就义，时年31岁。■

从淞沪会战到台湾光复

——陈颐鼎将军往事回忆

(下)

□ 陈万中

之后的8年中，父亲又经历了南京保卫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1940年，父亲升任第67师少将师长，参加宁绍战役。1942年率部血战衢州，衢州城是浙赣会战的主战场，他带着部队坚守阵地5天5夜，最后在暴雨如注的夜晚，率领第67师成功跳出日军包围圈。著名近代史作家关河五十州（原名赵劲），在《一寸河山一寸血》著作的“历史不死”章节中这样描述父亲，“什么叫了不起？也只有在最危险，最困难的情况下才有资格得到，陈颐鼎名气不大，但在衢州保卫战中他是一个挺身而出的英雄！了不起！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山巅于苍烟晚照之中看看抗战那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1943年，父亲又率部参加了鄂西石牌保卫战，战功卓著。同年国民政府国庆授勋，父亲名列第一，荣获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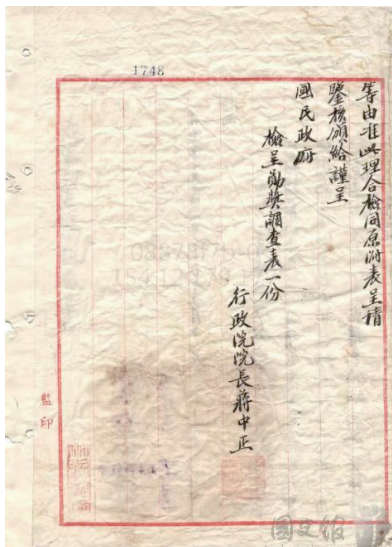
/ 陈颐鼎任第70军中将军长时的照片。

父亲曾对我说过“黄埔军校，言衣，则练裳布衣；言食，则菜羹粝饭；言居，则茅茨草榻；言起，则东方未白”。黄埔军校教学条件虽然简陋，却培养了一批批不同凡响的学生。有200多名各期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担任了部队师长以上军职，指挥全国三分之二的精锐之师，在抗战时期把黄埔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1944年初，父亲由第86军少将副军长调任第70军少将副军长。1945年5月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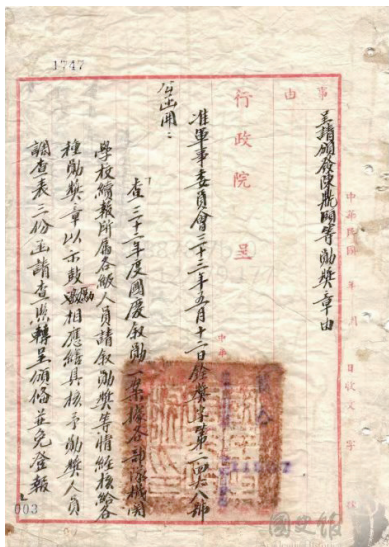
率部收复福州、长乐，19日收复连江，并紧紧咬住日军进行跟踪追击，迫使日军无暇休息、疲于奔命。日军一路丢盔弃甲，狼狈不堪，马不停蹄地往罗源、宁德、八都、白马河方向逃窜。白马河既宽又深，是阻止日军撤退的一条天然屏障，八都到白马河沿途都是高山峻岭，道路崎岖难行，辎重兵将山炮拆开，扛在肩上，翻山越岭，行军异常艰难，父亲带领部队争分夺秒向白马河前进。5月24日傍晚，父亲率第80师第239团到达下白石，登上白马河边的最高峰，只见白马河边有一条大路与之交叉，日军主力部队就在道路两旁休息，黑压压一大片，有几千余众。日军工兵正在紧张地搭建浮桥，进展十分迅速。事不宜迟，父亲立即组织火力袭击。夜幕降临，密集的子彈射向正在酣睡的日军，一时间，道路上硝烟弥漫，马嘶人叫，日军一片混乱。日军指

挥官长岭喜一意识到河边制高点势在必夺，立即把最精锐的414大队投入战斗。敌众我寡，中国守军一时间无暇顾及渡口的争夺，日军迅速借助浮桥过河。战斗中，父亲焦急地等待山炮到来。25日晚，山炮终于到达指定地点，几发炮弹瞬间摧毁了日军的浮桥，但日军大部已经丢弃辎重，利用浮桥渡过白马河向霞浦逃窜，只有来不及渡河的日军及掩护大部撤退的几百名日军被歼灭，日军414大队大队长管野被击毙。此次未能全歼日军让父亲深感遗憾。白马河阻击战是闽东阻击战中最为激烈、歼敌有生力量和缴获战利品最多的一场战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根据1943年美英中三国首脑在埃及开罗会议上通过的《开罗宣言》，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被废除，日本将侵占中国的东北三省、台湾及澎湖列岛归还中国。9月，父亲接到第70军负责台湾受降工作的命令，激动得彻夜难眠。“抗战胜利，自己有幸率军一洗《马关条约》之耻，天之厚我可谓至矣！”10月13日，第70军所属部队分别从浙江的



/ 1943年国民政府国庆授勋的文件。



/ 第70军官兵在基隆港口列队。

宁波港、镇海港，福建的马尾港和越南的海防港登舰出发，驶往台湾，同盟国美军的一大型巡洋舰队和一个飞行大队为70军护航，配合中国军队行动。部队在海上航行了4天，舰队

走一段停一下，等待飞机侦察判断没有敌情后，再继续前进。10月17日早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白云面起，彩霞幻生。父亲站在甲板上，透过望远镜终于看到



/ 第70军士兵列队进入台北市。

海天极目处出现了一个黑点，渐渐地呈现出一抹绿色，那就是台湾。这时报话机里传来先头部队激动的声音“我们已经在台湾登陆，我们已经在台湾登陆，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父亲随即命令先头部队立即抢占和巩固滩头阵地，后继部队快速跟进，全速向台北、淡水、宜兰、新竹各军事要点推进。指挥舰拉响汽笛，于是所有军舰都拉响了汽笛，这是向台湾同胞致敬

的笛声。10月17日上午11时，第70军第75师沿着清除水雷后开辟的一条狭窄通道，进入三面环山的基隆港。登上码头，父亲看到20多名日军将官惶恐失容列队在岸边恭候中国军队的到来，这些曾不可一世的“皇军”，往日的骄横荡然无存。当作为胜利者的父亲走到他们面前时，日军整齐地向他行军礼。父亲戴着雪白的手套还礼时，脸上带着冷冷的笑，心中却充

满了复杂的感情，想到14年来，不知有多少中国同胞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之下，他怎么也消除不了心中的愤恨，同时又从心底萌生出一种美好情愫，那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对和平的呼唤……走出码头，眼前的景象使父亲又惊讶又感动，人山人海、彩旗如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响彻云霄。人群中有笑的、有又喊又跳的、有失声痛哭的，其欣喜之情非亲历其境者所能想



/ 1945年10月25日，陈颐鼎（右二）跟随台湾受降主官步入台北市公会堂，参加中国战区台湾省日军投降仪式。

象之万一。台湾同胞饱受了50年倒悬之苦，终于迎来了这梦寐以求的一天。在掌声和欢呼声中，父亲率第70军一部和随行的国民政府驻台各机关要员登上专列，启程前往台北。基隆到台北不到30公里，但专列却走了4个多小时，沿途不断被打着标语欢迎的人群团团围住。父亲一次又一次走下专列，握住一只又一只同胞伸出来的手，父老乡亲们脸上挂着激动的泪花，一边打手势，一边说着日语或者闽南语。父亲听不懂，身边的翻译动情地告诉父亲，这些台湾同胞听说祖国军队要来，提前两三天带着干粮铺盖，守候在铁路两旁，就是

为了一睹风采。父亲泪眼婆娑不停地：“你们受苦了，你们受苦了。”台湾同胞尽管遭受了日本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但爱中国之心始终不泯。

10月25日上午，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受降仪式结束后，受降主官陈仪向全世界宣告：“从今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中国人民50年浴血奋战，驱逐日本军国主义，使台湾回归祖国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广大台胞奔走相告、舞狮耍龙；村村户户张灯结彩、通宵欢庆；家家点香燃烛，祭祀祖宗、告

慰先人。各商场纷纷以最优惠价格出售商品，对第70军官兵看戏、洗澡、理发等一律免费，到处洋溢着节日气氛。

11月26日，父亲正式接任第70军中将军长一职，迅速成立了5个战俘管理所，分别管理本防区日俘，对日俘实施精神感化教育，保证了日俘遣送回日本的工作顺利进行。1946年1月12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告：“台湾人民原系我国国民，由于敌人侵略致使丧失国籍，兹国土重光，其原有中国国籍之人民自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十月二十五日起，应即一律恢复我国国籍。”从此台湾同胞在事实和法律上都恢复了中国国籍，回到祖国怀抱。

台湾光复，流徽史册，念兹在兹，祖国荣光。

今吾中华，大国风范，气度泱泱，民气畅扬。

两岸分离，隔海相望，亲痛仇快，令人断肠。

和平统一，深孚众望，朝宗于海，势不可挡。

九州大地渐趋一统，伟大功德远震遐方。

展望锦绣前程，慨当以慷。

旧邦新命，华夏民族永远雄峙于东方。

武汉大会战之罗山任岗阻击战、 罗黄公路沿线的战斗

□ 张光荣

张光荣，1916年9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苍溪县槐树驿张家沟。1930年考入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事教导团学兵队步兵科，毕业后考入黄埔军校成都分校第1期炮兵科。抗日战争期间，参加藤县保卫战、武汉会战、枣宜会战等。历任川军第22集团军41军124师372旅炮兵排长、连长、营长等职。1949年12月参加起义。1952年回到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槐树乡，曾担任苍溪县人大代表和统战委员等。1959年举家迁至湖北省荆门市沙洋镇。曾任街道办面粉厂厂长、综合厂厂长等职。1980年代，曾当选沙洋镇及荆门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989年5月6日，张光荣因病去世，享年73岁。本文是张光荣对武汉会战中罗山任岗阻击战、罗黄公路沿线战斗的回忆。

1938年8月至9月，日军海陆空军沿江南北进犯武汉。北路敌人由安徽合肥、凤台、



/ 起义后身穿解放军军服的张光荣。

阜阳等地分兵向西和西南进犯，一路攻占太湖、宿松、黄梅，一路攻占英山、罗田，一路攻占潢川、固始后向河南罗山县攻击，其主力日军14师团（土肥原部）和汉奸刘桂堂部，攻占固始、潢川后，向罗山县及其以南的新县、红安地区进犯。

我第22集团军第41军124师经山东滕县血战后，参加徐州会战突围，经泗县、潢川到襄阳整补。1938年5月，曾甦元升任41军124师师长，熊顺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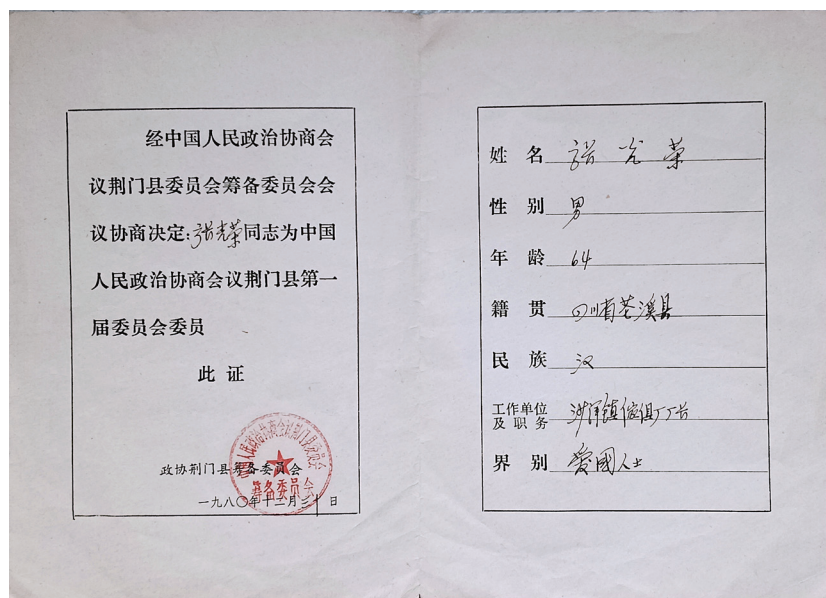
任372团团长。我从124师372旅743团八二迫击炮连代连长调任124师372团第3营少校营长。

1938年9月初，我团奉命由襄阳经桐柏到达信阳集结。9月中旬，我团到达信阳信罗公路（信阳至罗山）以东的五里店、石牛埔、桥头，占领潢川之敌向西攻占罗山县以东的孙铁铺、竹竿铺等地，直扑罗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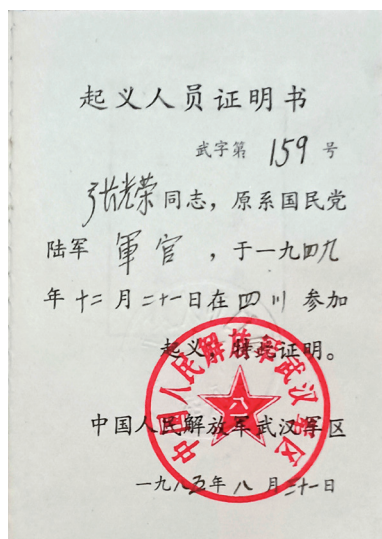
9月16日凌晨一时，我营在黑夜中前进到罗山以东约10里的任岗。此处山峦起伏，地形复杂。我立即派7连、8连占领横亘南北的较高山梁。7连连长马攘云在山顶发现敌人骑兵密密麻麻地正向山上前进，日军太阳旗看得清清楚楚。马连长大喊一声：“敌人来了！”

我们与敌人骑兵遭遇，一场激烈的阻击战随即爆发。

短兵相接勇者胜。马连长命令全连用手榴弹居高临下猛轰敌人，炸得敌人骑兵人仰马翻，鬼子的50多匹战马和许多



/ 1980年12月，张光荣当选荆门市第一届政协委员的证书。



/ 1985年8月，武汉军区发给张光荣的《起义人员证明书》。

士兵倒在公路南侧的半山坡上。此战我们第一次使用苏联援助的马克沁机枪，该枪大显神威，迎头痛击敌人，不到半小时，就把敌人打下东侧山坡。我们缴获了两挺歪把子机枪，马枪26枝，还有毛毯大衣等物资。

马攘云连长在激战中不幸中弹，壮烈殉国。

9月17日8时，敌人炮击我阵地，掩护步兵进攻。我营占领任岗全部山地，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居高死守。到中午，我营打退了敌人三次冲锋。敌人失败后，气急败坏地使用十余门大炮拼命轰击，不敢再冲锋，两军相持到黄昏。

这场战斗让日寇尝到了马克沁机枪和手榴弹的威力，更

领教了中国军人的英勇顽强。

晚上六时，我用望远镜仔细察看敌人阵地，发现敌阵地前有很多白色小圆圈逐渐由小到大，最后变成浓烟滚滚的白色烟雾，在东南风推动下，沿山沟和山南、山北的田野徐徐弥漫而来，这是敌人施放的有毒瓦斯。我立即命令官兵戴好防毒面具。防毒面具是比利时制造，面具链接两尺多长笨重的管子，且滤毒罐已经失效，不但不能防毒和呼吸，带上后还什么都看不见，不能正常作战。毒烟很快笼罩整个阵地和罗山城郊纵横十余里地区。我们睁不开眼，不能呼吸和说话，阵地上官兵们的咳嗽声震撼山谷。

敌人在任岗以东地区焚烧民房，火光冲天，同时敌人的大炮和机枪向我阵地猛烈射击，因不能睁眼观察敌人，我们只能盲目向山下投掷手榴弹，闭着眼用机枪向山下扫射。因我营阵地上都是毒气，敌人害怕没有进攻。

入夜后，敌人连续大规模施放毒气，毒烟比白天更多更浓。毒烟贴着地面袭来，有五六尺高，覆盖整个山顶向西游动。当时我们不能战、不能退，都在努力对抗毒气带来的呼吸困难和眼睛的剧痛。忽然雷电交加，下起了倾盆大雨。大雨对敌人的毒烟起了一些消防作用。在闪电的瞬间，我看见官兵们都用洗脸毛巾堵住口

鼻、蒙住眼睛，痛苦地激烈咳嗽。我们都成了哑巴、瞎子，被大雨淋得像落汤鸡一样。我们的骡马在毒烟中拉断绳子，狂奔乱跑，有的向东冲到了敌人阵地上，大部分向罗山城跑去，我的坐骑也跑了。

到半夜，许多士兵双眼、鼻子、嘴巴都流出鲜血，完全不能坚持战斗。我在电话里请求增援。但在罗山的1营、2营部队也遭到日军毒气攻击，伤亡很大，第9连连长吕碧辉身负重伤，在毒烟中不能赶来增援。

18日2时，苦战了一天一夜的我们奉命从任岗撤退。因敌人使用毒气攻击，任岗失守。

4时，我收集的部队和伤员到达罗山南门外公路上。官兵们个个全身泥土，武器上满是稀泥，我命令士兵们在公路两侧的排水沟里清洗身子和武器。这时，团长熊顺义来了。

熊团长表扬我营作战勇敢，杀敌有功，有效地牵制了日军。又说：“上级命令我团赶到石头待命，1营、2营已经出发，我在这里等待你们。你们的骡马和你的坐骑被警卫排拦住，快派人去拉回来。友军已接守罗山。”

6时，我营冒着大雨向石头

前进。大部分士兵赤脚走在一尺多深的稀泥道路上。部队到达石头后补充武器弹药，休息待命。

19日，敌人进犯罗山以南的双店村，同时，由光山城西进的敌人进攻马畈。

19日半夜，上级命令我营为先头部队，渡过罗山西南的子路河，抢占罗黄（罗山至黄陂）公路上距莽张店东北20里的董松林，阻击敌人西进和南下。部队到达子路河边。子路河河面宽百余米，因连日大雨河水猛涨，水流湍急又无船渡河，我们马上征集木材，做了两个筏子，用两根绳子系在筏子上，在两岸用人拉去拉来，每次渡过二三十人。过河后，我将筏子交给团部，率领部队奔向董松林，到后迅速占领东北方一带山地，抢修工事。

20日凌晨，占领双店村的敌人和由光山城西进之敌均向我军阵地逼近。三架敌机低空侦察扫射，敌步兵进攻我阵地。我们利用有利地形和山上树林掩蔽，用马克沁轻重机枪猛扫敌人，打得敌人屁滚尿流、尸横山野。

20日16时，我军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敌人无法前进，伤亡惨重。敌人借东北风大量施

放毒气，空中浓烟滚滚，整个丘陵地带成了毒气停留的地方。我们又在弥漫的毒气中战斗。最苦的是不能呼吸和睁开眼睛。我们坚持到当日午夜24时，伤亡80人。在这危急关头，第2营赶到接替我营任务。上级命我营撤出毒气区转移到涩港整补。

21日凌晨，我部赶往涩港。路过一个山峦起伏的盆地入口处，此处有二三十家农户的村庄时，我认为这里离前线有30多里，已到安全区，命令士兵就地架锅做饭。各连忙着架锅担水淘米，我在一农民家中写作战报告。突然房外传来机枪声，我一听像是敌人枪声，立即到房后土墙缺口瞭望，发现敌人已占领东面山岗，向我方人员射击。我立即率部到400米外占领村庄打击敌人，掩护两个连分路抢占盆地入口处南北两侧高地，以便其余部队和营部后撤。全体官兵接到命令，迅速向山上快速移动，抢占山头。

当时我们不知团部和1营、2营的情况，也未发现友军。

21日7时，敌人使用山炮、迫击炮、掷弹筒轰炸我山头阵地。我方阵地居高临下，松柏密布，阵前是南北横亘的水田，

敌人前进必须经过山岗和水田，地形对我方有利。到第二天下午，敌人仍未攻克我方阵地，又利用东南风大放毒气。很快毒气弥漫山上山下和阵地后纵横五、六里的农田盆地。当时的情景和任岗阻击战时的情景一样，我营官兵已不能正常战斗，但我们仍然坚持到晚上十点才向西撤退。然而，向西撤退必须经过被毒气笼罩的盆地。孤军苦战两天一夜的我们，冒着敌人大炮的猛烈轰击迅速冲过布满水田的盆地，向西面的风箱口和青山店撤退。中午12时，我在风箱口收齐部队，一边占领阵地阻击敌人，一边派人寻找团部。派出的人找到团部，团部和1营、2营在龙升镇。

18时，团部命令我营经青山店到周党亟整补。

当时我营伤亡一百余人，80%官兵因中毒身患疟疾。上级又命令我营转到大悟县宣化治疗整补。

9月底，敌人占领新县、檀树、福田、麻城等地。北面的敌人占领信阳，沿平汉路南下。当时我因中毒身患重病，右腿生了两个大疮，不能行动。上级命我及伤员200余人，经广水、应山、马坪、均川、柳林、枣阳到襄阳东南王家坑、夏家营休养治疗。

10月下旬，武汉失守。武汉大会战我军共毙伤日军近4万人，极大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成为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

战略相持的转折点。

我军官兵经过山西山东作战和徐州会战，有了丰富战斗经验。面对敌人的飞机大炮不再害怕。在山西、山东作战时我们仅有步枪和手榴弹，这次作战，我军每连装备6至9挺马克沁轻重机枪，战斗力大增。敌人要想攻克阵地，都必须付出重大伤亡和消耗，敌人被迫改变战法，只要风向对敌有利，其必放毒气。

我终生不能忘记我军官兵在日军毒气中坚强不屈、顽强战斗的情景。我们每一个出川抗战的川军官兵都在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坚守着自己出川时的诺言：“失土不复，誓不回川！”

“黄埔后代”栏目征文启事

长期以来，生活在海内外的黄埔后代，在传承黄埔精神、践行黄埔使命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促进祖国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作出了特殊贡献。为了记录黄埔后代的故事，展示黄埔后代的风采，激励更多的黄埔后人继承黄埔先辈的伟大志业，赓续黄埔精神，为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本刊“黄埔后代”栏目向广大黄埔后代征文。

征文要求：1. 内容为黄埔后代在先辈“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感召下，传承和弘扬先辈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推动祖国统一

大业的进程中所发生的故事、作出的贡献；2. 稿件请附本人简历、文章配图及图片说明；3. 稿件中注明作者电话、地址、邮编等联系方式。

注意事项：稿件、图片请尽量提供电子文档，并在邮件主题中注明“黄埔后代”；手写稿件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电子邮箱：hpzszs88@sina.com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赵公口20号
《黄埔》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75

电话：010-58336325

联系人：刘燕

血染青山铸忠魂

——商城峡口阻击战与“万老坟”的抗战记忆

□ 姚铁璞 向炜

在河南商城，有一段被鲜血染红的历史——1938年的峡口阻击战。这场武汉会战中的关键战役，以数千将士的血肉之躯，筑起了阻挡日军西进的钢铁长城，为商城县城内群众安全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

在商城，有一座被香火浸润的丰碑——“万老坟”。80余载春秋更迭，这座安葬着1878位抗日将士的墓冢（其中有百余名黄埔军人的忠骨），早已成为商城、固始等地百姓心中最神圣的祭奠之地。每逢春节、清明和农历三月初一、十月初一，自发前来祭扫的民众络绎不绝，他们用最朴素的仪式，守护着这段永不褪色的民族记忆。

如今，我们再次走近峡口“万老坟”，祭拜先烈，重温峡口阻击战这段惨烈且悲壮的抗战记忆，还原这场80多年前的生死搏杀，追忆那些为国捐躯的无名英雄。

战略咽喉：峡口的地理与军事价值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进行阻击战，是因为峡口的地理与军事价值。”中共商城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一级主任科员熊伟生介绍。

峡口位于豫皖两省交界处，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清康熙年间编纂的《商城县志》记载：“邑之东乡距城三十里有山曰：青山。巔嶺苍耸，怪石嶙峋，两崖对峙，中通一径，因又名其处为‘峡口’。”这道天然关隘峡谷长约1.5公里，谷底宽80

至200米不等，西北侧最高峰为海拔350余米的鹰嘴山，东南侧则是海拔240米的晏家山，信阳至合肥的公路穿峡而过，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

1938年夏，随着武汉会战的全面展开，日军兵分五路向武汉推进，其中一路沿大别山北麓西进。

9月11日，日军第13师团、第16师团攻陷豫皖边境的富金山要塞（位于今固始县陈淋子镇红花村）后，继续向商城方向进犯，企图沿商（城）麻（城）公路突破大别山天险，南下直取麻城，与溯长江而上的日军形成钳形攻势，合围武汉。

作为商城东北门户的峡口成为阻挡日军西进的关键屏障，其得失直接关系到大别山防线的稳固与武汉的安全。

血肉长城：三日鏖战的壮烈史诗

1938年9月12日，奉命驰援富金山的国民革命军第30军（军长田镇南，河南项城人，保定陆军学堂毕业）第31师（师长池峰城，黄埔高教班2期）第93旅（旅长乜子彬，黄埔高教班2期）进抵峡口时，得知富金山已失守，立即抢占鹰嘴山、晏家山等制高点，沿山脊构筑防御工事。同日，第51军（军长于学忠，通州随营学堂步科毕业）前哨部队约一个团和刚从富金山撤出的宋希濂（黄埔1期）第71军第36师（师长陈瑞河，黄埔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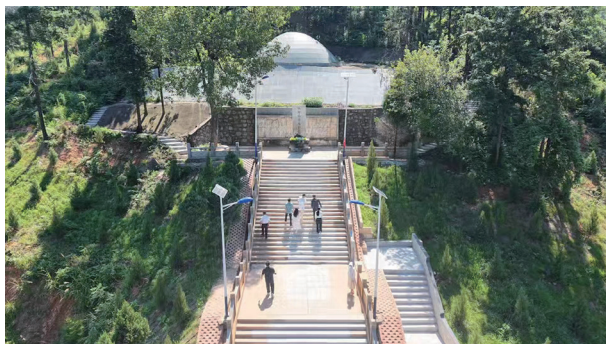
第88师（师长钟彬，黄埔1期）残部（约两个营）也抵达峡口，分别在晏家山和赵棚一带布防。这支由多支残部仓促集结的军队，面对日军两个装备精良的精锐师团数倍于己的兵力，将士们以血肉之躯坚守阵地。

9月13日黄昏，日军第16师团、第13师团经固始县武庙、方集进入商城县姜棚、卜店一带。14日晨，日军在飞机轰炸和重炮掩护下，向峡口发起首次大规模进攻。守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以轻武器和手榴弹顽强抵抗，击退日军多次冲锋。日军进攻受阻后，在姜棚、卜店一带架设19门重炮和六〇炮，对守军阵地实施猛烈轰击，同时出动飞机轮番轰炸峡口两侧山顶，整个峡谷浓烟弥漫，爆炸声震耳欲聋。尽管如此，日军当天的进攻仍未能突破我军防线。

15日上午，日军第10师团濂谷支队从固始县樟柏岭、方集赶来增援，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再次强攻峡口。下午，日军改变战术，兵分三路：中路继续正面强攻；左翼从二道河、四顾墩迂回至何店；右翼从赵棚、王集转向商城县城，企图对峡口守军形成钳形包围。面对三面受敌的险境，守军官兵义无反顾，鏖战数小时，阵地几度易手。

入夜后，日军乘雨雾掩护逼近山顶阵地，守军弹药耗尽，与敌展开惨烈的白刃战。据参战老兵回忆，官兵们头裹毛巾，胳膊系白布条作为识别标记，在数里长的山谷中与日军肉搏拼杀，喊杀声震天动地，搏杀持续整夜，山谷“笼罩在铁与血的火海之中”，成为整个战役中最为悲壮的一幕。熊伟生介绍：“指挥这场战役的各级军官中，不少都是受过系统军事教育的黄埔生。连营级指挥官，大多毕业于8到12期，正是年富力强时。”

参战老兵回忆战后的情景时说：“我方阵亡的



/ 修缮后的峡口抗日忠烈墓。

官兵，有的手中握着刺刀，有的还紧扣着机枪，有的嘴咬着敌人的手指头，战壕里有成块成块的血肉。”当夜，中国守军予敌大量杀伤后撤出阵地。

16日拂晓，伤亡惨重的守军奉命向商城达权店、新县沙窝一线撤退，继续据守大别山要隘。当天上午10时许，日军占领商城县城。峡口阻击战历时3天，以中国军队战略撤退告终，但此役成功迟滞了日军西进步伐，为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宝贵时间。

青山忠骨：从“万老坟”到忠烈墓

“峡口战役的惨烈程度超乎想象。”熊伟生介绍，日军伤亡惨重，尸体皆在战场附近焚化。中国军队方面，据《新华日报》1938年9月17日报道：“犯方家集之敌，有一部已被我军诱至商城县东四十里之峡口。该地山峦重叠，羊肠鸟道，我步炮兵正在险峻之地中与敌军鏖战，情况异常激烈。”战后统计显示，中国军队伤亡官兵7840余人，因战事紧急，大量阵亡将士遗体山野。

1939年春，在商城县观音山曾老道长的倡导下，峡口周围民众自发上山收殓烈士遗骨。经过数月艰辛工作，共收拾完整遗骨1878具，残缺尸骸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忠骸被集中安葬于峡口凉亭路

东侧山腰（一说公路南山之腰），堆成一座高9米、占地240平方米的巨大坟冢，墓前立碑“陆军阵亡忠烈之墓”，民间俗称“万人坟”或“万老坟”。

1944年，当地乡绅民众再度捐资修缮墓冢，修筑拜台，并重立两米高的石碑，上书“中央陆军抗战阵亡将士忠烈墓”。这座墓碑上的铭文记述道：“戊寅年秋七月下浣，我国陆军与敌鏖战于峡口石门，喊声震天，坚抗数日，死亡无算，尸填青山峡谷，血流沟洞之涧……忠魂烈骨，抬埋于此地，名曰：忠烈墓。又恐年久湮没，因是募资相助，刊立碑志，以垂永远云尔。”墓西侧还修建了祭祠，供春秋两季祭祀之用。

永恒纪念：从民间祭扫到文物保护

“这是一段不应被遗忘的民族记忆，”在峡口“万老坟”纪念广场前，李集乡峡口村党支部书记周其亮激动地说，“一座忠烈墓，一段抗日史，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段历史。”

事实上，80多年来，“万老坟”早已成为当地重要的抗战记忆载体和精神象征。每逢春节、清明节和农历三月初一、十月初一庙会期间，商城及周边群众都会自发前来祭扫。祭奠者多为与牺牲将士无亲无故的普通百姓，他们用最朴素、最传统的方式表达对抗日将士的崇敬之情。每逢重要纪念日，不仅有普通群众，还有许多来自台湾和海外的殉国将士的亲属后代络绎不绝前来祭奠。一位黄埔3期生的孙子在留言簿上写道：“爷爷的战友们长眠于此，他们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

“每逢纪念日，祭奠的纸灰和鞭炮碎屑在石阶上层层堆积，甚至将台阶和墓碑都炸出了裂痕。”守墓人杨远江深有感触地说，“这就是刻在血脉里的民心啊！”

商城百姓用香火延续的记忆，正是对抗战精神最好的诠释——历史从不会真正沉睡，只要有人记得，英雄就永远活着。这种源自民间的纪念，比任何教科书都更有力量。它让抗战精神、黄埔精神从历史档案中走出，化作每年清明坟前的新土和香火，在一代代人的虔诚祭拜中获得永生。

近年来，当地政府加强了对这一抗战遗址的保护和修缮。2014年，李集乡政府争取民政专项资金120万元，对忠烈墓进行全面整修：墓冢饰以汉白玉，新建纪念碑、英雄群雕、陈列馆、纪念广场和纪念亭等设施。整修后的墓园“圆冢高耸，青山叠翠，松柏簇拥，生机盎然”，被列为河南省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与此同时，峡口村的红色资源也被纳入乡村振兴战略。自2018年起，村“两委”盘活集体资产，将原林茶场出租给河南樱山源果木种植有限公司，发展乡村旅游，进一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这种将抗战记忆与当代发展相结合的模式，让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焕发新的生机。

青山不语，忠魂长眠。虽已过去80余载，但商城峡口战役中那些“尸填青山峡谷，血流沟洞之涧”的壮烈场景不应被遗忘！“万老坟”不仅是一座物理存在的墓冢，更是一座精神丰碑，提醒我们要铭记历史、珍视和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这种为国家、民族舍生忘死的精神，将激励我们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勇往直前。

（作者姚铁璜为黄埔军校4期生姚升瀛之侄；向炜为黄埔军校陆军官校特科总队第3中队汪理浩之外孙）



1926年6月27日， 黄埔军校毕业同学召开恳亲大会， 宣布成立黄埔同学会

□ 李岚

黄埔同学会是黄埔军校史上著名的社团组织，在黄埔系的形成和维系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诞生于黄埔军校左右两派学生纷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由于以青年军人联合会为代表的左派学生组织和以孙文主义学会为代表的右派学生组织间的斗争不断激化，1926年4月7日，军校发布《取消党内外小组织校令》，“自本令公布日起，除本校特别党部各级组织应由党部加意工作外，其余各种组织着即一律自行取消，此后并不得再有各种组织发生。”该校令公布后，4月10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发布《解散通电》，表示“为巩固革命势力，统一军人观念，取消骈枝国弊不可滥费起见，特决定自行解散”。4月21日，孙文主义学会亦发表自动解散宣言，表示“誓必实现孙文主义而后已”。为调和两派矛盾、缓和内部斗争，军校发起组织黄埔同学会，

吸纳全体学生参加，使之成为军校唯一合法的政治团体。

筹备经过

1926年5月中旬，贾伯涛、李正韬、曾扩情、伍翔、余程万、杨麟、梁广烈、钟焕群、蒋先云等9人作为筹备员，筹备黄埔同学会成立事宜。筹备工作首先在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三楼展开，随后租定白云楼房舍为办事地点。筹备委员会陆续增补李超、胡靖安、关巩3人，使筹备力量更加充实。1926年6月19日，筹备委员会召开第三次会议，各部队学生代表列席。会议议定通过恳亲会形式实现同学间的联络，正式产生同学会组织。会议还详细规划了恳亲大会的各项筹备事宜，由黄埔1期生贾伯涛统总负责，伍翔担任副手，会场布置由关巩负责，大会的活动、表演由血花剧社负责。

黄埔同学会的成立

按照这次会议的决定，恳亲大会计划于7月27日举行。然而实际的时间提前了一个月，这或许与即将北伐有关。

6月27日下午1点，黄埔军校师生恳亲大会暨黄埔同学会成立大会在广东大学礼堂召开。蒋介石亲自主持，与会人员达千余人。其中到会的黄埔同学有700余人，胡秉铎等9人作为潮汕黄埔学生代表专程来广州参加，嘉宾包括广州军政界的要人和黄埔军校的教官等。校长蒋介石、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顾问鲍罗廷、教官加伦等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大会发表了《黄埔同学会宣言》，指出成立黄埔同学会的目的，即：“凡我同学当如何本亲爱精诚之校训，以本校为中心，联络感情，互相砥砺，团结精神，统一意志，遵守总理遗嘱，继续先烈之事业，完成革命之责任，此同学会之所必组织也。”

会后各期黄埔同学推举代表，共选出23人：黄埔1期选出曾扩情、贾伯涛、余程万、杨其纲、刘仇西、伍翔6人；黄埔2期选出余洒度、葛武荣、杨引之、陈超、蒋友谅、关巩6人；黄埔3期选出黄仲翔、黄格君、曾晴初、金亦吾、张炎5人；黄埔4期选出杨新民、张兆尼、魏亮生、史保亨、李联珍、王庭汉6人。

当晚举行盛大宴会，千余人共聚一堂，觥筹交错，气氛热烈。节目有血花剧社演出戏剧、双簧，当时的名角紫罗兰表演歌舞等，在广东大学大操场同步放映露天电影，直至深夜12时才结束。此后，恳亲会也成为黄埔同学会开展会务活动的主要形式，《黄埔同学会简章》规定，各处会员最少每半年要举行一次恳亲会以联络感情。

黄埔同学会的组织架构和人员安排

为显示对左右两派学生的不偏不倚，在黄埔同学会筹备和创立之初，国共两党学生都参加到会务工作中来。例如共产党员蒋先云是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并被推选为第1期同学代表。他以欲赴前方为理由，声明不受选同学代表职务，



/《黄埔潮》创刊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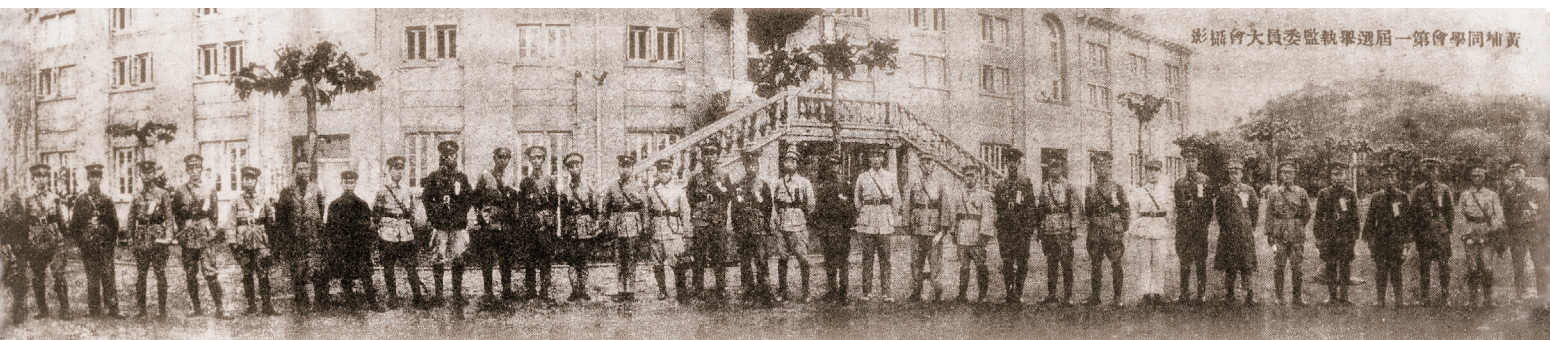


/ 黄埔同学会会员证章。

但仍被推选为监察委员和干部委员会委员，是早期会务工作

的主要参与者。余洒度是黄埔同学会宣传科长，他是共产党员，也是“血花剧社”社员。游步瀛是共产党员，一直负责会刊《黄埔潮》的编撰工作，几乎每期都发表署名文章。蒋介石通过在黄埔同学会制定一系列的组织结构、人员调配、纪律规定、监察审核等规定，实行严格的集中领导体制，要求下级组织必须绝对服从上级指挥，所有会务决策均需听从会长蒋介石的最终决定，从而在会内拥有了绝对的权威。

6月29日晚，蒋介石在军校驻广州办事处三楼召开黄埔同学会筹备委员和代表联席会。在这次会议上，正式确定了黄埔同学会的架构、职能、运作方式等。蒋介石要求，“在会内办事者不得兼职，不得参加其他团体，并须与其他团体脱离关系”。同学会负责黄埔学生的组织、统计、调查、训练等工作，黄埔学生“将来所有升降、调免、婚丧、抚恤事宜皆有统系”。在架构上，蒋介石为黄埔同学会会长，下设监察委员会及秘书处，会长兼任监察委员会主席并直接署理秘书处。秘书处下设宣传、组织、总务、秘书4科，这几个部门的负责人和办事人员都由蒋介石任用。总



/ 黄埔同学会第一届选举执监委员会大会合影。

务科长李正韬，科员游步瀛、李超、金亦吾；组织科长杨引之，科员刘仇西、陈超、黄仲翔、张炎、杨新民、张兆尼；宣传科长余洒度，科员葛武荣、关巩等。

同学会还设立了监察委员会，由同学代表公推、会长指定而产生的刘汉珍、伍翔、蒋友谅、杨其纲、蒋先云、贾伯涛、余程万、胡静安、曹勗、魏亮生、李联珍、黄格君等12名委员组成。监察委员会具有审查、审计、考核的职责，其实是对黄埔同学在思想和行为上进行严格的监察和管控，并从中甄选出绝对服从和效忠于蒋介石的学生。

黄埔同学会的管理系统

黄埔同学会与政党的机构配置相似，制定了《黄埔同学会简章》《监察委员会简章》《会

员登记条例》《征收会费条例》《介绍会员服务条例》等规章制度。

黄埔同学会（简章）规定，无论是毕业还是未毕业的，在职还是未就职的，只要是黄埔军校学生就可以加入黄埔同学会，“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均为本会会员”。非本校学生要加入黄埔同学会则要求非常严格，“非本校学生而曾在本校服务二年以上者，可由会员五人以上介绍，经多数会员通过、校长批准后聘请为名誉会员，但不得担任本会一切职务”，说明黄埔同学会具有一定的排他性。

组织架构方面，黄埔同学会建立了层级化的管理系统，下设支会、分会与小组3级。基本组织单元为小组，凡有会员两人以上即可设立；同一地区

若有两个以上小组，则可成立分会；若有超过两个分会，则可进一步设立支会。在隶属关系上，无法组成小组的会员可直接隶属于分会；未能组成分会的小组可作为独立小组，直属支会管理；未设支会地区的分会则直接隶属于同学会总部。

在组织设置上，同学会依据不同群体与地域进行划分：母校（黄埔军校）设立一个支会，以连、队或部门为单位成立小组；校内各团、科及单位按地域便利设立分会。在革命军中服役的会员，按每军设支会、每师设分会进行组织；分配到各省的会员，则依据人数规模，在省级设立支会、分会或独立小组。黄埔同学会成立之后，开始联络各军各地会员，在各地设立支会、分会、小组，进行登记，计划在出师北伐以前将各处分支建立起来。

为确保组织信息畅通与层级管控，同学会还建立了明确的定期报告制度：小组须每周向所属分会报告一次，分会至少每半年向所属支会汇报一次，支会则需每月至少向总会提交报告。若存在越级直属的情况，相关单位须直接向其直属上级机关进行报告。会议召集与议事程序上，上级职员有权随时召集下级会员开会。会议主要内容包括传达与落实上级指令，并可就一般性会务进行讨论。但涉及重大事项时，必须逐级呈报，经会长批准后方可实施。此外还规定，会员如有违背国民党党义或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将由会长直接取消其会员资格，以此维护蒋介石对组织的绝对掌控权。

这种架构和制度的设计，一方面便于直接掌握会员的动向，另一方面蒋介石也通过在各军服务的黄埔同学，加强了与军队的联系和对军队战况的了解，进一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黄埔同学会开展的工作

黄埔同学会于7月5日正式开始办公。因人员扩大，白云楼已不敷使用，遂确定南堤钦廉会馆原建安俱乐部、国民

党中央党部内原海军处两处作为办公场所。

黄埔同学会成立之初，经费由会长拨给，随即过渡为由会员缴纳会费，制定了《征收会费条例》，建立了规范的经费管理制度。《征收会费条例》规定，本会会员已在本校毕业且有职务者，均须按级别缴纳定额会费。会费用途概由本会分配，会员除应缴常费外，尚有承缴由会长指派特别捐之义务，其征收方法与常费相同。会费自1926年8月起实行征收，确保了同学会运作的经费保障。

同学会成立不久，即将原本由黄埔军校政治部主办的《黄埔潮》改造成会刊。《黄埔潮》创刊于1925年10月，最初是半周刊，由共产党员杨其纲主笔。彼时刊物刚好面临改版调整，并入军人日报副刊。黄埔同学会觉得这个刊名非常贴近同学会会刊的作用，认为会刊“应是黄埔八千同学言论机关，也就是黄埔潮高涨的声息，所以就借用‘黄埔潮’这个名词来作这个周刊的名号”。7月24日，黄埔同学会印行《黄埔潮周刊》创刊号出版发行，黄埔同学会的机关工作人员成为该刊的主笔，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

黄埔同学会组织严密，职

权广泛，日常工作围绕对会员的组织和管理来开展。黄埔同学会通过恳亲会、会员俱乐部等多种形式开展会务活动，加强会员之间的联络交流。黄埔同学会拥有介绍黄埔学生前往部队工作的特权。同学会制定了《介绍会员服务条例》，规定“凡与本会发生关系的团体或部队，以及向同学会请求派遣会员前往服务的其他机关，经同学会认可后均可向其介绍会员”。条例还对丢失工作的黄埔学生规定了介绍条件：无故被长官开缺者、因久病之后致无任务者、有特许情形者可以介绍；但无故离职者、违犯军纪风纪致被去职者、经派定职务认为不满意请求另调者不得介绍。介绍时应根据其原薪役，不得有越级进级之弊，若其任务阶级高过原阶级时，则应在介绍时特别注明。同学会还建立了会员调查制度，凡无任务之会员俱应向组织科填写调查表及无工作同学填报表，组织科通过多种方法审定确合于规定条件后，经会长核准方可向各处部介绍。这就加强了黄埔学生对黄埔同学会的依赖，同时也增强了黄埔学生的凝聚力和自豪感。■

古阳洞旁题记考

□ 单补生

古阳洞位于洛阳龙门石窟西山南段中部，始凿于公元493年，系北魏孝文帝为其祖母冯太后开凿的功德窟。该窟是龙门石窟中年代最早、内容最丰富且造像题记最为集中的洞窟，洞窟高11米，宽7米，深13米，内壁与窟顶布满佛龕，龕楣、背光等处雕刻精美繁复，所呈现的礼佛场景、建筑形制与装饰纹样变化丰富，充分展现出北魏时期高超的绘画与雕刻技艺。古阳洞内现存碑刻题记近千品，为中国石窟中保存造像铭文数量之最。享誉海内外的魏碑书法代表作“龙门二十品”，有十九品出自此洞。这些碑文字形端正挺拔，气势刚健质朴，结体与用笔介于隶楷之间，堪称魏碑艺术的典范。龙门石窟中唯一的阳刻魏碑《始平公造像记》亦藏于此窟，故古阳洞素有“书法之窟”的美誉。

李根源题记

民国时期，军政显要、文人墨客纷至洛阳龙门石窟，或临窟吟咏，明志抒怀；或挥毫



/ 龙门二十品之阳刻《始平公造像记》。

题壁，刻石留痕，足迹所至，文墨存焉！

古阳洞旁存民国元老李根源摩崖题刻一处，文曰：

民国廿一年春，偕金天羽来游，李根源题记，子希纲侍。

其字笔力遒劲，气韵沉厚，

深得碑学法乳，可见书艺之精。此题记既铭刻了李根源与吴中名士金天羽同游访古之轶事，亦成为二人实地稽考金石遗迹的珍贵见证。

1931年，日军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拉开了其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序幕。同年12月，国民政府筹备于次年2月1日在南京召开国难会议。然而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军再启战端，突袭上海闸北，制造一·二八事变。中国军队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率领将士奋起抵抗，予敌迎头痛击。第一次淞沪战事持续至3月3日，双方宣告停战。直至4月7日，国民政府方得以在洛阳行都正式召开国难会议，除政府军政首脑外，亦邀请全国各界具有学识、经验与声望之人士参与，如李根源、金天羽等。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号曲石，云南腾冲人，近代著名革命家、历史学家。其出身军人世家，早年入日本振武学堂与士官学校学习，后加入同盟会，参与辛亥革命，曾任云南



/ 李根源。

讲武堂总办、陕西省长、航空督办、农商总长等职。1923年辞职隐居于苏州，专心史籍和金石购藏，收书多留心地方文献，尤嗜好金石，曾到江南搜集碑刻356种，写有《吴郡西山访古记》。1932年一·二八事变与1937年八一三战役期间，两度投身抗日救亡后援工作，亲自参与安葬抗战阵亡将士，披麻执紼，临穴祭奠，并赋诗以寄哀思，《奉安东战场阵亡将士忠骸》诗云：

霜冷灵岩路，披麻送国殇。
万人争负土，烈骨满山香。

金天羽即国学大师金松岑(1874—1947)，原名懋基，又名天翮、天羽，号壮游、鹤望，自署天放楼主人，江苏吴江同里



/ 金天羽。

镇人。中日甲午战争后，与陈去病组织雪耻学会。后参加中国教育会，与章太炎、蔡元培、邹容等昌言革命。曾翻译出版《三十三年落花梦》等书籍，宣传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曾任吴江教育局局长、江苏水利局局长等职。长期寓居苏州，授徒讲学，晚年任光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天放楼诗集》《天放楼文言》《词林撷隽》等。

国难会议在洛阳西工广寒宫举行，一时人物荟萃，冠盖云集，济济一堂，共商国是。全国上下都对这一重要会议引颈瞩目，渴望能制定出一个救亡图存的宏伟方案。会议开始时，李根源发言：“鉴于被邀请的上海代表张耀曾、沈钧儒、黄炎培等知名人士70余人没有



/ 李希纲。

到会，所以建议等待沪上代表到洛阳后再开会，以示‘举国上下共赴国难’‘不打倒日本侵略者决不罢休’的决心”。但主持会议的汪精卫根本没有延揽群英、共赴国难的诚意，李根源发言尚未结束，就遭汪精卫之妻陈璧君及其党羽的嗤笑、嘘叫，李愤而退席。会后，李根源便“偕金天羽来游”龙门石窟，其时李根源之三子希纲方就读中学，亦随侍在侧，即文中“子希纲侍”者是也。

李希纲(1916—2002)，别号邵宋，云南腾冲人，出生于日本东京，曾就读于东吴大学，后毕业于黄埔13期步兵科。自1939年起，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队长、营长、团长及参谋等职。抗日战争期间，随远征军入缅作战，曾参与东

瓜战役、野人山战役，后回国参加滇西松山会战，作战中两度负伤。伤愈后获准入陆军大学第20期及特别班第8期深造，皆因故未能入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云南省政协常委、民革云南省常委、云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等职。

李根源与金天羽同游洛阳龙门石窟，见佛像庄严宏伟，气势恢宏，即兴挥毫，题字留迹，并特嘱石匠镌刻于古阳洞旁，其意蕴悠远，令人回味。金天羽亦逸兴遄飞，吟诗《龙门观佛像》：

一

我观河洛民，严居师太古。
诂知龙门楼古佛，依然凿壁开洞府。
庄严好相三十二，一佛二佛乃至万累恒河数。
高躯十仞细半指，有如孙曾序位参鼻祖。
金刚魔王大阿罗汉眷属森森备，撑天拄地斜伸一足穿庭庑。

二

宾阳三洞雕镂伟丽非人力，想见云冈祖本腕力强如弩。
清伊汤汤转山峡，不见渔舟漾轻橹。
伊南比户苦防盗，佛力何由镇豺虎。
江南已过清明节，踟躅满山红艳吐。
婣娟少女髮被项，伊川

祭野今重观。

三

村店饘飧杂葱薤，忍饥还当噉尘土。
故知文物异今昔，招提奉先兀兀存败堵。
且走香山远回眺，斜阳芳草寂历晚当户。

此诗以龙门石窟为经纬，将古代艺术辉煌与近代社会凋敝并置，既赞颂了中华石刻艺术的鬼斧神工，更深刻揭露了民国初期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现实。诗中“佛力何由镇豺虎”一句尤为犀利，表达了宗教艺术在苦难现实前的无力，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人文关怀与历史反思。

李根源一行自苏州启程前往洛阳，途经南京稍作歇留。其间，曾至铁汤池丁家花园（前清两淮盐运使丁乃扬宅邸，已购归国民政府财政部），观赏十株海棠繁花怒放。他们于太平门外赏桃花，至灵谷寺观无梁殿与志公塔。又至郊外游览数座奇崛秀峰，清景异致，引人入胜。时有财政部戴亮吉、陆赓南两位科长陪同，相聚饮宴，颇生感慨，金天羽遂赋诗以记。继而渡江北行，经山东境内，登临泰山普照寺，拜访在此读书的抗日将领冯玉祥将军。

冯将军得知李根源突然来访，倒履相迎，执礼甚恭。李根源笑言：“昔日我任农商总长时，适逢植树节，曾计划在京郊插种柏、槐、榆等树苗20万株，并于天坛植树数千。当时派人请您调拨一旅兵力协助种树，您慨然应允。树苗栽下后，连逢甘霖，成活甚高。想来今日已郁郁葱葱，蔚然成林，其中也有您一份‘甘棠遗爱’啊！”临别下山之际，春寒袭人，冯将军见16岁的李希纲衣着单薄，便脱下自己身上穿的土布面羊皮大氅相送，道：“这件皮大氅，你就穿着御寒，留个纪念吧！”随后，一行人离开泰山前往开封，游览大梁夷门古迹，继而抵达洛阳。归程则由洛阳至白马寺，谒摄摩腾、竺法兰墓，最终游镇江焦山碑林后，返回苏州家中。

1932年秋，金天羽、陈衍、李根源、张一麐等人在苏州筹备创立国学会，并邀请章太炎赴苏州讲学。章太炎欣然应约，在苏期间不仅收李根源的第五子希泌为关门弟子，并为李希泌书斋题名“健行斋”（即“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之意），还参与了国学会活动。章太炎、金天羽、李根源三人意气相投，遂结为异姓兄弟，以章为长，

金次之，李居末。三人曾于苏州中学合影留念，章太炎亲题“岁寒三友”。在那国难深重的岁月里，这三位前辈恰似傲霜凌雪的松、竹、梅，其品格与气节，至今令人敬仰。

1950年6月，李根源被中央人民政府特邀到北京参加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期间他到天坛看见当年种下的树苗多已成材，喜赋五言绝句：

京郊昔种树，选苗廿万株。
长养三十载，成材有几多。

张昭麟题记

1933年至1937年间，中央军校洛阳分校师生常于假日游访龙门。他们临伊水而揽山色，入石窟而瞻胜景，摩崖读碑，目醉神驰。或即兴吟咏，裁诗寄怀；或摄影存念，驻影留踪。更有人择石题字，凿痕寄意，使刀笔与千年佛光相映，为动荡岁月添一页清游注脚。教官张昭麟、鲁元等人，皆曾以诗为记。

张昭麟（1898—？），字圣知，云南剑川人，白族。早年师从李根源。1922年考入南京金陵大学政治系。1924年毕业，获博士学位。1929年起，历任



/ 张昭麟。



/ 鲁元。

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少校政治教官、南京中央军校第8期中校政治教官、洛阳分校上校政治总教官。其间编著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1939年任中央军校第五分校政治部少将主任，后曾任中央训练团训育干事、贵州省行政督察团团长、黔西县长等职。1945年起先后任湖北《武汉日报》主笔、《宜昌日报》社长。抗战胜利后，于废墟中偶遇作家谢冰莹，即兴口占一绝相赠：

胆识才华绝世夸，支身一剑走天涯。
请看日寇投降后，东下几人是作家。

1948年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同年出版诗集《海天楼

诗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续任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张昭麟擅作对联，多题于剑川名胜，如石宝山联“千盘鸟道衣边月，万壑松声脚底风”、石钟寺联“春暖蜂输蜜，秋晴鸠课雏”等。

鲁元（1907—2000），原名荫宗，字子真，云南剑川人，白族。出身将门，性至孝而怀远志，幼习兵书，通十家韬略。1925年考入省城民治学院。1927年出滇赴苏州，经世伯李根源荐入国学研习所，师从章太炎。1928年4月考入南京中央军校第6期工兵科，曾作诗自勉：

愧度浮生又一秋，低徊祇自徒搔头。
韶华似箭来难再，岁月如川去不留。
安得黄公几卷授，



/ 1936年，军政人士游龙门石窟写真。

潜将孙子数篇求。男儿欲遂生平志，铁马金戈护五洲。

李根源亦赠联助勉：“近知近仁近勇，立德立言立功。”1929年5月毕业后，鲁元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参谋长、军长，曾于洛阳分校任兵器教官、大队长等职，官至中将。抗日战争期间，参与第一次长沙会战、九岭会战、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常德收复、长衡会战、浙江追击、赣江截击等战役，屡建战功，

后参与指导华中受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云南省政协文史委员、省政府参事。

张、鲁二人在洛阳军校执教期间，同乡异地，志趣相投，亲如手足，常共论诗道。鲁元曾作《赋呈圣知兄》以述交往：

一日两三见，不见辄相思。
此情岂君我，诸侄亦同之。相思何所事，悠然不自知。但觉不见面，此心如有遗。见亦了无事，笑语古人诗。时或话乡话，娓娓有余辞。日日复日日，日日总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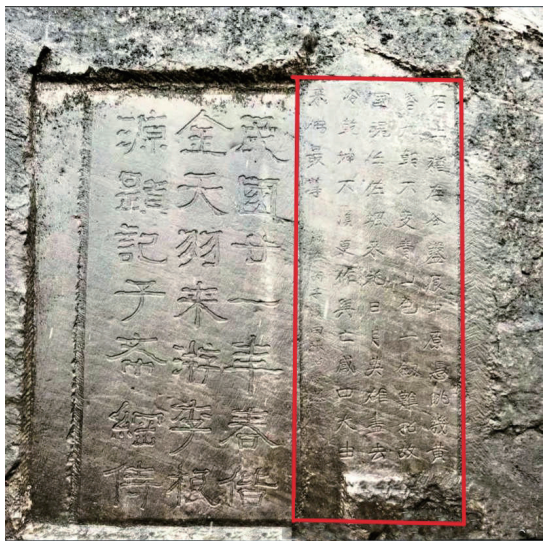
斯。人生见面难，安不惜良时。

诗以白描笔法，于日常琐细中见君子淡交之深致，语言简净而情味绵长。

1936年3月3日，二人同游龙门石窟，赏观二十品，见古阳洞旁李根源题记，感怀乡亲情谊，各有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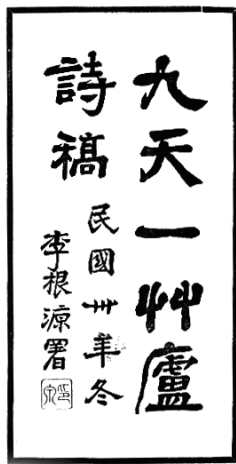
张昭麟作《书龙门石壁》：

石上犹存斧凿痕，中原凭眺几黄昏。九朝不变青山色，一剑难招故国魂。任佐飒来光日



/ 李根源题记之侧镌刻张昭麟题记。

九天一草庐
诗稿 右任题



/ 李根源、于右任为鲁元《九天一草庐诗稿》题签。

月，英雄尽去冷乾坤。不须更作兴亡感，四大由来佛最尊。

岁在丙子滇南张昭麟题

诗由石窟古迹起兴，融历史沧桑、家国忧思与佛理感悟于一体，末句以释家观照寻求超脱，折射出抗战前夕知识分子的复杂心绪。

鲁元作《攀蹶龙门集石门铭字成句》：

无边春色在山中，扪葛攀萝鸟道通。转地回天怀禹绩，一门永控九州龙。

此诗系攀行龙门时，集北魏《石门铭》字而成，古拙凝练，兼具金石气韵与人文情怀。时值抗战前夕，借颂大禹之功，

暗寓守土卫国之志，寄托山河一统之愿。（注：《石门铭》为北魏摩崖石刻，记述石门开通之事。集字成诗乃文人雅趣，此作借古铭文字，既契登山实景，又融历史文脉，可见才思。）

不久，张昭麟便请石匠将《书龙门石壁》镌刻于李根源题记之侧，留存至今。

1937年秋，日寇进犯日亟，中原告急。洛阳分校奉命西迁汉中，鲁元率14期4总队第2大队学生自洛阳移驻汉中。途中感怀而作《奉命率军十四期学生由洛移汉中口号》：

恨无斩敌头三万，策马西行路八千。壮烈肝肠痛欲断，捐躯何日许我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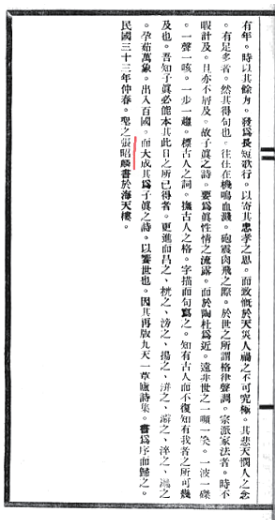
行经陕西褒斜道石门时，复题《题石门摩岩》：

充宇碑板何足数，摩挲岩曲意飞舞。雄浑奇逸耐天韵，千载石门媲石鼓。

句意：寻常碑刻何其多，何足挂齿？唯有亲手抚摩这山岩间的文字，方能感受其神采飞扬，令人心驰神往。这石刻雄浑奇逸，尽得天地自然的韵律；千年以来，石门摩崖足以与珍贵的石鼓文并驾齐驱。

此诗被镌刻于石门洞壁摩崖之上，与龙门古阳洞旁李根源、张昭麟题记遥遥相对，彼此守望。

1940年，鲁元作《九天一草庐》：



/ 张昭麟《九天一草庐诗序》。



/ 张钫。

九天一草庐，朝耕夕读书。
葆真长抱朴，浑然太元初。

诗中“九天”喻高远澄明之境，或指云霄，亦象征超然物外的精神世界；“一草庐”则谓简朴茅屋，寓意清素生活。全诗描绘出一幅隐逸修身之景：居于高远清静之地，耕读自足，在劳作与诗书中持守本真，渐臻与天地合一之境。诗作融汇道家“返璞归真”之思，倡导超脱世务，回归自然本心，追求心灵的自由与真淳。

1941年，鲁元汇集1924年以来所作诗文，刊成《九天一草庐诗稿》初版，其后屡经再版，以飨同好。是书先后由李根源、于右任题签，张昭麟、于右任

作序。于右任在序中赞曰：“雄文大句，抒发忠爱，其充塞之情，醇朴之气，殆受诸天者厚实。”这句话是在高度赞扬作者的文才与人格，认为其作品中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和质朴深厚的风格，并非全靠后天学习所得，而是源于先天丰厚的天赋禀性。

金石三老藏墓志

民国元老张钫（1886—1966）字伯英，号友石。河南洛阳市新安县铁门镇人，中国同盟会会员。1930年前后，历任河南省交通厅厅长、民政厅厅长、省主席兼20路军总指挥等职务。其间，他注意到吴佩孚驻军洛阳时大兴土木，加上陇海线途经北邙山的施工，许多古墓被发

掘，墓志石刻因笨重而不为藏家所重，多遭遗弃，乃发愿加以收藏。他飭令部下凡得见墓志即上报登记，上交司令部，然后运往老家新安铁门镇。据说一段时间里挂着20路军军用物资旗帜而装载石刻的军车，曾络绎于洛阳至新安之间。他又委托洛阳碑贾郭玉堂（<1888—1957>，字翰臣，居号十石经斋，铺号墨景堂，河南孟津县刘坡村人。曾受聘为北平图书馆名誉调查员，故宫博物院考古采访员。近代洛阳著名金石学者和拓片收藏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在河南省文管会、省文史馆工作，著《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等）代为收购。当时洛阳出土石刻大半为张钫所得。于右任与张钫是莫逆之交，遂与之相商，确定北魏

墓志归于收购。1932年4月，熟谙古代墓葬文化的李根源知道后，便于赴洛阳出席会议期间，到近郊北邙参观正在发掘的唐代墓葬群，看到出土唐代墓志甚多，也托张钫代为收购（李张二人有金兰之契）。于右任耗资4000银圆，得北魏墓志逾百方，后捐西安碑林博物馆，其中有七对夫妇墓志，因题作《鸳鸯七志斋藏石》，印出目录。李根源以2000银圆收购了93方唐代墓志，志石大小不一，小者一人可举，大者须壮汉4人才能扛起来，总重量达数十吨。遂请杨杰（1889—1949，字耿光，白族，云南大理人，中国军事理论家，曾任洛阳行营主任）帮助，租赁车皮一节，运抵苏州，筑起“曲石精庐藏九十三唐志室”藏之。93方唐墓志中颇有精品，尤以《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王府君墓志铭》（又称王之涣墓志）轰动金石界。

李根源特邀国学大师章太炎为其“曲石精庐藏九十三唐志室”题写匾额，并呈上《唐故文安郡文安县尉王府君墓志铭》拓本请其鉴别。章太炎览后大为惊喜，断定此即唐代大诗人王之涣的墓志，欣然为之题跋。跋文中写道：

印泉（李根源字）在洛得唐

人墓志九十三石。此王之涣一石，称其歌从军、吟出塞，传乎乐章，在乎人口，是即盛唐诗人王之涣无疑。其诗迄今只存六首，而黄河远上一绝，使伶官竞拜，至今皆以为绝句之最。诵其诗而不悉人之行事，得此石乃具详本末，真大快也。昔人以唐书无韦应物传为恨，然韦之仕宦踪迹具存于诗；若王为文安县尉，及其平生高节，非此石孰为传之？明清间编唐诗者，谓之涣有兄之咸、之贲，按此石称弟永宁主簿之咸，则称曰兄者，误也。

译文：“印泉（李根源字）在洛阳收集到93块唐代墓志。其中这块王之涣的墓志，提到他的诗歌《从军行》《出塞》被谱成乐曲，广为传唱，可断定这正是盛唐诗人王之涣无疑。他的诗流传至今仅存6首，而《凉州词》（黄河远上）一绝，曾令乐官争相拜服，至今仍被推为绝句巅峰。过去我们吟诵他的诗却了解他的生平，得到这块墓志才知晓其完整经历，实在是一大快事。从前有人因《唐书》未为韦应物立传而遗憾，但韦应物的仕宦经历尚存于诗中；至于王之涣曾任文安县尉及其一生高尚节操，若无此墓志，又有谁能传之后世？明清时期编纂《全

唐诗》者，称王之涣有兄长王之咸、王之贲，而此墓志记载其弟为永宁县主簿王之咸，可见称‘兄’之说实为谬误。”此后，李希泌所撰《盛唐诗人王之涣家世与事迹考》《王之涣墓志介绍》二文，亦可互为参证。

1937年11月，日军攻陷苏州城前夕，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墓志，李根源连夜将这批墓志运到了小王山，沉到山下关帝庙前的水池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根源将这批唐代墓志全部捐献给国家，其中大部分被南京博物院收藏，而异常珍贵的王之涣墓志则运至北京，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张钫则在私邸西“蜚庐”（康有为题）花园内营建金石陈列室，共有一走廊，三天井，十五孔拱式砖窑。珍藏自西晋、魏以来历代墓志石刻1400余件，其中尤以唐志最为丰富，多达1100余件，故名“千唐志斋”，由国学大师章太炎用古篆为之题额，尾部缀有跋语：“新安张伯英，得唐人墓志千片，因以名斋，属章炳麟书之。”千唐志斋壁间嵌有李根源书赠张钫石刻对联一幅：“大翼垂天九万里，长松拔地三千年”。

陈列室中还展有张钫之父张子温（1863—1921）的墓志，



/ 1973年10月14日，周恩来总理（左四）陪同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右四）参观龙门石窟。

该墓志由志盖与志身两部分组成。其铭文由余杭章炳麟撰文，三原于右任书丹，安吉吴昌硕篆盖，因而享有“近代三绝”之誉。章炳麟所撰志文古朴典雅、言简意赅；于右任书法植根魏碑，结字沉稳而奇姿内蕴；吴昌硕篆刻的“新安张君子温墓志铭”九字，则气韵高古、笔力苍浑。可惜此碑原未随葬，而是置于园林之中，后因迁动不慎，横向断裂。至1934年，为弥补前憾，遂重刻一石，与原碑并肩嵌于壁上，二者遂得并展于

今。

历经世事巨变，三位民国元老所珍藏的金石文物最终皆归国家所有。于右任将其毕生所藏碑刻悉数捐予西安碑林；李根源将所藏尽赠公立博物馆；张钫亦将故居与藏石全部捐献国家，即今日闻名遐迩的千唐志斋博物馆。三位前辈在动荡岁月中为守护国之瑰宝所倾注的心力，应当被世人永远铭记。他们的珍藏已影印出版，广受学界珍视。今日凡研治隋唐文史者，若不知西安碑林、千唐

志斋与曲石精庐，则难以称其入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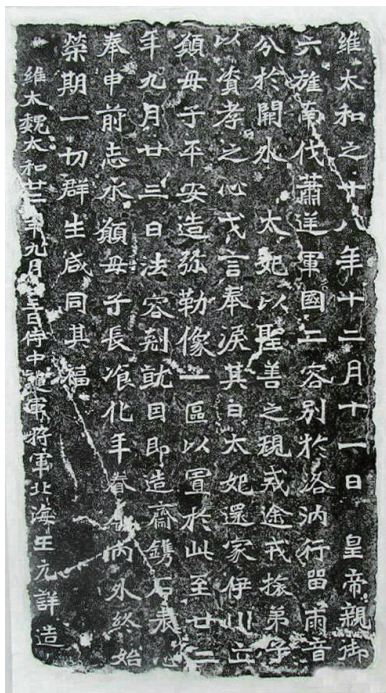
周总理拒收拓片

拓片是通过拓印技艺，将碑刻、青铜器等文物表面的文字、纹饰，移拓于宣纸上的传统工艺制品。制作时多以墨或朱砂为颜料，历经润纸、覆贴、捶拓等工序，成品常用于保存甲骨、碑铭等文物内容。作为集金石、考古与美术于一体的独特艺术形式，拓片是我国历史悠久的重要传统技艺之一。

以《龙门二十品》拓片为例（传统多为墨拓，在收藏界亦称作“黑老虎”），它在书法史与金石学研究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原始资料价值。其字体呈现出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鲜明痕迹，为研究汉字书体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样本。如洛阳碑志拓片博物馆所藏原石拓片，因字迹清晰，历史信息可靠，被视为该领域收藏的标杆。

1891年，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刊行，成为碑学普及的重要推手。该书先后重印18次，风行一时。康有为将《龙门二十品》书法尊为“龙门体”，提出“魏碑十美”“尊魏卑唐”等主张，极大提升了北魏书法的地位，也直接带动了《龙门二十品》拓片的市场需求。自此，拓片逐渐进入寻常藏家视野，成为碑帖收藏中最受瞩目的品类之一。其价格亦持续走高，例如1973年一套《龙门二十品》拓片售价为500元，至2025年拍卖会上，同类拓片成交已突破万元。

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陪同加拿大总理皮埃尔·特鲁多参观龙门石窟。见景区有售《龙门二十品》拓片，周总理驻足细观，甚为喜爱，询价后得知需500元。他询问随行



／ 龙门二十品之阴刻《北海王元详造像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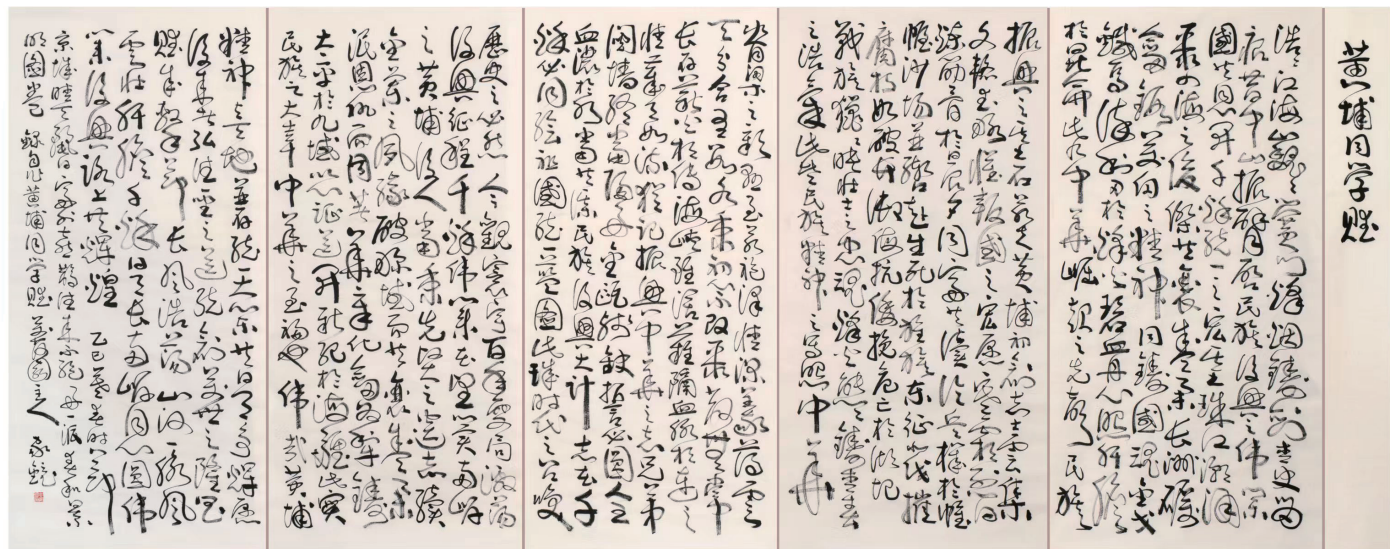
人员是否带足费用，众人凑钱仍不足数。秘书建议由北京汇款后请对方邮寄，周总理当即制止：“不可如此，这样他们就不肯收钱了。”一旁的地方领导见状，提出欲赠送一套，周总理神色顿时严肃：“怎么能这样！国家财产岂可随便送人？”他最终因费用未凑齐而惋惜离去，未取拓片。于周总理而言，个人爱好属私事，若以公款支付则关乎以权谋私，是为原则问题。此事后被载入《洛阳市志》，成为历代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一面明镜。

周恩来卫士、中央警卫局

原副局长高振普将军讲述：“我是个外行人，当时不懂得这拓片的历史价值，认为是拓片，又不是真品，还这么贵，总理的一个月工资都买不了一套呢！回到北京的几天后，我们收到了由河南寄来的一套魏碑拓片，秘书把它摆在总理办公室。我把它展开在办公室的长桌上，总理饶有兴味地看着，问：怎么来的？给钱了吗？我说，总理如果收下，我们就把钱寄过去。总理说，不要了，还是退回去合适。我们又给邓大姐看了看，大姐也提议退回去好，并说这是我们的一贯作风。”

参考资料：

1. 政协剑川县委员会编《白族抗日将领鲁元诗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年。
2. 王小伟著《民国金石三老——张钫、于右任、李根源掠影》，《名人传》1996年第10期。
3. 宋路霞著《百年收藏：20世纪中国民间收藏风云录》，1999年。
4. 《旅行杂志》第六卷第11号，中国旅行社出版，1932年11月。
5. 高振普著《陪伴病中周恩来的日日夜夜》，中国青年出版社，2016年11月。



黄埔同学赋

□ 申家统

浩浩江海，巍巍黄门；烽烟铸剑，青史留痕。昔中山振臂，启民族复兴之伟业；国共同心，开千秋统一之宏基。珠江潮涌，聚四海之俊杰共襄盛举；长洲砺剑，锻万仞之精神同铸国魂。金戈铁马，淬利刃于烽火；碧血丹心，照肝胆于昆仑。此乃中华崛起之先声，民族振兴之基石。

若夫黄埔初创，志士云集。文韬武略，怀报国之宏愿；寒霜烈日，炼筋骨于晨夕。同窗共读，论兵机于帷幄；沙场并辔，赴生死于旌旗。东征北伐，摧腐朽如破竹；御侮抗

倭，挽危亡于倾圮。战旗猎猎，映壮士之忠魂；烽火熊熊，铸青春之浩气。此皆民族精神之写照，中华脊梁之彰显。

至若袍泽情深，义薄云天。分合有数，各秉初心不改；聚散无常，长存薪火相传。海峡虽阔，难隔血脉相连之情；岁月如流，犹记振兴中华之志。兄弟阋墙，终当归好；金瓯残缺，誓必圆全。血浓于水，当共谋民族复兴大计；志在千秋，必同绘祖国统一蓝图。此诚时代之召唤，历史之必然。

今观寰宇，百年变局激荡；复兴征程，千秋伟业在望。

冀两岸之黄埔后人，当秉先贤之遗志，续金兰之夙缘。破畛域而共襄盛举，泯恩仇而同著华章。化剑为犁，铸太平于九域；以心证道，开新纪于海疆。此实民族之大幸，中华之至福也。

伟哉！黄埔精神，与天地并存；统一大业，共日月争辉。愿后来者弘往圣之道统，创万世之隆昌。赋成击节，长风浩荡：

山河一脉风云壮，
肝胆千秋日月长！

两岸同心圆伟业，

复兴路上共辉煌！

被誉为“西北之黄埔”的中山军事学校

□ 乔阳 蒲元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局面正式形成，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揭开了序幕。6月16日，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帮助下，孙中山于广州黄埔长洲岛创办我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即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鲜为人知的是，稍晚时期的陕西西安，也有一所在国共合作基础上建立的培养革命军事人才的学校，这就是被誉为“西北之黄埔”的中山军事学校。

古城建校：国共合作建设革命摇篮

1926年9月，赴苏联考察的冯玉祥回到绥远。

9月17日，冯玉祥于五原誓师重整军队响应北伐，并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中共中央和北方区委先后派刘伯坚、邓小平、刘志丹等两百多名党团员到国民军中工作。五原誓师后，冯玉祥接受李大钊提出的“进军西北、策应北伐”建议，并确定了“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方针。经过一系列激烈战斗，国民军于11月击溃围困西安达8个月之久的直系军阀刘镇华部，解古城之围。两年后，西安市在城墙西北角新开一门，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宋哲元特将此门命名为玉祥门。

这一时期，国民革命运动在陕西蓬勃开展，



/ 民国时期的西安钟楼（距中山军事学校校址约700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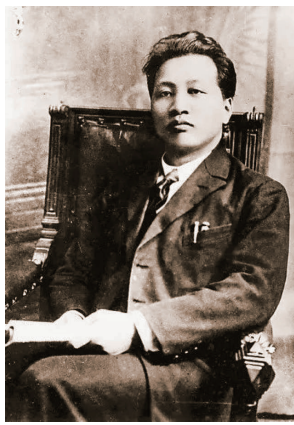
/ 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



/ 中山军事学校副校长兼教务主任李林。



/ 中山军事学校学员总队总队长许权中。



/ 中山军事学校建校首倡者刘伯坚。

西安成为北方革命运动的中心，一时间享有“南广州，北西安”的美誉。

1927年，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在共产党支持帮助下，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摧毁了北洋政府在陕西的政权及其体系，统一了全省行政，在思想教育、奖励惩戒、行政立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革命措施，得到陕西人民的热烈拥护，也使陕西的政治和社会风气出现新的变化。

另一方面，随着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的组建，冯玉祥下令取消国民军各部和“援陕军”番号，同时改编陕北井岳秀部，收编陕南吴新田部。在国民军联军规模迅速扩大的同时，军队作战指挥、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等方面人才缺乏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不失时机地提出，创办一所以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仿照黄埔军校办学方式的军政干部学校，以缓解军事人才之缺。刘伯坚于1926年秋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委派，从苏联回国改造西北军，开创政治建军先例，曾被毛泽东称赞为“我党我

军政治工作第一人”。刘伯坚的提议，得到冯玉祥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的高度赞同和支持，于右任后来还为学校亲笔题写了校牌。

1927年3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中山军事学校筹备处开始办公。校址选在古城西安的文教中心——北院门。为扩大学校影响，吸引更多优秀青年入校学习，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陕西国民日报》上连续发布招生公告。公告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是一所“以政治军事教育练成革命军人干部人才为宗旨”的学校，招收年龄18岁至25岁、中学或高小毕业或相当文化程度、身体健全的青年，入学考试科目包括作文、测验和口试三项，录取后的待遇是“服装饮食书籍概由本校供给，每月津贴用费一元”。至于学制，则和黄埔军校初期相似，为6个月。

招生公告见报后，引发强烈社会反响，报名青年络绎不绝。经过严格选拔，第1期录取学员700余人。这些学员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也有部分工人、农民、军人和其他职业者。例如，学员雷展如入校前是陕西三原县第三职业学校体育教员，当时他听闻中山军事学校招生的消息后，以“当体



/ 中山军事学校礼堂（现位于西安市莲湖区政府院内）。

育教员要教军事体育”为由向单位提出申请，得到同意后前往西安参加了招生考试。

1927年5月12日，学校隆重举行开学典礼，正式开课。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兼教务主任，邓希贤（邓小平）为政治部主任、许权中为学员总队总队长，高致凯、张汉俊、杨浪波分别担任3个学员大队的大队长。这所军校名义上归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管辖，实际上由中共陕西组织直接领导和掌握。

人才培养：政治军事并重铸魂砺剑

中山军事学校采用政治与军事并重的教育训练模式。在军事教学方面，学校注重基础训练，旨在使学员快速掌握基本军事技能和相关理论知识。

主要课程包括军事战术课（单兵徒手教练至班排连合练）、军事理论课（射击原理、地形学、条令操典、步兵战术）及野外作业课等。李林主讲的军事条令，许权中主讲的步兵操典要领，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夫林等讲授的射击理论与战术课等，广受学员欢迎。学校还时常举行阅兵式、实弹射击和野外操练，都很有效果。

雷展如回忆：

我们从单兵徒手立正、稍息、齐步学起，到班、排、连教练，还学习了射击原理、地形学、步兵操典要领和战术等军事理论课，并进行了野外地形地貌的识别、简易筑城作业和测向作业等……时间虽短，却学到不少东西。

政治教育方面，中山军事学校将思想教育作为重要教学内容之一，意在夯实学员的政治基础。主要课程有中国革命史、《资本论》简介等。邓小平经常为学员进行大革命的形势和任务、苏联的革命经验以及革命军人应遵守的革命纪律等方面的讲座，影响很大。

曾任中山军事学校三大队八分队分队长的胡震回忆：

我与邓（小平）主任经常见面，邓主任二十多岁……他每天都很忙，上课、作报告，研究与处理学校重大事宜，常常工作到深夜。他讲政治课时提出一个问题，点名要我回答：“胡震，节制资本是个什么意思？”我以自己对这一问题的初步理解，并举出两个例子作了回答。他听了还满意，一边点头，一边让我坐下。

优良日常生活习惯的养成是培养军人作风的重要途径，因此学校在军容风纪、组织纪律等方面也抓得很紧。既教又管，口授身带，以身作则，处处示范是中山军事学校领导和教员的一贯作风。曾在中山军事学校受训的郑殿华回忆：

记得一次操练时，天忽下雨，有的学员就自由行动去避雨，被校长史可轩看见，当场下达立正口令，并教育我们说：“当兵怕雨淋，还行？打起仗来，下雨怎么办？”他和许权中总队长都直挺挺地站在雨中，使我们很受震动。

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出合格的军政人才，学校将教育训练安排得十分紧凑。从早晨五点半起床号响起，到晚上九时就寝熄灯，学员两操两课

（上下午分别操场训练三小时及课堂学习一小时）加上晚自习、开会、点名等，毫无松懈的余地。“两眼一睁，忙到熄灯”成为中山军事学校生活的真实写照。

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在繁重的学习训练之余，学校也很重视学员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山军事学校建校之初，就成立了以李佐良为主任的俱乐部，负责组织全校的“革命的、健康的文体活动”。学校专门辟有游艺活动室，内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孙中山等革命领袖像，配置中西乐器供学员使用，还有专职教官教唱国际歌、行军歌等革命歌曲，周末也会组织文艺演出和球类比赛等活动。学校的霞光新剧团经常上演自编剧目，节目丰富多彩。

让学员在革命的大环境中接受熏陶和洗礼，是中山军事学校的办学理念，为此，学校积极组织学员参加各种反帝反封建活动。例如，召开“四·二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组织师生参加西安市5月游行活动，与陕西省立第一中学联欢并进行军事表演，派员出席陕西青年社第一届代表大会等。陕西省农民协会成立时，协会代表80余人来校参观，学校特地举行阅兵式，以示隆重欢迎。校长史可轩、学生代表张汉权等分别致欢迎词，邓宝珊、杨明轩等与会军政要员也相继发表演说。会上，学校还向省农民协会代表赠送了锦旗。锦旗中央印着“要想得着你们自身的解放，只有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在工农兵联合形式之下努力前进”。当锦旗交予省农民协会代表时，全场掌声雷动，高昂的革命热情激荡着所有师生的心灵。

长河一瞬：推动西北革命功绩长存

正当中山军事学校各项事业蒸蒸日上、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之际，冯玉祥在江苏徐州与蒋介石会



/ 渭华起义旧址。

面，答应接受蒋介石接济的军饷，协同进行军事行动，并就所谓“清党”问题达成密约。会后，冯玉祥公开反共，开始在国民军联军中“清党”。

1927年6月下旬，冯玉祥借召开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会议之名，将所辖各军、师政治部主任和其他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集中到河南郑州开会，然后“礼送出境”。中山军事学校副校长兼教务主任李林、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均被调离，因事发突然，甚至未及安排后续工作。李林被迫离校后，先辗转于上海、江苏一带从事革命工作，后进入中央苏区，1931年在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壮烈牺牲。邓小平离陕后，转战武汉、上海、广西等地，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1935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

为进一步瓦解中山军事学校，冯玉祥命学校与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合编为一个旅，由校长兼政治保卫部部长史可轩带领开赴河南整训。当时，该部有1000余人，步枪700余支、机枪4挺、迫击炮5门，以及大批弹药。中

共陕西省委针锋相对地展开部署，决定不去河南，改为北上，继续革命斗争。

1927年7月14日，史可轩率部离开西安。7月29日途经富平县美原镇，该镇驻军为国民第2军田生春部。史可轩与田生春原是旧识，为促田反冯，并请田部让路以便北上，史可轩亲往与田生春会谈，但不幸被田生春杀害。为保存实力，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部队由许权中带领暂时归编为国民军冯子明部一个旅，驻临潼县关山镇一带。中山军事学校番号取消，改编为教导营。

1928年5月，由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西北地区最大的军民联合武装暴动——渭华起义爆发。在这次震动西北、波及全国的起义中，以中山军事学校师生为主体的许权中旅不仅作为中坚力量参与了起义，与来犯之敌进行了殊死搏斗，还在起义之前为渭华地区培训了一批军事骨干。这批人员在受训结束后，携带枪支弹药，由原中山军事学校学员2大队大队长张汉俊（后在起义中英勇牺牲）率领返回渭华，编为陕东赤卫队，成为起义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尽管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惨遭失败，但渭华起义沉重打击了西北反动统治阶级的嚣张气焰，成立了陕西第一个红色政权——崇凝区苏维埃政府，极大鼓舞了西北人民的斗志。可以说，渭华起义的历史功绩中包含着中山军事学校师生的重要贡献。

不仅如此，起义军中保留下来的一批骨干，又成为之后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星星火种。中山军事学校以这种方式，继续为中国革命注入动力。

中山军事学校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却如划过天际的流星，在中国革命史特别是西北革命运动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发挥了重要的人才支持作用，无愧于“西北之黄埔”的光荣称号。■



铭记烽火岁月 筑梦南疆绿城

——记黄埔军校南宁分校办学地南宁

□ 韦靖

南宁这座拥有 1700 多年建城史的古城，左江、右江在此交汇形成邕江，不仅造就了“四方环水”的地理特征，更孕育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古邕州到南宁，从边疆重镇到中国与东盟各国交流之枢纽，这座城市的历史脉络中流淌着不屈不挠的精神气质。成立于 1926 年春的黄埔军校南宁分校，是南宁爱国革命历史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邕州古镇，千年传承

邕江，这条穿城而过的母亲河，是南宁文明的摇篮。位于南宁市邕宁区蒲庙镇顶蛳山上的顶蛳山遗址，是广西境内保存面积最大、出土遗物遗迹最丰富、最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之一。这里出土了包括陶器、石器、骨器、蚌器，以及丰富的动物骨骼和植物遗存等大量文物，见证了骆

越先民依水而居的智慧，也成为人们了解南宁远古历史文化的重要窗口。

南宁古属百越之地，东晋大兴元年（公元 318 年）建晋兴郡，晋兴（今南宁）为郡治所在地，南宁建制从此开始，至今已有 1700 多年历史。唐朝贞观六年（公元 632 年），更名邕州，设邕州都督府，南宁的简称“邕”既由此而来。元朝泰定元年（公元 1324 年），邕州路改

名为南宁路，取南疆安宁之意，南宁得名始于此。1949年12月4日，南宁解放。1950年2月8日，南宁市被确定为广西省会；1958年3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南宁市成为自治区首府。

在时代的变迁和发展中，素有“小南宁”之称的扬美古镇是南宁历史文化的重要名片。古镇始建于宋代，繁荣于明末清初，曾是南宁通往左江流域各地的重要商埠，当年商船云集，商贾往来，热闹非凡。扬美以古镇、老街、碧水、金滩、奇石、怪树著称，也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黄兴、梁烈亚进行革命活动的根据地。扬美古镇现有300余栋明清建筑，荣获“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称号，是南宁市明清古建筑保留最为完整的地方，200多处文化遗产分布在古镇的街巷里。如今，走进扬美古镇，青石板铺就的街道蜿蜒曲折，两旁的明清古建筑保存完好，既有气势恢宏的庄园、祠堂，又有古朴典雅的民居、商铺。人们在游览过程中可以品尝美食、购买特产，体验古镇的传统商业氛围。

黄埔岁月，南宁记忆

在中国近现代史中，黄埔军校无疑是一座熠熠生辉的军



/ 昆仑关战役遗址。

事学府，它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很多杰出的军事人才，对中国的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而黄埔军校南宁分校，作为黄埔军校众多分校中的重要一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在邕江之畔生根发芽，为广西乃至全国的军事发展贡献了独特的力量。

南宁分校的前身是1926年5月在广西陆军讲武学堂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1926年初，李宗仁参照广州的黄埔军校筹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由李宗仁部下旅长俞作柏任校长，胡章民任政治部主任。同年5月16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在原广西陆军讲武堂旧址开学。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历史的变迁，军校的命运也历经波折。1928年6月1日，军校更

名为“国民革命军陆军军官学校广西分校”，之后又数次变更校名。1930年8月，“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一分校”在柳州重组。1931年9月，军校再度迁回南宁，恢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校名并继续招生办学。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国军事政治统一于中央，第一分校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宁分校”。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南宁分校为抗战前线输送了大量军事人才，这些学员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为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祖国山河立下了赫赫战功。1938年1月，因日军空袭南宁，校区损毁严重，无法正常开展教学活动。南宁分校奉命迁至桂林，更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从1926年创办至1938年



/ 南宁。

迁址，分校在南宁及柳州办学的10余年时间里共培养了8期学员，为新桂系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这些人才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台儿庄战役、淞沪会战、徐州会战、昆仑关战役等重大战役中，都能看到南宁分校师生的身影。他们带着在分校学到的军事知识与革命精神，冲锋陷阵、浴血奋战，用生命诠释着黄埔精神的内涵。

作为黄埔军校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宁分校不仅为中国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更在广西乃至西南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当地的抗日救亡运动和革命斗争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血战昆仑，铭记历史

当我们回首黄埔军校南宁分校那段波澜壮阔的烽火岁月，不禁会想，课堂上的理论，操场上的汗水，最终将经受怎样的实战检验？答案就写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过程中。昆仑关战役是南宁抗击日寇的关键一役。

1939年秋，日本侵略军为切断中国西南国际运输线，并伺机进犯西南大后方，于11月悍然在钦州湾登陆，迅速攻占南宁。昆仑关，这个距离南宁仅50余公里的位于邕宾公路的要冲，瞬间成为两军必争的锁钥之地。

1939年12月18日，著名

的昆仑关战役正式打响。中国军队投入了当时最精锐的第5军等部队，发起了正面强攻。昆仑关周围的山岭丛林，变成了巨大的血肉磨坊。围绕着一个个高地，敌我双方反复争夺。白天，日军凭借飞机、重炮和坚固的工事负隅顽抗；夜晚，我军将士则利用夜色掩护，发起一波波勇猛的冲锋。阵地上，刺刀见红，白刃相接的铿锵声、爆炸声与呐喊声交织在一起，战况极为惨烈。许多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面对日军第5师团的猛烈攻势，以国民革命军第5军及桂系军队组成的中国军队英勇无畏，他们充分借助熟悉地形的优势，在持久拉锯战中成功挫败了日寇多次冲

锋。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许曾经在南宁分校接受过训练，或许是听着“保卫家乡”的号召从广西各地奔赴前线的热血青年。在昆仑关的每一个阵地里，在每一次冲锋的路上，他们奋不顾身、视死如归。最终，中国军队以伤亡约 1.4 万余人的巨大代价，成功收复昆仑关，取得了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罕见的山地攻坚战的重大胜利。

昆仑关大捷，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粉碎了其迅速切断中国国际补给线的战略企图，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士气，把“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与中国军队“宁死不退、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深深地融入广西的抗战记忆里。

民族交融，风情汇聚

南宁是以壮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城市，其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与独具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共同彰显了南宁独特的文化魅力。

自 2014 年广西把“三月三”定为地方的法定假日以来，作为首府的南宁都会举办盛大的“三月三文化旅游节”。节日期间，在南宁市区的民族广场、青秀山等场所，都会举办大型的对歌比赛，来自各地的歌手



/ 绣球。



/ 壮锦。

们用嘹亮的歌声歌颂美好生活，表达对家乡的热爱。

每逢“三月三”活动盛会，承载着浓郁壮族风情的竹竿舞都是深受喜爱的标志性环节。竹竿舞将八根长竹竿平行排放成四行，人数相等的持竿者面对面分成两排，一人手拿两根竹竿，与对方相对操作。有节奏、有规律地碰击竹竿，竹竿一开一合来回敲打，随着“开、合、开、合、开开合”的节奏发出清脆的撞击声，还会随着音乐鼓点的节奏不断变换形式。跳舞的人们随着音乐的节奏，在竹竿之间跳跃穿梭，动作轻盈灵活，充满了活力。真可谓竹竿舞起，欢歌笑语。

除了竹竿舞外，抛绣球也是南宁“三月三”的一项传统活

动。绣球是壮族传统的手工艺品，以彩绸为原料，内装豆类或沙子，外绣精美的图案，多为圆形，大小不一。抛绣球主要通过转、甩、抛、接等动作，将绣球传递出去，以起到娱乐身心、沟通感情的作用。起初，抛绣球是壮族青年男女表达爱意的方式，这一传统习俗充满了浪漫色彩。而后，抛绣球逐渐发展成集体育与娱乐于一体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在南宁举办的“三月三”文化旅游节不仅是壮族群众的节日，还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前来参与，成为展示南宁民族文化的重要平台。

壮锦是壮族传统的手工艺织锦，以色彩鲜艳、图案精美著称，其制作工艺复杂，需要经过纺线、染色、织造等多道工序。

序。图案多以花鸟、虫鱼、山水、人物等为题材，寓意吉祥美好。壮锦与蜀锦、云锦和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不仅是实用的生活用品，还是精美的艺术品，曾作为贡品献给朝廷，如今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距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的铜鼓是壮族先民创造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器物，其表面铸有精美的图案，包括太阳纹、蛙纹、云纹等，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南宁市通过多种方式推动壮锦、铜鼓、绣球等非遗元素融入公共空间，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

南宁有着浓厚的文化氛围，艺术展览、演出活动十分丰富。南宁博物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每年都会举办多场主题展览，涵盖历史文化、艺术、科技等多个领域，同时举行集体艺术共创、非遗展演、观展打卡及话题传播、公益研学等互动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往参观。1999 年创立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内容涵盖民歌展演、文化交流、国际合作等多种形式，每届活动都吸引众多国内外歌唱家、音乐人前来参与。艺术节通过民歌的形式，促进了东盟各国不同

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已成为南宁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品牌，同时以其民族性、现代性、国际性、艺术性获得了国内国际的广泛认同，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节庆活动之一。

南宁这座交融互鉴的多民族城市，把壮、汉、苗、瑶、侗等民族文化交织成一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华丽乐章。

联通八方，共享发展

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的南宁，不仅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金融中心，而且具有面向东南亚、背靠大西南、东邻粤港澳、南临北部湾的区位优势，处于“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是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中国—东盟经济圈的交汇点。具有近海、近边、沿江、沿线的特点，是距离东盟国家最近的省会城市，是中国与东盟开放合作的窗口和前沿。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成后，将“给南宁带来一片海”。目前，南宁正在紧紧围绕建设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中国—东盟跨境产业融合发展合作区的新定位新使命，建设产业更丰富、交通更便捷、

面向东盟的桥头堡作用更显著的城市。

在产业发展方面，南宁聚焦做优传统产业、做强主导产业、做大新兴产业，推动跨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融合发展，全力打造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化工新材料、铝精深加工等重点产业集群。深入实施绿色制造工程，加快构建绿色制造体系，为产业升级增添新动力。现代金融、区域总部经济、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数字经济等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迈向高端化。大力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推动传统农业向名、特、优、新多元化产业转型升级，沃柑、茉莉花、火龙果等产业规模居全国之首，“邕”字号品牌更加响亮。尤其以“一体两翼”产业格局为支撑，推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深度融合，逐步构建覆盖算力、算法、应用场景的 AI 全产业链生态。

在交通建设方面，积极配合推进起点为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的平陆运河工程建设，建成后将成为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南宁也将进一步释放“海”的潜力。同时依托



/ 南宁国际会展中心。

珠江—西江经济带，通过已建成的老口航运枢纽、邕宁水利枢纽、南宁至贵港Ⅱ级航道等重大水运项目，不断升级水路运输，不断激发“江”的活力。南宁还构建大通道、打通大枢纽、织密大网络，加快打造区域性国际物流枢纽，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将南宁推向中国与东盟交流合作前沿的，正是自2004年起永久落户于此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东博会），它堪称这座城市开放的“引擎”，至今已成功举办了22届。以南宁市市花“朱槿花”为建筑造型的南宁国际会展中心是东博会的永久会址，是南宁市的地标建筑之一，建筑造型独特，气势磅礴。会展中

心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每年金秋，东博会都会将南宁推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各国政要商贾云集，商品琳琅满目。思想在此碰撞，协议在此签署。东博会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一座促进人文交流、增进战略互信的友谊之桥，让“10+1>11”的合作共赢故事在这里生动上演。截至目前，有6个东盟国家在南宁设立总领事馆，国际友好城市达27个。随着轨道交通1号线、2号线、3号线、4号线、5号线陆续开通运营，南宁形成了“跨江连城、贯穿城市东西南北”的线网新格局，为来自东盟各国及世界各地的客人提供舒适便捷的交通服务。

经济的活力离不开精神的

支撑。在这片热土上，拾金不昧、救助突发病人、送迷路老人回家……类似的“暖新闻”屡见不鲜。今日“能帮就帮”的南宁精神，与昔日黄埔“亲爱精诚”的校训一脉相承，这贯通历史与当下的精神气韵，铸就了南宁强大的软实力和吸引力。

秀美绿城，自然宜居

南宁，素有“中国绿城”的美誉。这里青山映碧水，绿意满城街。人们可以在南湖的晨光中慢跑，在邕江的晚风里骑行，随意走进一条老街，绿荫下就摆着喝茶下棋的小桌。便利、舒适与自然在此轻轻融合，让人每一天都过得从容而生动。这就是南宁，一座让人愿意停下脚步、好好生活的城市。

青秀山公园是南宁的标志性自然景观和“绿肺”。其面积13.54平方公里，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自治区级风景名胜区。年接待游客量超过260万人次，是游客来邕参观和旅游的首选之地。作为南宁的“城市绿肺”，森林覆盖率高达98%以上，是南宁市区最大的绿地生态系统。这里山峦形态各异，云雾缭绕，宁静而舒适。青秀山拥有千年苏铁园、雨林大观、兰园、东盟友谊园、状元泉、



/ 亭子码头。

龙象塔及叶子花园等知名景点，深受广大游客喜爱。明朝董传策曾写下《青山歌》：“青山四时尝不老，游子天涯觉春好。我携春色上山来，山花片片迎春开。”在青秀山公园，游客可以寻百年古道、访千年古寺、游万亩森林、赏亿年苏铁，感受城市文明与自然生态的和谐之美。这里既有葱茏秀美的自然风光，又沉淀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更融合了独特的异国风情。青秀山以其包容的姿态，将自然生态、

历史遗迹与市民休闲完美融合，堪称“绿城印象”最鲜活的注脚。

南宁青秀山风景区不仅以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著称，也是广西学生军抗日烈士纪念碑所在地。纪念碑位于青秀山南麓，其不仅是对广西学生军抗日烈士的缅怀，更是对那段历史的深刻记忆。纪念碑浮雕上振臂宣讲、持枪冲锋的身影，无声地讲述着学生军舍身卫国的英勇事迹，颂扬着学生军坚不可摧的钢铁意志。

水是南宁的脉络。邕江作为南宁的母亲河，穿城而过，承载着城市的历史与未来。亭子码头是亲近邕江的最佳窗口。“先有亭子渡，后有南宁城”，亭子码头拥有900多年的深厚历史底蕴。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亭子码头旧貌换新颜，已成为一个集观光、文化、餐饮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滨江商业综合体。这里有独具特色的哥特式建筑，浪漫风情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拍照打卡，让人



/ 三街两巷。

仿佛置身于欧洲街头。华灯初上，从亭子码头登上游船，开启一段夜游邕江的旅程。两岸光影璀璨，高楼大厦的霓虹与倒映在江面的波光相交织，现代都市的活力与江风的轻柔在此刻完美融合。

相较于邕江的开阔，南湖公园则更像一颗嵌在城中的绿宝石，静谧而温婉。南湖公园位于南宁市区东南，是集广西民族风情与亚热带景观特色于一体的综合性城市生态公园。园内风光秀丽、水清岸绿，花木葱茏，汇聚李明瑞、韦拔群等革命烈士纪念馆以及九拱桥、名树博览园、环湖步道、滨湖喷泉广场等特色景观群。其中，环湖步道被茂密的榕树、棕榈

覆盖，是市民跑步、散步、骑行的天堂。名树博览园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珍稀树木。横跨湖面的南湖大桥与夜晚的水幕电影，为这片静谧之水增添了动感与科技的魅力。南湖公园四季皆景，晨昏如画，是城市里的诗意绿洲，它以平易近人的姿态，诠释着南宁“半城绿树半城楼”的诗意栖居理想。

漫步在南宁市中心，一片青砖黛瓦、骑楼林立的街区格外引人注目，这里就是承载着邕城千年记忆的“三街两巷”历史文化街区。所谓“三街”，指的是兴宁路、民生路和解放路这三条南宁最古老的商业街。走在这三条老街上，两旁骑楼的雕花窗楣、斑驳墙面，无声

地诉说着“老邕州”的繁华往事。“两巷”则是指金狮巷和银狮巷两条明清时期的民居巷弄。这里不仅有邓颖超纪念馆、城隍庙等历史文化场所，更有众多非遗工作室、创意书店、特色咖啡馆和手工艺品店入驻。游客可以在这里听一段邕剧，尝一口地道的老友粉，或是在一家怀旧茶馆里品茗闲坐，感受快节奏城市里难得的“慢时光”。三街两巷，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让历史变得可触、可感、可品味。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南宁这座“绿城”并未沉入寂静，反而在灯火与音乐中焕发出另一种活力。“南宁之夜”文旅步行街，是一条光影交织的奇幻街区。它在不同时间，根据节日和节气设置不同的主题，将广西的民族文化、神话传说与现代灯光艺术、表演艺术相结合，打造出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沉浸式体验。广西的壮族天琴、花山岩画、神秘的百鸟衣传说、竹竿舞等，都以一种时尚而震撼的方式被重新演绎，让游客在璀璨灯火中，完成一场穿越古今的八桂文化巡礼。

壮乡风味，舌尖南宁

山水塑造了南宁的形貌，

精神构筑了南宁的风骨，而南宁的美食，既承袭了壮族先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古老智慧，又融汇四方风味，造就了“舌尖上的南宁”。

有着“南宁第一粉”美誉的老友粉是南宁最具代表性的美食之一，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友粉汤汁浓郁，酸、辣、鲜、香四味俱全，米粉爽滑劲道，酸笋的酸味不仅能开胃消食，还能中和肉类的油腻感，让人吃了之后回味无穷。在南宁，无论春夏秋冬，都能看到人们吃老友粉的身影。南宁的老友粉店遍布大街小巷，其中以“复记老友粉”“舒记老友粉”等老店最为出名，每天都吸引着众多食客前来品尝。

与老友粉的浓烈相映成趣的，是生榨米粉所带来的另一种独特体验。一碗地道的生榨米粉，配上肉末、头菜、豆腐干等浇头，口感软滑中带着奇异的鲜酸，滋味醇厚而复杂，被誉为“有生命的米粉”。

柠檬鸭是南宁另一道经典的特色美食，以其独特的风味深受人们喜爱。南宁地处亚热带，气候炎热潮湿，人们为了去除体内的湿气，便喜欢吃一些酸辣口味的食物。柠檬鸭以鸭



/ 老友粉。



/ 生榨米粉。

肉为主要食材，加入柠檬、酸姜、酸莽头、辣椒等调料制作而成，酸辣开胃，具有祛湿的功效。在南宁，柠檬鸭不仅是家庭餐桌上的常见菜肴，还是宴请宾客的佳品。

酸嘢是南宁极具特色的传统小吃，有着“天然开胃菜”的美称。酸嘢种类繁多，主要以各种新鲜水果和蔬菜为原料，就地取材，如芒果、菠萝、李子、黄瓜、萝卜等。腌制酸嘢时，会加入醋、糖、辣椒、蒜末等调料，使得酸嘢呈现出层次多样的酸甜辣香等复合口感，既能开胃消食，又能解腻，让人欲罢不能。在南宁的大街小巷，酸嘢摊随处可见，小摊上摆满了各种颜色鲜艳的酸嘢，吸引着过往的行人。

当夜幕降临，南宁的味觉盛宴才进入最高潮。遍布全城的夜市是这座城市最富生命力的场所。中山路美食街作为老牌代表，堪称一部露天的“南

宁美食百科全书”。这里人声鼎沸，灯火通明，烤生蚝的蒜香、炖猪脚的酱香、炒田螺的辣香……各种气味在空气中碰撞、交融。摊主热情的吆喝声、铁锅与炒勺的碰撞声、食客的谈笑声，共同奏响了一曲充满野性与活力的“夜市交响乐”。而在建政路夜市和平西夜市，很多穿着拖鞋的居民、刚下班的青年，在此享受一份松弛与慰藉。一碗糖水、几串烧烤、一碟炒粉，构成了南宁最真实、最温暖的市井图景。

从巍峨的昆仑关到黄埔军校南宁分校的峥嵘岁月，这份深植于土地的英雄气脉，早已融入南宁的城市肌理。如今，南宁作为中国—东盟的桥头堡，正依托壮乡的青山绿水，以更加开放的崭新姿态，为区域繁荣与国家发展谱写绿城篇章。

邕江之水长流，黄埔精神永存。